

視透的本日

世界知
識叢書
之十四

行發店書活生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四

日 本 的 透 視

英 董 · 歐 脫 萊 女 士 著
譯 學 之 董



上 海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世界知識叢書之十四

日 本 的 透 視

每冊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Freda Utley

譯 者

董 之 學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 再版(漢)

目次

第一章	日本的惆噓	一
第二章	原料與對外貿易	三
第三章	日本的工業	六
第四章	農業	九五
第五章	農業不安	一三七
第六章	勞動	一五三
第七章	國民經濟	一八一
第八章	專制主義	一三三
第九章	社會革命	一四九
第十章	戰爭試驗	一六三

第一章 日本的恫嚇

日本正在向全世界大吹牛皮。其實她並沒有多大的實力。但除非從早把她的牛皮揭破，她的軍事侵略確實可以成功，而這種成功是容易制止的。

日本自稱是東方的不列顛，但她生產的鐵不及比利時的一半；煤炭的生產最多祇能及英國的七分之一，消費僅及五分之一。她固然有大的海軍與商船隊，但所需要的煤油，都要從國外運入，國內僅生產小量的煤炭。她相信可以做世界的工場，至少要做亞非兩洲的工場，但除幾種特別工業如軍需造船紡織外，她的工業組織，在許多方面還帶着中世紀的發展，至多也只能相當於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她是頭等帝國主義國家，可惜只生產少量的「資本商品」如鋼鐵機器，不夠本國的需要，那裏還能供給她的殖民地。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品是原料，是農民勞力做出來的生絲，生絲是半奢侈品，差不多

完全賣給她的主要敵人——美國。倘若不拿生絲賣給美國取回現金，便不能替她的主要工業購買生棉。同時她的社會經濟機構就要歸於消滅，因為農民的多數，沒有養蠶作副業便不能生存；因為日本商人從販絲賺來的利潤，是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日本也在開闢新的工業領域，也在慢慢改變國民經濟的方向，以便不再依靠美國的生絲市場。假如現在不揭破日本的紙老虎，她不久便可以奪得中國煤鐵的廣大來源，便可以生產大量的棉花，可以把滿洲發展成爲一個倉庫，成爲一個肉類奶業的來源。

日本人對國際勞工局的穆勒 (Maurette) 說：『倘使我們有了和平，那末在十年內，我們就可以成爲一個頭等工業國家。』日本所謂和平，就是不要干涉他們向中國的勝利的進攻。日本的工商界，披上和平的外衣，希望英美不要干涉日本統治亞洲大陸的神聖使命。他們要想對東亞的弱小民族完成這一使命，以便替日本的工業建立一個偉大的原料基礎，同時又替她的製造業與商人創立一個偉大的獨占市場。

這本書的意思，不是要詳論日本人的罪惡與德行，也不是承認或指斥他們的侵略。

就重要方面講，日本和別的國家並沒有多大的分別。現在他們的統治者在遠東所做的，也就是英國兩百年前在印度所做的。帝國主義總是帝國主義，不管他是黃色的或白色的。假仁假義，花言巧語，是日本壓迫高麗、台灣、滿洲、中國最可惡的特點。從前天主教的西班牙與新教支配下的英國，當她們征服新世界與舊東方的時候，也表現同樣的特點。日本人自己宣佈的神聖使命，也是和十九世紀英國所說的「白人的負擔」同樣的。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切帝國主義中最野蠻的、最壓迫的、最破壞的。這是由於她的國民經濟有封建的特點，她的統治階級有中古標準，她的殖民地很接近。日本的經濟社會制度，是中世紀主義與現代獨占資本的混血體，因而使她對外國民族的統治成爲最壓迫的。論到剝削方法的殘刻，日本在高麗、台灣、滿洲的行爲，是和英國一兩百年前在印度的行爲同樣的，但比輪船、電線、鐵路、機關、鎗、飛機發明以前是更深刻的，更滲透的，更有效能的。同時日本的殖民地距離很近，很容易把軍事力量的全部加到被壓迫的民族。日本不必接受溫和的勸導，不必走上妥協的道路，因爲日本不像別的國家，感覺到單以武力

鎮壓幾千里外的殖民地的困難。

外國人的統治，免不了壓迫與殘酷，而且阻礙一切的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日本對殖民地的統治。原來日本帝國主義自己是落後的貧乏的、缺乏文化的。牠把自己的工人農民，看作和殖民地人民一樣。牠沒有掃除國內半封建的生產方法與思考方法。牠對殖民地的剝削，自然要採用更原始的方法：要以高率稅高利貸，甚至要以直接沒收生產品及強迫勞動，來把殖民地剝削乾淨。她綏靖與統治殖民地的方法，決不因爲國內民衆選舉出來的代表的異議，而加以些須的改變或文明化。

日本的殖民地，都由軍人統治着。日本本部，是統治於絕對君主專制與官僚政治。日本國會，不過是裝飾門面的東西，並且從沒有握着實權。也沒有任何自由派或勞動派或開明保守派的輿論，來限制殖民地軍人統治的過火。

資本輸出的國家，能夠改善殖民地農作的方法，而且多少改善了一些。因此增加出產的原料的數量，並能提高利潤。但是像日本這樣的國家，資本不足，不能使自己的農業

現代化，料想她不至在殖民地利用資本來作廣大的公共工程。

假如英美支配了中國的一部分，或者會要着手興辦灌溉及排水工程，或者修築道路，甚至創辦幾個學校或醫院，或者做些賑濟等等。但日本缺少防災的工程，讓自己的農民遭受損失與災荒。日本沒有幾條道路，沒有醫院或其他最基本的社會服務機關，對於自己的人民尚且如此，當然不會替殖民地人民建立那樣的設備了。

假使要亡國的話，情願亡給一個資源較為充裕的文明國家，而不情願亡給資源貧乏的半文明國家，如日本。因為日本的暴虐太厲害了。

無論如何，英美不應該作瓜分中國的嘗試。不要把中國分成列強的殖民地，而是要發展她成爲一個市場，並且期待穩定的全國政府的成立。英美很可以等等，一直到和平，道路，鐵路，及其他經濟發展，在半獨立的中國政府下，成功一個寬闊的市場，吸收更多的入口品。日本的最大利益，在於把中國弄得永遠分裂，永不穩固。倘若她完全抓住中國，她將趕快地剝削，因為她自己絕望的財政與經濟，需要現金原料糧食及其他一切，而剝削

的方法，必定是抽稅高利貸乃至半公開的掠奪。她的財政不足以發展農業上的各種可能，也沒有什麼政策，祇曉得拼命剝削農民。日本自己的農業經濟是半封建的，因此她不會也不能清除殖民地的同樣經濟。統治階級的利潤的一大部，依靠以地租剝削農民及國內工業，所以他們更加保存中國經濟的封建特點。可以預言日本統治下的中國，必定比現在更貧乏，吸收歐美商品的能力，也必定降低。滿洲就是一個例子。現在滿洲的經濟情況，比九一八事變前差得太遠了。強力中國政府下的中國，比在日本統治下能夠容納更多的歐美商品與資本。

日本口口聲聲說人口過剩，但從沒有作真正的嘗試來拓殖新陸地。她的北海道，仍然祇有一半被居住。她的膨脹，並不是以覓取市場做動力。她的主要市場，並不在她正在用武力來征服的亞洲大陸，而且必須永遠在大陸以外。她在殖民地的統治，也不會增加殖民地人民的購買力。

日本帝國主義的動力，主要地是在於掠奪，是要逃脫不可解決的國內問題。其次，便

是尋求原料。從前羅馬共和國征服近東，以便獲得更多的人民來供抽稅與高利貸的剝削，同樣，日本要征服遠東，來取得更多的小商品生產者，以供同樣的剝削。在高麗台灣滿洲，日本的官僚警察中，發現了貪污。對當地居民施行殘酷的壓迫，同時又有成羣的小商人及高利貸者，向被壓迫人民大肆活動。但同時又說什麼武士道，說什麼日本的優越道德，又說到日本人的神聖使命來解放亞洲的各民族。這都是無聊的鬼話。最無恥的是日本人在滿洲華北販賣毒品，來墮落被征服的人民。被壓迫的日本農民，忍饑挨餓，來爲日本的統治階級成立軍隊，來征服殖民地，但他們自己則並沒有分得征服的利益。他們在饑餓中與疾病中，不斷地勞動，來造成日本的偉大。

日本的統治階級，有許多的羅馬式特點——他們的愛國心，對國家的忠實——那怕欺詐國家或背叛國家，仍然是以忠實論——他們對本國道德的信心，他們對本種族及階級的優越感觸，他們的貴族「君子」的品格，這種種使日本人被垂愛於大部分的英國統治階級。一九〇五年後，英國的上層階級，很羨慕君子式的日本人。

從前英國稱揚日本，加以宣傳。那時候，英國認定俄國爲本身最大的威脅，很希望輿論倒轉過來，贊成和黃種的聯盟。到今日，仍有稱揚日本的，但祇限於多數的保守黨，尤其是陸海軍部。

這種贊揚，一部分基於這樣的想像：以爲日本人是短小精悍；一部分基於這樣的信念：以爲日本人是英國的學生，一定是儘可能地模倣先生的。

外國人對日本有些奇奇怪怪的幻想，以爲她是這樣的或那樣的。真實的日本，展開如下的圖像：農民在半餓死的狀態中。兒童工作時間很長，並且沒有飽飯吃。婦女們不論貧富，都是奴隸；她們穿的外裳，雖然漂亮，但是生活苦到極點。工人們沒有成立工會與政黨的權利來推進自家的利益，來改進中世紀的生活標準。婦女在煤坑中担煤，和驢子一樣。婦女兒童在家庭工業中工作的，每天總在十四或十五小時，工錢祇有三辨士。監獄裏面擁擠不堪，並且使用亞洲式的酷刑來逼取證據。暴徒隨意殺人，不受警察的節制。貪污橫行，損害國力，並使政治生活趨於毒化。貧富懸殊，一邊是巨富，一邊是赤貧。社會緊張以

及革命醞釀，皆到了極度。

真正的日本，正在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充滿了貧乏、偏私、社會的仇恨、報復的情緒、尖銳的神經病、和狹義的愛國主義。地主與佃農、廠主與工人，獨占資本家與小工業家，不斷地鬥爭着。就是男人與女人，青年人與老年人，也作同樣的鬥爭。

日本上層階級的文雅，以及他們吸收的西洋文明，祇是把舊的日本加上了一層薄的油漆。舊式的日本人，照西洋的意義說來，並不算文雅，也並不講客氣。他們祇講形式罷了。日本人向你鞠躬，你以為他們是講禮貌的，但和日本人接觸過的人，就要經驗到他們的粗暴與無禮。凡是對女人稍為客氣一點，就要加上激烈份子的頭銜。

日本的婦女，和奴隸相去只差一級。她沒有法律的地位，沒有社會的或政治的權利。她可以由她的父親或丈夫或其他男性保護人，被賣於工廠或娼寮。她可以被丈夫任意離婚，並不要說出離婚的理由來。她嫁人以後，不能享受財產權，對她的子女也沒有權利。她被法律禁止加入政黨。日本的社會習慣，不許婦女和丈夫同到遊戲場去玩要，不許和

男性跳舞，不許和異性交接。日本的女人，受了中世紀的或家長制的法律的束縛，沒有任何自由，同時她們又受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初期形式的極端殘暴。她們和男人做同等的工作，但在社會上與政治上，不能享受同等的權利。

日本的女人，都是被奴隸着與箝制着，但有的表現反抗，有的却被愚化而消沉下去。因為女人的不滿，所以共產主義的思想，得以爬進最高貴的貴族家庭中。同時日本的男人，除開嫖妓女與女侍者外，並不懂得什麼是愛情。他們把女人當作玩物或奴隸，在家裏氣餒萬丈，在工廠裏野蠻殘酷。他們或者是浪蕩子。假使他們年青而又貧窮，他們就幹那瘋狂的暴徒的勾當。

日本的青年，被剝奪了一切西洋式的愉樂，又不能和異性從事於尋常的社交，又要受到家長及舊式社會制度的摧殘，所以他們反抗社會。尤其是學生們。日本的學生，多半沒有吃飽飯，但他們都要寫很麻煩的中國字，工作未免過度緊張。那末，青年們既不能享受愉樂，又不能和女性交接，同時却又過度工作，吃不飽飯，結果只好走向暴動或革命或

自殺。

日本也有英雄主義，但不是磨拳擦掌的武士道的英雄主義，而是激烈份子的英雄主義。英勇的工人領袖，不怕警察的嚴刑拷打，來改進工農的生活。英勇的農民們，不拿軍器，只是攜帶他們的妻室兒女，和警察鬥爭。這些警察來到農民的田莊，想把他們驅逐出去，或者來沒收他們的少數穀米，以抵償欠款或欠租。英勇的青年女工們，雖然住在僱主建築的營房中，仍是走到街上來抵抗僱主的暴行。英勇的勞動婦女們，雖然祇有極小的收入，仍能維持清爽的生活。英勇的幾個自由主義者，如尾崎，雖然不斷地被「愛國」暴徒與官廳威脅着，仍繼續反對軍閥壓迫民衆。英勇的青年學生們，雖是極端的貧乏，雖有冒犯官廳而永遠失業的危險，仍繼續作危險的思想，仍和工農運動合作，有時候領導工農。他們看見一個開明的教授被開除，便要罷課，要抵抗監視他們活動的警察的暴行。

日本是脆弱的，不僅因為她的經濟弱點，而且是由於她的社會弱點。所謂社會弱點，就是社會的極度緊張，發源於以下的幾個原因：封建主義的強烈的復活，社會結構的不

健全，法律與習慣的陳舊與殘酷。

日本自稱她的文明是把西洋文化的精華混合於她自己的精神文明。這是大牛皮。她誇大她的國力與軍事機器的不可克服，也同樣是牛皮。事實上，許多有名的日本人，認爲日本文明沒有生氣，認爲日本人的心，既不能綜合什麼，也不能作出什麼理論來。

本書的目的，是要把日本關於能力、效能、文化的種種牛皮揭破。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四年前的帝俄，是很強大的。但她也是半開化與半中世紀的。她的農民仍是處於農奴的地位。她披上了西方文化與憲法的外衣，也開辦了幾個很大的工廠。那時候的沙皇，也和現在的日本天皇差不多，假定是被民衆敬愛的。在一九〇五年前，農民乃至城市工人都望着沙皇來把他們從僱主、官僚、地主的壓迫下救護出來。這正和現在大多數的日本人民一樣。帝俄也有一個國會做面具，來掩蔽後面的警察帝國。她也有一個強烈的革命運動，不能被政府的恐怖手段所消滅。她也有一個廣大的亞洲帝國。但大戰一來，帝俄也就破滅了。這不待說，帝俄和現代的日本，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日本祇是從西洋借來了牠的技術與外衣。她用盡力量來排除西洋哲學、西洋政治學說、西洋科學（但技術方面不排斥）、西洋對於社會政治的平等與自由的觀念。日本的統治階級，已經竭力要收取西洋技術的一切利益，但同時又保留固有的封建道德、習慣、法律，並且箝制科學研究的精神。要有科學研究，然後才有新的發明。要青年學習西洋科學，却又拿威嚇與重罰來使青年不接近於西洋思想，尤其是西洋政治學說。要青年學習機械，來修造戰船，但又保存幾千年前的宗教政治信仰。對學校中的孩子們，拿荒唐的神話說給他們聽，說這是歷史。這些神話，不外是關於天皇的神祕來源與最初幾個天皇的生活。假使有一個教員對神話表示懷疑，他就被檢舉，認定他是激烈份子或危險思想家。最好的結果，他的生活必須被剝奪。大學中也研究同樣的幼稚神話。如果向學生說出神話初次被紀錄的日期，那便是大逆不道，因為這顯示了神話是人們偽造的。日本政府提倡迷信與愚民主義，並摧毀一切獨立的思想，牠的前途是和中世紀的教堂的差不多。

日本的整個教育制度，在使兒童們學習抄襲，而不學習運用思想。甚至公開地承認不要發展學生的知識，因為那會使他運用思想。日本人的假定是：假如人民一經開始運用思想，他便發生危險思想。所謂危險思想，便是對於陳腐的教條發生疑問，對於政治制度與經濟機構加以批評。

無論中學或大學，都不准研究社會學。圖書館內有許多西洋書是不借給學生的。

日本沒有代議的制度，也沒有自由的報紙，更沒有西洋式的司法系統，在這系統下，行政是和司法分開的。沒有人身保護令狀（*habeas corpus*）。警察可以隨便捕人，可以隨便押人，不必經過審問。總而言之，日本是個警察國，牠的統治不是基於法律與被治者的許諾，而是基於武力。

日本對危險思想盡量壓迫，對激烈份子盡量拘捕，對自由主義者與社會改良家也施行壓迫，並且要剷除自由思想的每個信號，以及剷除以改變陳腐的政治制度為目的底一切運動，但同時日本的革命運動也是非常熱烈的，人民的不滿以及反抗的精神，是

非常廣泛的，兇猛的。日本人對自己的不滿，沒有安全傘，對自己的痛苦與絕望也沒有緩和劑。工人、農民、學生、小商人、工匠，以及小工場主人的生活，都是充滿了悲痛。他們都過分勞動，痛恨富人。就是比較上有飽飯吃的人，也沒有什麼愉樂，足以使他們不嫉妬那些驕奢淫佚的富人。

英國保守黨和一些自由黨對日本的態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想像到日本可以幫助英國來保持遠東的和平，另一面認為日本太强了，沒有法子來制止她在亞洲大陸的武裝侵略。照第一種證據，任何事都比中國的混亂為好。日本是帝國主義在亞洲防共的堡壘。

他們這樣假定着：假如日本綏靖中國，並且征服中國和蒙古，那祇要日本拿出鮮血，英國拿出金錢就夠了。即是說，祇要日本出兵，受到英國貸款及軍火的支持就行了。理由是：日本的資源和重工業太脆弱，不足以負擔征服殖民地的費用，明白地說，不能投資於

新征服的殖民地，英國便可以不需要戰爭而能夠獲得投資的新領域。現在的英國人民，決不贊成進行公開的戰爭，來瓜分中國，所以英國要成立公開的或秘密的聯盟，在這聯盟下，日本做「污穢的」（即殺人的）工作，英國供給金錢，讓英國供給「資本商品」及「契約勞役」（Contract services），而日本則製造大眾消費的商品。

這就是一九三四年英國資本家發起一個工業調查團到日本滿洲的基本觀念。此外還有一個意思，倘使日本忙於占領滿蒙華北，她將不至再威脅英國的澳洲或其他南太平洋領地。尤其希望日本以現在的速度來擴大陸軍的軍備，使她再不能有剩餘的資源來建造海軍。又有一個希望：要日本和蘇聯戰爭起來，不管結局怎樣，那將使日本有一個世代的時光不能伸起腰來。

對上面的種種假定加以更精密的審查，才知道都是十分錯誤的。不錯的，日本需要英國金融及重工業的援助，但她獲得了對中國的支配後，沒有絲毫的意思讓英國做一夥友。日本自然願意從英國商借沒有担保的貸款，乃至購買物料，但不願英國直接投資。

於滿洲或中國。這是從日本在滿洲的行動中明明白白看得出來。一九三四年英國工業調查團報告的慎重態度，以及一九三五、三六年英國財政專家李滋羅斯（Sir F. Lethbridge Ross）不能和日本成立妥協，其理由也在這裏。日本政府自然需要英國的借款，但不願英國公司在滿洲或中國興辦實業。日本需要外國資本來發展滿洲；就使英國能夠在幾年的時光從日本獲得關於鋼鐵和某些機器的定單來將貨物運往中國，並且拿很有利的貸款借給日本，但日本正因為要使自己脫離這種依賴才需要中國。我想不到很久的時間，英國和其他列強就要從中國被驅逐出來。日本有無數的方法，來減少乃至毀滅英國在中國的投資的價值。這是日本在滿洲對於較小的外國實業成功地試驗過了的。

關於棉貨的問題，倘使日本抓住了中國，那不獨不會使日本站立於殘留的英國棉紗市場以外，而且會給予日本一個原料基礎，使她的競爭更加嚴重起來。日本現正向華北前進，她的主要目的中的一個，是要支配華北的棉田，並且要發展牠。假使日本能夠在華北取得大量的便宜棉花，那無異對英國的棉紡業敲了喪鐘。

另外一種說法，奇怪得很，是和第一種說法相矛盾，但由同樣團體提出來的。牠說：日本在遠東是不可克服的了，她的侵略是無法被停止的了，最聰明的政策，是要趕快和日本成立妥協，來取得她的好意，假使不願讓英國坐地分贓也是可以的，但至少可使英國在中國的利益不受損害。又常常說道：日本在太平洋是不能被克服的，她有龐大的海軍，又和中國接近，英美的海軍，要想從幾千哩外的根據地來阻止日本，那是十分不可能的。所以一方面說，日本沒有堅強的重工業，而又缺乏資本，可以使她成為英國在遠東的夥伴，但同時又說日本擁有龐大的海軍，因此是不能被征服的。

其實現代的戰爭，是決定於物質資源與技術能力的程度，即是說，是決定於戰鬥國家的工業組織的力量。要打勝仗，便要生產更多的鋼鐵與軍火以及飛機毒氣等等。軍隊不吃飯，仍然可以步行，糧食不是決定的問題。炭鐵油是工業的活素，是日本所沒有的。充裕的糧食與原料，也是日本所沒有的。日本沒有很多對外國投資，要想在外洋買進這些東西，是很困難的。她的工業組織，是很軟弱的，因為重工業及工程業，都沒有發展起來。生

產品的大部分，是從工匠的作坊與家庭工業來的，在那裏，沒有使用什麼機器，而且人力的浪費是很大的。

講到農業，日本表現更加脆弱。她的耕作方法很原始，在戰時，不缺乏糧食便缺乏人力。

同時日本的工農及下層的中等階級的境況，使日本成爲一個極度不安的國家，破裂點隨時可以到來。日本人民的極端窮困，以及一切階級中的革命醞釀，只除少數富人在外，一定會演出社會革命，假使日本吃一個厲害的敗仗，或牽入一個長期的費錢的戰爭，或只受到經濟制裁。到現在爲止，洪水還沒有橫流，這是由於日本的軍事勝利，由於侮慢英美的勝利，由於欺騙的宣傳，說向外侵略可以終止國內的貧困與饑餓。只要受一個大的失敗，革命的洪水，就要馬上衝出來，把日本從不穩固的基礎上沖洗出去。

但日本仍繼續吹牛皮，而且得到成功。某些有權勢的英國政治家，仍相信日本是個強大的聯盟國，相信她仍可以做英國的小夥伴，和一九一四年前一樣。對日本人講句公

平話，第二種幻想，是英國人自己做出來的。有若干英國人相信：日本是個有用的而且服從的小弟弟，可以保護英國在遠東的利益，只要承認她是個大強國，並且給予她相當的政治扶助，不過日本在語言上與行動上，都供給了很多反面的證據。可是日本人把英國當作了一個小兄弟。

事實上，日本自己認為很強，認為英美很弱，可以自動地伸手打人。她痛恨英國的扶助，決定在東方建立獨立的帝國。她屢次斥責了某些英國人，雖然他們相信日本仍承認英國為她的顧問。比如一九三五年四月三日，英國貴族院舉行辯論，曾經提出許多建議來調和中日關係。但日本加以斷然的拒絕，從日本奪取滿洲以後，尤其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李滋羅斯的經濟調查團來到中國的時候，日本繼續公開地宣布她在中國的優先權利，要占據中國，並且不讓別的國家進來。在一九三五年的秋天，英國終於派遣李滋羅斯到中國來調查情況，並且要幫助中國政府改革幣制，以便彌補英國投資者所受的損失，那時候日本人認為侵害了他們的禁蘗，表示非常的憤恨。日本的報紙，破口大罵，

要求任何列強如欲在中國有所作為，必須首先商量日本。

英國既不願阻止日本占領滿洲，於是日本便漸漸驕橫起來，相信英國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自從英國外交部默認日本獨占中國的宣言後，日本報紙便更公開地藐視英帝國主義。英國政府或某個政治家向日本作一個友好的姿勢，日本便認為這是軟弱無能的表示，便認為這是承認日本的力量，認為英國沒有能力來制止她在亞洲大陸的侵略。這種例子是很多的（從略）。相信英日可以合作的英國人，相信英日兩國有共同利害共同目標的英國人，無妨把這些例子拿來看一看。

現在日本對英國的態度，在某些方面是像戰前德國對英國的態度，認為英國退化了，沒有能力保護廣大的大英帝國。不過德國不像日本，她不向英國懇求借款。事實上，德國是個強大的國家，不像日本只虛張聲勢。

現在日本人十分相信英國保守黨的政策，是要在中國和他們合作，來維護英國在

中國的既得利益。自從一九三四年英國工業調查團到日滿以後，日本人更加有把握地假定着英國準備退出華北，只要和日本人成立妥協或聯盟來保障揚子江以南的英國利益。日本人的這種假定，因一九三五年英國外務大臣在國會內外所發表的演說，及一九三五秋日本駐英大使松平回國後的報告，獲得了有力的支持。那時候日本國內高唱在中國劃分利益範圍。那時候好像有這樣的提議：日本在華北可以自由行動，但在西南各地，可以讓英國借款給南京來修築四川及別的地方的鐵路。依日本報紙的說法，英國要先得到日本的諒解與担保，才肯借錢給南京來發展華中華南華西的經濟。後來李滋羅斯調查團來到中國，日本受到非常的刺激。爵士來華的目的，是要英國自己照料自己在中國的利益。他發表的談話，以及他要把中國帶入金磅集團的辦法，使日本人認為英國的外交政策已經轉變了。

真的，日本可算有個長期的幸運。一九三五年，她不作聲息地取得了華北，沒有受到英國的阻力，雖然英帝國主義在華北比在滿洲有更大的利益關係。那時候，英國方忙於

應付德國重整軍備的威脅，接着又受到意大利對英國在非洲的利益的威嚇，使日本得容易占領華北。一九三五年的夏季，英國某些方面對於日本的態度，有個急轉直下的變化，以前是反日的，現在則贊成和日本的妥協，來保持在中國的英國利益，這是由於英國要集中力量來保護她在非洲的利益，那怕英國的貿易與投資再失掉一大部分的中國土地，也是不顧惜的。英國在非洲的屬地，如埃及等，是比她在中國的資產更容易受到保護，因為這種資產隔離太遠而且有一部分被凍結了。英國對非貿易年年增加，而對遠東的貿易則年年減退。英國企圖阻止意大利奪取阿比西尼亞，為的是保護對印度的交通，殊不知對印度的交通，在遠東也需要同樣迫切的保護。假使日本直接或間接支配了中國，那末威脅印度的敵人，比意大利強大多了。關於這點，日本並不隱諱。日本的軍人政治家以及所謂愛國志士，公開宣布他們的決心：要把中國、印度及整個亞洲從白人的支配下解放出來，要確立日本的帝國主義路線，要粉碎西方的脆弱民族。

日本的政策，老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宣布於世界了。這就是指的秘密的田中奏摺。奏

摺的眞假，暫時可以不說，但她只是綜合了各種軍部小冊，荒木眞夫、黑龍社及其他愛國團體，少壯派軍官所發出的宣言。荒木大將，當他在一九三二——三三年的陸相任內，常常說到英國對印度的壓迫，說到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的神聖使命。一九三五年，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中將，在天津對日本新聞記者發表了一個小冊子，名叫對中國的基本觀念。在這小冊中，他說日本帝國擔負兩個使命：（一）要把成爲人類多數的有色人種，從白人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二）要以東方的道德文明，來改正西方的物質文明。

英國有時也醒覺，並不害怕日本，居然抬起頭來，但不多時便又沉睡下去而不管事了，或者由於東京轉到溫和的方面，或者由於倫敦親日派的抬頭。

爲什麼英國的保守黨要和日本妥協呢？是不是認爲英國隔離中國太遠，派遣軍隊到中國去，在經濟上很不合算，所以英國的金融資本與重工業，要請日本軍隊來保護英國在中國的利益，來開發中國與綏靖中國？

英國的工業家與銀行家，真正想到讓日本在亞洲大陸橫衝直撞，便可以使日本離

開華南澳洲荷屬東印度而停止她的搗亂，雖然日本只有在這些地方才能獲得她必須的原料。

是不是真正想到：假使日本進攻蘇聯，並且得到英國貸款的扶助（沒有英國的財政援助，日本便不敢進攻），不管戰爭的結果怎樣，英國只是受禍；英國在亞洲與歐洲都要受害。在亞洲，日本的勝利，可以把她變成對大英帝國的一個威脅；日本的失敗，可以使中國與日本變為赤化的國家。在歐洲，德國可以乘機掀起戰爭。

從目前英國對日本的態度，我們免不了要看到英帝國主義的頹廢。

英國對日本的友誼，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日本的統治者，並不是要友誼或自我犧牲，而是要殖民地。假如讓日本占據滿洲中國，讓她不受干涉地發展她的國力，她第二步就會對準新加坡與東印度羣島，最後對準印度與澳洲，簡單地說，要把大英帝國撕成碎片。日本對英國決不會有什麼憐恤。

英帝國主義者，要求允許日本膨脹，以便牽制蘇聯。他們是否相信日本的不可克服，

姑置勿論，但仍歡迎她，並且藉口日本不可克服，來讓她在東亞進行武裝侵略。他們相信日本的膨脹，可以把大英帝國從共產主義挽救出來。這派的人物，要歡迎日本的強盛，並且願意借款給她助她前進，假使她太弱了的話。他們沒有估計到日帝國主義對英國的重大危險。

對於第二種證據的答案，一看近十年來的世界事變便明白了。蘇聯埋頭於自己內部的經濟建設，她有無限的資源與領土，因此她的政策，是以尋求和平為最高的目的。這是不可爭辯的。關於這點，蘇聯在亞洲與歐洲提供了無數的證明。斯達林(Stalin)也說過，共產主義不是可以當貨品輸出的。

提倡英日妥協的人，或提倡允許日本在遠東自由行動的人，相信（不論真相信或假相信）英美不能阻止日本的膨脹，因為日本在太平洋占有不可克服的戰略地位。可是他們忽視了日本的經濟的社會的弱點。

對日本的武裝侵略，可以容易地加以制止，並不需要戰爭。

● 祇要有反日的經濟方案，那就很夠了。但有人說，經濟方案，不可避免地要進到戰爭。關於這點，日本的情形是不同的。沒有英美的默認，日本不能從事於戰爭。不是要封鎖日本，只要不買日貨或不以油鐵生棉借款供給日本就夠了。日本不能進攻英美，猶如英美不能進攻日本，其戰略的理由是相同的。那末，爲什麼經濟制裁就要掀起戰爭呢？不錯的，大英帝國的某幾部分，是可能地被進攻的，但日本也就要想到英國未必不起來抵抗。日本尤其不敢挑釁於英美的聯合行動。即使日本能夠奪取馬來香港或婆羅洲，那是不能解決日本的原料問題，日本也不能長期從事於戰爭。

只要英美短期合作，那就行了。幾個禮拜內日本就要倒下去，倘使她不能把生絲賣給美國，不能把棉貨賣給印度及其他英國殖民地，也不能獲得借款來買進鐵油及軍火。她所需要的重要物料，都要從英美買來，同時也只有英法才能夠供給大量的信用借款。她也不能把大量的貨物賣給別的國家。日本甚至脆弱到這樣的程度：只要真正宣布反日的經濟聯合行動，便可以停止日本的侵略。

日本的預算，差不多有一半是用於軍備，其餘的部分，只夠付公債的利息。每年發行更多公債，來彌補收入的不足。她用盡了一九〇五至一九三五這三十年中間積累下來的公積金。

在日本能夠從她的侵略收穫利益以前，她的財政的社會的崩潰就要到來，這誠然是個問題。崩潰一定到來，只要西洋的金融資本家，不獨不暗中扶助她，而且反對她。

過去的五年是一幕悲劇。當美國極願和英國合作來制止日本的侵略的時候，比如在一九三二年，英國却不願意。到了一九三五——三六年，英國想要求和美國合作來加強國民政府，美國却又不能接受。

英美不能長遠地立於她們現在所處的有利的地位。假使讓日本在中國前進，讓她繼續恫嚇而不加以制止，讓她獲得時間，那末她拿中國的鐵煤生棉及剝削中國民衆的血汗，不久就可以發展成爲不可征服的國家，而這種不可征服的地位，是她現在所沒有的。在那種情形下，日本的統治階級就有一天可以實現他們的迷夢，日本可以成爲亞洲

及南太平洋的主人，可以俯視全世界了。

11

2

第二章 原料與對外貿易

把日本的基本工業如煤、鐵、油加以檢查，便知道日本是軍事的而非經濟的帝國主義。換句話說，日本的力量，不是靠經濟，而是靠鎗刀。她在亞洲大陸的膨脹，是強盜的膨脹，並不是因為國內有了強大的工業，要向國外找市場找發展的地域。日本的經濟機構，在許多方面，類似於十六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所以她的帝國主義膨脹，也就和那時候的英國的差不多相同。在十七世紀，英國拿武力搶劫印度的財富，到十八世紀，她的商人要爭取新的區域，以使用不平等的貿易及對被征服民族的搶奪，來積累資本。現今日本進行武裝侵略，不是由於要為她的小重工業的出品來找市場，而是基於兩個理由：第一，半封建的地主，要想行劫，要找賠款，要奴役更多的農民來供他們的剝削。第二，日本的商業資本，認為國內市場太小，要爭取更大的區域來賺取利潤。

在世界大戰中和以後，日本的輕工業，有迅速的膨脹，所以日本就要向外發展，爲的是要獲得煤、鐵、五金、油、生棉與毛。關於這些原料，日本或者完全沒有，或者只有少許。日本向亞洲大陸的侵略，無非想要獨占原料，不許別的國家染指。

講到基本的富源，如農業（家畜與木料在內）與鑛業，除意大利在外，沒有第二個大國像日本那樣貧弱。她只有極少的鐵、煤、油，沒有鎳，也沒有製鋼的第二種合金。沒有外國入口品，她便不能造出機器（製商品用）船舶、軍械、鐵軌或汽車。沒有入口品，她的農民工人就沒有衣穿，更談不到紡織品的出口。她生產最多的生絲，但她不能使整個的戶口都穿絲衣，而且不能在遠東建立一個大的生絲出口業。她必須運出生絲，來買入生棉。日本的人造絲，占世界第二位，但人造絲的原料，即木漿，其大部分是從外洋入口的。

日本的糧食供給，留待第十章討論。

首先是鐵煤。沒有鐵煤，就不能進行平時的工業化，更不能進行現代戰爭。煤鐵的生產費很昂貴。假如缺少煤鐵，那要算是一個國家最嚴重的損失。一個國家工業化的程度，

可以拿煤鐵的消費做測驗。

拿日本和產鐵不多的國家來比較，日本的生產，只及馬來的三分之一，連高麗在內，其生產也只比意大利的略多一點。日滿高麗合計，其產額也只能達到英國的百分十四。拿日本的產鐵和別國比較，那真是太少了。她的鐵礦分散於各地，每地只出產一點點；要把各地的鐵運到中心生產區域，那就增加鐵的成本。煤礦旁邊沒有大鐵礦。

下表是指示一九二九年前世界各國產鐵的實況。

世界產鐵表(單位一〇〇〇長噸)

英國	一三、二一五
紐芬蘭	一、四九四
印度	二、四二九
澳洲	八五三
大英帝國	總計一八、九〇〇
盧森堡	七、四五二

美國	七三、〇二八
法	四九、九三八
意	七二五
波蘭	六四九
德	六、三七三
馬來	一、一五四(一九三四)
日本高麗	八二八
滿洲	一、〇七〇
日本帝國	一、八九八

日本鐵鑛的儲藏量，最多只有八千萬噸，比美國在世界經濟危機前每年所出產的鐵鑛，恰恰相等。照美國每人的消費算來，日本鐵的儲藏量，只夠兩年的消費。日本殖民地鐵鑛也不多。高麗有一千——四千萬噸，滿洲有七萬四千萬噸，這是滿洲誘惑日本人的特點中的一個。滿洲的鐵鑛，占中國鐵鑛的百分之七五，但其大部分都是劣質的。純鐵

只有百分三十五。七萬四千萬噸中，只有六百萬噸包含百分六十——七十的純鐵。

中國最好的鐵礦，在揚子江沿岸，其純鐵成分從百分六十至七十。美國蘇必利湖（Lake Superior）一帶地方，像滿洲那樣的鐵礦，總有好幾百萬噸，不把牠算作鐵礦，因為初步開採的成本是很貴的。在滿洲開採鐵礦，本不是個商業性質的事業，雖然中國的勞動是極端低廉的。這是由於軍事的需要。採礦的成本太昂貴，只好由南滿鐵道公司給予津貼才能使採出來的鐵礦略略代替外國鐵礦與廢鐵。

中國有些最好的鐵礦在察哈爾。那裏有鐵礦九千萬噸，平均計算有純鐵百分之五十，可惜現在已落在日本人的手中了。

高麗鐵砂，大約含純鐵百分五十。日本的鐵礦，平均計算，只有純鐵百分三十，而美國的是百分五十。馬來的是百分六十四。

一九三四年是日本與高麗產鐵最多的一年，即九八六、〇〇〇長噸，然而只供給日本的消費的百分三十一。假如把一九三二年滿洲的產量也包括在內，比例便成爲三

分之一。

即說一個國家能夠把鋼鐵業建立於入口的外國鑛砂，日本消費的鑛砂是非常小的一九三四年，日本只消費三百一十萬噸，而一九二九年，英國消費一千七百三十萬噸，比利時盧森堡各二千一百三十萬噸。

近來日本輸入了大量的廢鐵，然而她所產生的鐵，僅及世界的產量總額的百分之八，就是把滿洲算在內，也只到百分五。美國的產量是百分二二·二，蘇聯的是一五·五。但這是一九三二年的數字，此後日本的產量大有增加，而美國的產量則大減少了。看以下的數字，就可以知道各國在尋常年（一九二九）生產鐵的數量了。

一九二九年各國生產生鐵的數量（單位百萬米突噸）

日本帝國（包括滿洲）

二·四

英國

七·四一

印度

·四一

意大利

〇·七二

蘇聯 (一九三四)	一〇·四
美國	四二·九
德國與薩爾	一五·三
法國	一〇·三
比利時	四·一
盧森堡	二·九

看了上表，便知道日本和別的帝國主義國家來比較，她只是小巫見大巫，她生產的生鐵太少了，除非她支配了中國的一切資源。

這樣，日本的工業，是建立於沙粒上，缺乏能力的真正基礎。日本也只出產很少的鋼。現在日本產鋼的自足程度，已經達到百分八九，自從一九二九年以後，日本的產量加倍了。但她在一九三四年的產額，僅及世界總量的百分四·二，和各國的比較如下：

各國產鋼比較表（單位百萬長噸）

日本（一九二九）

二·二九

日本(一九三四)	三·七四
日本(一九三五)	四·四六
英國(一九二九)	九·六四
英國(一九三五)	九·八四
盧森堡(一九二九)	二·二六
比利時(一九二九)	四·〇七
法國(一九二九)	九·五五
德國(包括薩爾)(一九二九)	一八·一六
意大利(一九二九)	二·一一
美國(一九二九)	五六·四三

四百四十六萬噸這個數字，是爲了應付戰時要求才能達到的最高峯。軍事定單與通貨膨脹，才能使鋼的生產者加倍生產。

一九三一年以後，生鐵與廢鐵的進口，尤其廢鐵，增加了四倍，一九三四年，達到了兩

百萬噸。入口的鐵中，有一部分是還沒有製成鐵。近來鐵的入口，幾乎等於日本高麗滿洲所產生的生鐵的一半。可見日本是怎樣依靠外來的生鐵。

日本鋼鐵生產的落後，固然由於有運進鐵礦的必要，最重要地還是由於煤炭價格的昂貴。

關於煤炭的生產，日本辦到了百分之九一的自足程度。日本非常缺乏鋼鐵生產所必需的骸炭。日本每人的煤炭消費量是很低的，但煤炭的價格則很高。

日本本部每年生產煤炭三千六百萬噸。再加上高麗台灣及樺太，每年可生產四千萬噸。在世界經濟恐慌以前，英國產煤二六二、德國一六三、法國五三、波蘭四六、美國五五二、二百萬噸。滿洲每年生產九百萬噸，其中有半數是出口的。

煤炭消費表(單位百萬千噸)

國名	噸數	年別
日本本部	三五	一九三四

萬。

各家庭用炭達四千萬噸，而日本的人口是六千九百萬，每年非工業用炭僅達五百五十萬。

日本的消費數字，已經是很小了，但是煤炭的全部，幾乎都是用在工業上面。在日本，到了冬季，家庭裏面並不使用炭火或火爐或熱水汀。在英國，人口只有四千四百萬，每年各家庭用炭達四千萬噸，而日本的人口是六千九百萬，每年非工業用炭僅達五百五十萬。

英國	一七八	一九二九
比利時	三八	一九二九
德國	一二四	一九二九
法國	八九	一九二九
波蘭	三二	一九二九
美國	五二八	一九二九

日本消費很少的煤炭，從這點就可以看出鋼鐵的生產是不很多的。同時日本炭質的惡劣與價格的高昂，也是很妨害日本經濟地生產鐵的。

看看下表，就可以知道日本煤炭的儲量不多。

各國煤炭儲量的估計

國別	儲量	每人儲量
日本高麗	八、〇五一	一一五
滿洲熱河	四、六一〇	
總計	一二、六六四	一七一
英國	一八九、五三三	四、〇七〇
德國	四二三、三五六	六、二五五
中國	九九二、一八五	二、二一一
意大利	二四三	五
美國	三、八二二、三六四	三四、二七四
蘇聯	一、二〇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
澳洲	一六三、二五三	三、三三三
印度	七八、五五五	二七六
安南	二〇、〇〇〇	九〇九

荷屬東印度

一、四一七

二、

滿洲對日本的重要，是在於煤炭的儲量，但她仍缺乏骸炭，然而滿洲的儲量和中國的總額來比較，僅占總數的百分一·八。

日本要占據華北，爲的是煤炭與棉花。現在日本完全霸占河北，在那裏，有很好的骸炭鑛兩處，英國人開辦的開灤煤鑛，比中國本部的任何同業產生更多的煤炭。假使日本吞下了華北，她就可以獲得豫魯兩省的骸炭鑛。骸炭的最大的部分，是在於滿洲及華北。中國最豐富的煤炭鑛，要算在山西，據估計，那裏有儲量一二七、一二七百萬噸。

貝恩（H. Foster Bain）氏認爲遠東只有中國才有豐富的煤鑛來建立冶金業。但中國沒有很多可用的鐵鑛，她必須從馬來東印度及菲律賓濱去買，不過除馬來外，鑛質都不大好。鑛質比較好的，是在印度，而且有較大的儲量。照商業講，鐵應該到炭那裏去，不是炭到鐵這裏來，所以在太平洋，要在經濟基礎上來實際發展冶金業，是以中國爲相宜，卽利用中國自己的炭，而運進鐵鑛。

倘若要使中國的炭對於日本有真實的用處，日本人必須取得馬來菲律賓、印度、澳洲的鐵礦，這裏順便說一句，日本人決不以取得滿洲、華北為滿足。

現在日本進口的鐵，大半是從中國的安徽、湖北與馬來來的。在馬來，日本取得了重要的採礦權。

從外國運進鐵礦來建立鋼鐵業，也是可以的，不過要有充分的優質骸炭。假使兩者都沒有，那末生產費也就駭人，祇有受了政府的津貼才能從事生產。

鐵礦的運費很昂貴，使生產費愈加提高。在世界經濟恐慌前，從英國鑛生產毛鐵，每噸只花三·五〇美金。倘若從外國買進鐵礦，生產費就加到九·三〇美金。日本鋼鐵生產費太高，是由於煤炭鐵礦以及運輸的價格太高。

茲把各國每噸生鐵所需要的原料費表列如次：

每噸生鐵原料費

國別

鐵

骸炭價

總數(包含其雜原料)

美	Pittsburg	九·九〇	四·〇〇	一四·五〇
法	(羅林)	三·四〇	九·〇〇	一二·四〇
法	(盧森堡)	二·四〇	八·四〇	一〇·八〇
比利時		六·〇〇	八·〇〇	一四·〇〇
德	(用瑞典鐵)	八·七〇	四·六〇	一三·七〇
德	(用羅林鐵)	七·六〇	六·〇〇	一三·六〇
英	(用外國鐵)	九·三〇	五·七五	一五·六〇
英	(用本國鐵)	三·五〇	八·〇〇	一一·七〇
日本		八·五〇	八·五〇	一八·〇〇
滿洲		五·〇〇	五·〇〇	一一·〇〇

從上表看來，日本的原料費是最高的。這是由於日本的鐵礦與骸炭都昂貴。在別的国家，鐵礦貴則骸炭便宜，骸炭貴則鐵礦便宜，總有一樣是便宜的。把鐵礦運到煤炭去，是比較適宜的，就是把煤炭運到鐵礦去，也是勉強可以的。不過連兩者都要運輸，那就非常

不經濟了。如果國內出產的炭價太貴，那也是不經濟，所以日本鐵的價格也就不經濟。

日本的炭價昂貴，有很多的原因：鑛苗很薄，設備不全，而且有滲漏與瓦斯。每年每個鑛工出產的煤炭，比別的國家要少些。日本鑛主也不使用什麼機器。戰前每個鑛工每年生產一二四噸，現在因為設備改良與勞動加重，可以生產二〇三噸，但僅能達到英國鑛工的百分七五。假如以每班計算，日本的每個鑛工的產量，只能達到英國的百分之六九。假如把日本和美國比較，那末日本便更壞了。在一九二九年，美國地瀝青炭工人，每年每人生產九四九·七噸，而日本工人只能出產一〇六（一九二九）或二〇三（一九三三）。

日本炭價昂貴，是鋼鐵工程業發展落後的主要原因，同時又是整個工業化緩進的原因，因為牠使電力太貴了。

日本生鐵入口，必須付出每噸一·六六圓的關稅，此外不必納稅，所以鋼與機器的價格是很高昂的。這樣延緩了日本工業化的完成。小商品生產者既不能使用機器，所以

手工業生產仍然活着。

就使把一切不利的原素都考慮到了，日本煤炭的成本仍然是很高昂的。這是由於生產者與販賣者的獨占地位。他們或者屬於同一公司，或者彼此互相連繫。日本炭在中國比在日本賣得便宜，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日本的炭，比英美的都賣得貴些。

炭與鐵是工業國家不可缺乏的基本礦物，但非鐵質的五金，也是重要的，沒有鉛、鎳、銅、鉛、錳、錫、鎢、亞鉛，便不能打仗。

在這些五金中，日本只有一樣，即銅，其供給比較充分。但仍不完全自足，尚須運進百分之二十的銅。關於鉛、亞鉛、錫、鎳、鎢，日本只能生產其所需要的百分之十至五十。至於鎳、錒，是日本不生產的，必須向外國買入。錫、鎢在遠東有極大的產量，但富於錫的國家，要推馬來暹羅及荷屬東印度。中國的鎢，占世界總額百分之六三，中國的錒，占世界百分之八十。

日本必須買進鋼的合金與鐵礬土，這鐵礬土對於空軍的重要，與鋼鐵對於陸海軍

的重要是一樣的。

日本差不多沒有油的供給。她自己的煉油業，從外洋買進原料，只能供給柴油消費的百分之三六，至於機器油，祇能供給百分之二十。

日本對於其所缺乏的油與煤，大大地用水電來補充。但水力的發展，已達最大的限度，並且已經危害了水田的充分灌溉。日本水電能力的生產，和別國的比較，看看下表就明白了。

電力生產表(單位百萬瓩羅瓦特)

(一九三三或一九三四年)

電

其中的水電

日本	一八、一六〇	一五、七一三
坎拿大	一九、三二八	一九、〇〇〇
法	一五、三〇〇	六、六六五
意大利	一一、八八四	一一、五六〇

日本的水電生產是很進步的，但這不能抵償油與煤的損失，因為船、汽車、飛機、都不能用電力來推動。

關於化學原料，日本的情形較好。日本的硫磺是很豐富的。在化學工業中，硫酸的重要，是和鐵在工業中的重要相比擬的。製造肥料，提鍊煤油，鐵鋼防銹及製造化學產品等，在在都需要硫酸。

日本生產的硫磺，不像美國台克塞斯（Texas）或西西利所產生的，易於接近。這兩處地方的硫磺，占世界總額的最大部分。日本的硫磺，雖然夠自己的需要，但牠的價格是很昂貴的，所以平時牠不能和別國在世界市場上競爭。

關於鹽，日本每年在工業上需要一百萬噸，其中百分之六五要從國外輸入。從關東、台灣輸入的，只是一小部分，其大部分來自埃及及與意屬索莫里蘭（Italian Somali-land）日本軍事當局提出了一個計劃，要強烈地發展滿洲的鹽田。成立了滿洲鹽公司，要增加滿洲的產鹽七十萬噸，但非經若干年不能成功。製造毒瓦斯及苛性曹達和其他

化學藥品，都需要鹽來作原料。在戰時，日本不容易取得鹽。

化學工業中的肥料部門，對於日本有第一等的重要性。稻田每畝的出產要提高，非得大量地使用礦物質及有機肥料不可。

近幾年來，過燐化物（Superphosphate）及亞姆尼亞硫化物，都有大量的增加。亞姆尼亞硫化物對軍事工業非常重要，所以牠在政府的保護下有飛快的發展。不過硫磺的生產還不很多，在戰時農民將有缺乏硫磺的危險。

土地需要磷素及窒素作養料。過燐化物對於製造軍火沒有什麼用處，但也有很大的膨脹。磷岩是從美國與埃及連來的，近來從海洋洲及日本委任統治地安弋爾島（land of Anguar）與紐絲蘭代管的諾魯（Nauru）入口的數量，逐漸加多起來了。據估計，安弋爾有一百七十萬噸的儲量，現在每年可以生產六五、〇〇〇噸。日本每年買入七〇九、〇〇〇噸。

在戰時，日本要獲得這樣東西，恐怕很有困難。牠太重了。在世界大戰時，牠的運費達

到牠的價值的一半。假使稻田要保持現在的高度的產量，那非要此種肥料不可，碳酸鉀在日本的出產很豐富，不過沒有像窒化或磷化肥料那樣重要。

然則日本真正成功的工業，即紡織業的原料，又是怎樣的？

日本生產的最豐富的惟一原料，生絲，大部分被運出口，而不在國內製成綢。這一事實足以證明日本國民經濟的顛倒。這是由於美國對絲貨的關稅太高，同時又由於遠東市場的購買力太低，不能消納日本的絲製品。不管代價怎樣，日本經濟被迫來適應於美國的要求與限制。美國不出產生絲，但棉花則有多餘的。日本把生絲運到美國來交換牠的棉花。日本產絲的農民有兩百多萬家，但所產的生絲，仍不能抵償所需要的棉花。日本生絲有百分之八五到美國去了，但美國棉花到日本去的，只是百分之一八。這種不平等的貿易，證明日本依賴美國，證明日本差不多處於殖民地的地位。日本極端需要美國做買主或賣主，而美國則不需要日本，並不受什麼損失。

經濟學家坦白地承認過，事實上，日本的繁榮，大半依賴美國的繁榮。

在一九一三與一九一五年，日本農村經濟有點好轉，就是因為美國的事業有了復興。這一復興，增加了生絲的需要，使日本物價提高。反轉過來，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美國經濟非常恐慌，絲繭的價格，比一九二九年跌去百分六十或七十。這樣，日本最依賴於她所最怕的要支配太平洋的敵人美國。沒有美國，日本不能生。

從另一面看來，日本的地位，是非常脆弱的。美國可以不要生絲，因為生絲只於飛機與降落傘有用，可是任何國家不能缺乏棉花。日本的國民經濟，仍然是不穩地基於農民所產生的生絲，雖然生絲的出口的重要比從前減少了。情形是這樣的：日本拿生絲換棉花，又拿棉花製成布匹的代價來換取鐵鋼、機器、軍火。生絲是基礎。生絲是奢侈品，可以不妥，而且已被人造絲代替了。

日本人造絲有大的進步，已成爲世界上第二個最大的生產者。但人造絲的原料，仍然不夠，要向外國買入。日本的木漿，只夠造紙業的需要，人造絲需要的木漿，還是要由外國入口。

最後，日本的毛織業，也有很快的發展，其原料來自澳洲。滿洲還不能供給羊毛，現在才計劃發展那裏的牧羊業。蒙古人歡喜畜牧的羊，都是舊種，肉皮都好，只是毛質太差。

日本的國民經濟是很脆弱的。她要輸入重要的原料，但必須把生絲賣給美國才有可能，必須使英國准許她的棉織品賣給印度馬來非洲才有可能。在過去四年多中，日貨傾銷於遠東市場上的，有便宜的棉布、人造絲、毛織物、電燈泡、橡皮鞋、肥皂、啤酒、腳踏車等，這多少抵償了日本生絲出口的慘跌。

日本所以能夠這樣做，是由於通貨膨脹，工資減低，國內市場縮小，農業危機尖銳。日本的出口業，能使她破產的國民經濟浮在水面。日本民衆從生產商品所消費的，巨量的能力與時間，只獲得了極微小的報酬。

日本正在耗盡她的「人類資本」。整個的戶口，沒有飽飯吃。現在日本人吃的飯，比在戰後還少些。由於傳染病及肺病的死亡率是特別高的。

全世界都感受日本貿易膨脹的威脅，但是日本的入超，不獨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從一九二九年起，日本的生絲出口，在價值上跌去了百分之六〇，因而無法消滅入超。

日本原料及製品貿易表(單位百萬元)

(再入口再出口不在內)

商 品	一九三四	一九三三
原料半製品入口	一、八一六	一、五一〇
製成品半製品出口	一、八四五	一、五七一
原料出口	九六	七四
製成品入口	二七六	二二〇
糧食淨入口	二	一五
各種出口(除入口)	一七	二一
入 超	一三六	七九

日貨傾銷，吃虧不少。比如一九三四年，日本輸出了棉布二、五七七萬平方碼，英國輸出了一、九九三百萬平方碼，收入了三千九百八十萬磅，而日本收入的，只是二千

八百七十萬磅。

看看下表，就知道日本從一九二九年起，沒有一年不是表現入超。

年 別	入 超
一九二九	六八
一九三〇	七六
一九三一	八九
一九三二	二一
一九三三	五六
一九三四	一一〇

一九三五，日本的出口與入口，幾乎相等。但在一九三六年的上半期，入超又擴大到二百萬。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日本輸出的各種棉貨，甚至不足以抵償她自己需要消耗的棉

花。比如一九三四年她輸入生棉及棉製品七四百萬元，但僅輸出棉製品六一六百萬，相差一三〇百萬元。

日本要靠輸入原料來做貿易，但更要靠大英帝國與荷屬東印度的好意，又要靠國的好意或對她的政治支配。日貨有個特點，即便宜。所以她的貨物，必須賣給世界上最窮的人民：印度人、中國人、荷屬東印度人、南洋及非洲的人民。日貨也可以賣給西方各國，將來也許可以多賣一點，不過東方仍是她的大本營，因為東方要銷納便宜的日本棉貨的最大部分。

日貨傾銷，要靠通貨膨脹做輔助，英國限制日貨進口後，通貨膨脹的利益減少，日貨入口的也減少。這是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六年的情形。日絲出口，常占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四四，但到一九三四年，減少到百分之二三，一九三五年到百分之二六。一九二九年，日本對美的輸出，占出口的總額百分之四二·五，一九三四年減少到百分之二八·三。

日本對英國的輸出，則從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二二，加到一九三四年的百分之三

四。英國對日貨雖然加了限制，仍然沒有什麼效力。因為限制入口的關係，印度對日的輸入，從一九三二年的出口總額百分之一三·六五，降到一九三四年百分之一〇·九七。日貨對英輸出的增加，那是日本出口的紡織品的增加，而對美的出口的減少，即是對美生絲出口的減少。

下表是日本生絲與絲製品的出品的情形。

日本生絲與絲製品出口表(單位千元)

	生 絲	生絲與絲製品
一九二九	七八一、〇四〇	九四四、五五二
一九三二	三八二、三六六	四三七、二八六
一九三三	三九〇、九〇一	四五九、一九四
一九三四	二八六、七九四	三七四、一一三
一九三五	三八七、〇〇〇	四七四、〇〇〇

以上的數字，代表日本出口的總額。因為日本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八五至九〇是到

美國去了，所以美國就可以挾持日本。日本必須把生絲賣給美國，否則她的國民經濟的基礎，尤其農村經濟的基礎，就要粉碎了。農民賣繭得不到利益，便不能交納地租利息或稅款，因為農民種稻，也虧本了。農民常常在飢餓的邊緣上。假使美國的絲市場失掉了，那便把他推到深淵裏去，同時被推下去的，還有地主、商人、銀行及工業家。

日本對美的貿易，有個不利於日本的轉變。一九三〇年前，日本對美貿易是出超的，後來出超減少，因為絲價跌落與棉花入口增加的原故。一九三二年後，對美貿易就成爲逆轉了。

日本對美貿易(單位百萬元)

年份	貿易差額	
	對美	對世界
一九二五	對美輸出 一、〇〇六	對美輸入 六六五
一九三二	對美輸出 四四五	對美輸入 五〇九
一九三三	對美輸出 五〇〇	對美輸入 六二〇
一九三四	對美輸出 三九八	對美輸入 七七〇
		對美 加三四一
		對世界 減二六七
		對美 減六四
		對世界 減二一
		對美 減一二〇
		對世界 減五六
		對美 減三七二
		對世界 減一一〇

日本對美貿易，現在非常不利。比如一九二七年，日本拿一磅生絲，可以買得三十磅的美國棉花，一九三二年只能買得九磅了。

日本要靠英國，又要靠美國，她動搖於兩者中間。假使英美都靠不住，她的國民經濟不能繼續一個星期。她得不到原料，也得不到市場。英美只要不買日貨，就可以一下子摧毀日本。「日本在遠東不可征服」這簡直是神話了。

日本很要靠美國及西歐來買進鐵、鋼、機器、煤油、鋼的合金、磷化物、小麥、蔗糖、橡皮、羊毛、棉花、米、木漿、木材、生皮。日本的鋼鐵，都是從英美德買來的，美國供給百分之三六·二，英國百分之二〇·五，德國百分之二五·五。日本固然可以從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尤其比利時運來更大的數量的鋼鐵，但她不能靠遠東各國來做她的需要的來源。而且運費太貴，必定使鋼鐵的生產費特別高昂。

機器是日本入口品當中的一個重要的項目。機器工具，非常重要。從一九三一年後，牠的入口增加了四倍。內燃機的入口，增加了百分之五〇，一九三四年，機器入口總額，美

國占百分之三一，德國占百分之二八。

把鐵、鋼、機器、汽車合爲一類，其進口總額在一九三四年等於三〇〇百萬元，即入口總額的百分之二三·六。生棉的入口，達到七三一百萬元。機器的進口，比這個數目要少一半。不過機器和鋼，是日本絕對必要的，而且祇有從歐洲或美國才能買來，這是日本國民經濟中最脆弱的一點。下篇要講到日本重工業的弱點。

關於煤油，假使日本獲得了薩哈林的生產總額，仍然不能滿足一個海戰的需要，而況這是不好做的。薩哈林每年只能出產二、八〇〇、〇〇〇桶，日本平時（一九三二）消費一二、八五八、〇〇〇桶。她自己生產一、六三〇、〇〇〇，所以除薩哈林的生產外，她還缺少八、〇〇〇、〇〇〇桶。假使要彌補這種短少，只有奪取荷屬東印度或婆羅洲的油井。

日本從澳洲買進大部分的小麥，但也可以從美國、坎拿大或阿根廷買入。假使戰爭發生或經濟封鎖，這些國家也不能賣給她。她不能從中國或任何遠東國家獲得小麥。

從馬來、荷屬東印度、婆羅洲、錫蘭買得大量的橡皮，也可以從南美、法屬安南及暹羅買得一些，但這些國家產生的橡皮是野的。日本每年消費五萬噸的橡皮。

日本買的生棉，差不多完全來自美國與印度，波斯土耳其、巴西只生產很少的棉花。澳洲產生的羊毛，適合於日本的毛織業，由牠製成輕質的毛絲貨，出賣於遠東市場。所以日本的羊毛，差不多是從澳洲來的。日本兵士在寒冷的地方打仗（如滿洲、華北）所穿的毛服，可用粗質羊毛做成，其原料可以從阿根廷買來。亞洲大陸則不能供給大量的羊毛。

棉織品與人造絲製品，是日本大宗的出口品，也是很賺錢的出口品。所以棉花對日本是很重要的。一九三五年夏季，日本奪取華北的最重要的動機，就是要取得靠得住的與廉價的棉花。中國的主要棉田，都在華北。一九三四年，單只山西、河北兩省，生產了生棉一八七、九四三噸。日本每年消費六〇〇、〇〇〇噸，所以華北的生產，仍然不能使日本脫離對美國、印度供給的依賴。中國棉花的質量很壞。有人說，滿洲不久可以生產充分

的棉花來供給日本，但這需要二、〇〇〇、〇〇〇畝的棉田，而滿洲合用的土地，僅達七五〇、〇〇〇畝，一九三四年種棉的田地只有二〇〇、〇〇〇畝。

倘若日本獨占了中國的棉花，並且加以科學的培植，她的棉業是可以做很大的事業的。日本從中國運來廉價的棉花，而運費又少，更不受外商所剝削，她在世界市場上，將可以消滅一切競爭，只除最佳的棉製品。

日本支配了中國的生棉，她可以制止中國棉紡業的發展，而中國的棉紡業是日本最大的敵人。日本要阻礙中國工業的發展，使中國不成爲她在遠東及中國市場上的敵人，她正在企圖獨占遠東的重要原料，不單爲了補充自己的不足。

比如英國也是入超的國家，也買進原料，可是她在過去有很多的對外投資，可以供她買入一切必須的原料。但日本是個負債的而不是放債的國家，她的負債比放債要大得多。

爲了維持日元的信用，每年需要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世界大戰時代，日

本積累了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利潤，但因為每年入超的關係，老早都用盡了。一九三〇年，日本對外貿易的入超（可見的）是一五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不可見的入超是一四、九〇三、〇〇〇元。只好用現金來償付。

關於可見的與不可見的貿易，日本仍然處於入超的地位，近來她的對外投資，大部分不能賺取利潤。同時她付出更多的對外負債利息，因為日元跌價了。照橫濱正金銀行的計算，一九三四年日本關於不可見的對外貿易的入超，共達四千三百萬元。

高度發展了的工業，需要大量的五金。如果自己沒有而必須購買牠的話，那就靠對外投資，或商品輸出，或武力奪取。日本沒有五金，沒有重要的原料。她只有生產商品的勞働和一些水力。不僅可以用人類拿來做勞働，而且可以使他打仗。日本認為要取得她的需要，比較容易的更便宜的方法，是拿人來打仗。所以她一塊一塊地征服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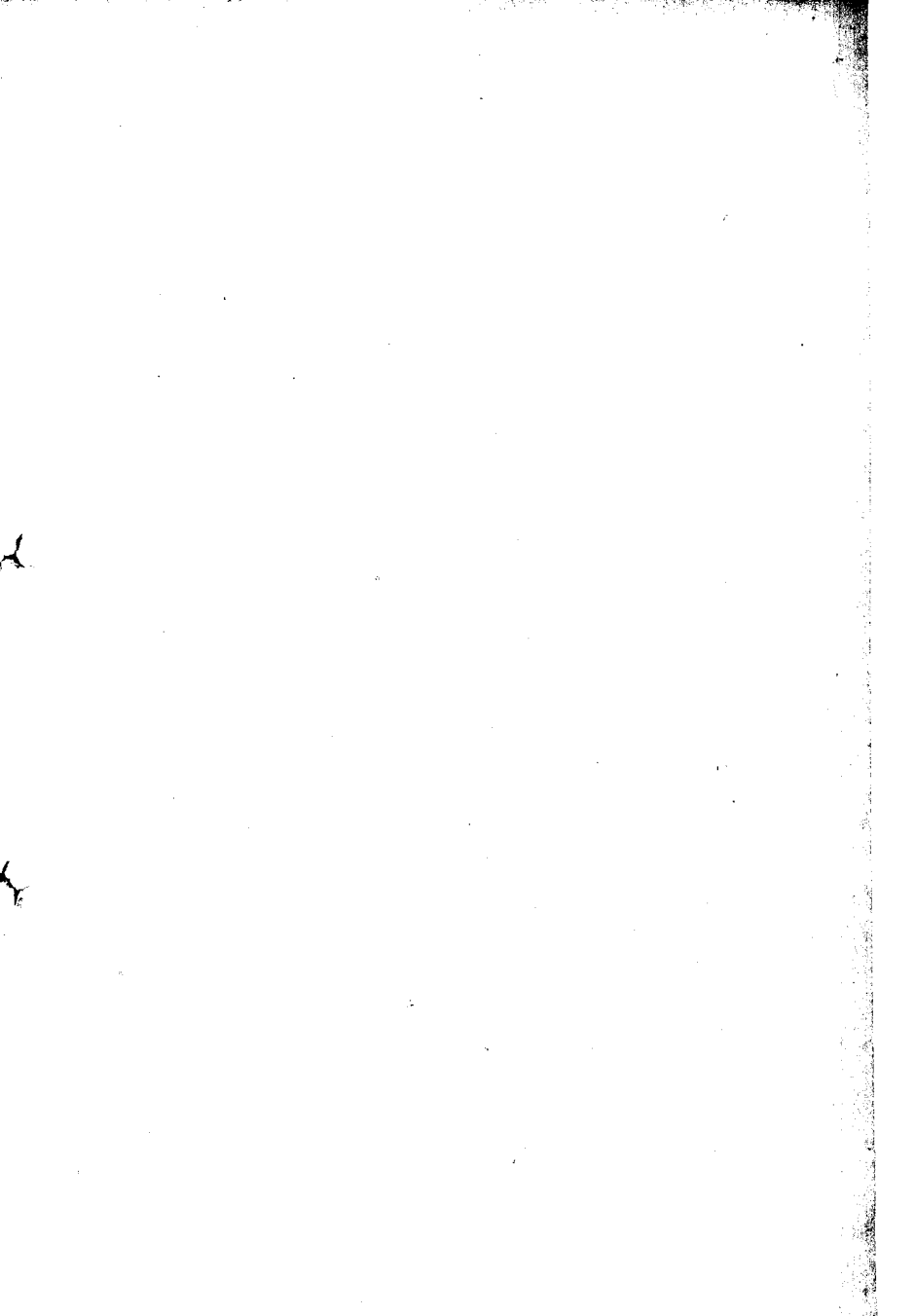
日本想像：可以用武裝侵略來抵償她的工業弱點。她相信：她若藉陸海軍的威力，變成東亞的主人翁，她就能夠把她的重工業，穩妥地建立於中國的太平洋諸島的，最後

乃至印度或澳洲的鐵煤資源上面。

現在日本好比是個小人舉起一把大刀，但是她的氣力太小，不能舉得很久，可是她所要殺的那個大人，連一把刀也沒有。

日本最後要進攻英美的利益。現在日本比英美弱得不可比較，不過假使日本在她的侵略上不受阻礙，而能支配中國的鑛產農業，她就真可以和英美抗衡。在那種情形下，日本還不能如許多英美政治家所想像的，認為已經滿足，而向蘇聯進攻，相反的，她將威脅太平洋的一切國家。

因為中國的資源，不夠她的使用，她的使命，必須把她引導南向到菲律賓，到荷屬東印度與澳洲，西向到印度。



第三章 日本的工業

日本的工程業，非常脆弱。除開少數著名的工業外，機械化的速度是非常緩慢的。日本的稻田，不用機器耕種。而在許多工廠中，仍然使用手來做工作。日貨中有一大部分來自小工場，這種工場並不算作工廠，在那裏，師傅與學徒，仍使用封建時代的工具。又有一大部分的日貨，是農民在有閒的時候製成的。

日本有些觸目的大規模事業，這使皮相觀察者得到一種結論：日本所以能夠把她的敵人驅逐於世界市場以外，不是因為她有便宜的勞動，而是因為她有優越的組織與技術。

其實把日本的官家統計一看，並且到各城市的偏僻街道中走一趟，就可以知道日本高度工業化高度機械化的說法是錯誤的。看看做扣子或玻璃或腳踏車部分的小棚

屋。看看使用的原始工具或小小電馬達。(Motor)雖然有了這種程度的機械化，不過工作的^{大部分}，仍是由人力負擔的。

日本人雖然苦幹，十二歲以下的孩子們雖然被僱於工場，工廠的工作時間雖然比歐美長得多，但日本每年的生產和她的人口來比較，是比歐美的少得多。一看下表就明白了。

戶口與生產

國別	戶口(單位)	生產(單位)	每人生產(單位)
美	一〇五、七一一	三、八〇五、五九六	三六・〇
英	四四、一六九	一、〇六〇、〇五六	二四・〇
德	五九、八五三	八九七、七九五	一五・〇
英領印度	二四七、〇〇三	三四五、八〇四	一・三
法	三九、二一〇	三四一、一二七	九・〇
比利時	七、四六六	一四一、八五四	二〇・〇

關於總生產，日本比波蘭有兩倍多的戶口，但只表示略略較高的生產。她的戶口比利時大八倍，但出產還少些。

這一比較，指出了日本的弱點。一個國家的軍事威力，不是比例於戶口與軍隊的多少，而是比例於生產。只有生產力強的國家，才有多餘的能力，來開脫大批的人民從事於戰爭，即是說，來從事於非生產的事業。

上次世界大戰明白地顯示着：到最後，最有關係的，是能力資源與糧食資源，即是說，是人類需要的麪包，是機器需要的麪包，再加上利用這些資源的機器。

假使成人當中有一大部份離開生產而從事於戰爭，除開戶口與面積太不相稱外，

日本	五五、九六三	一二三、一一八	二·二
意大利	三八、九〇一	一二〇、五九三	三·一
波蘭	二七、五五八	一一五、七四三	四·〇
中國	四二七、一七九	五一三、二一四	一·二

凡有最大的非人的能力與機器的國家將要取得勝利。德國爲什麼能夠支持這麼久，是因爲她有優越的組織，她的技術與能力有高度的發展，土地的耕種又科學化。至於協約國，則有極大的人力與原料。最後，她被英美用不盡的非人的生產力打敗了——被煤油、機器以及新世界的糧食資源打敗了。牠方面，帝俄首先崩潰。她雖然有巨大的戶口與面積，她却太依賴人力了。她本不應該抽調幾百萬的農民，使他們脫離耕種，脫離商品的生產。沒有充分的機器來代替被抽調的農民，所以生產銳減，國民經濟破產，發生革命。

日本也有同樣的情形，雖然她大吹特吹。日本的工作，一半由人手作成，其餘的一半才由煤油、水電作成。她受不了現代戰爭的壓力。

甚至現在軍備用費的負擔，就把日本的國民經濟粉碎了，把她的農民壓迫的出不得氣了。戶口的大部分，已經站在飢餓線上，再不能在任何國難緊急關頭把腰帶束得緊些。

爲了真正明白日本的工業結構，首先要估計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地位，其次

要明白現代大規模工業的程度，最後要知道重工業在整個生產中所占的部分。

日本的戶口，差不多有一半從事於農業。第二個最大的職業是非工廠的工業，即僱用六人以下的工場。第三個大的職業是貿易。工廠工業，甚至把僱用五個至十個工人的地方包括在內，乃是第四位。工廠工人，只比地主多一倍，即是說，地主一百萬，工廠工人二百萬。看看下表，就知道工廠工人不很多，工匠與臨時工人占多數。

日本成人職業表（一九三〇年戶口調查表）

（單位一、〇〇〇人）

戶口總數	六四、〇六七
有職業的戶口總數	二九、二二一
(一)工廠工人	二、〇三三
產業與交通業中的小獨立生產者	一、二〇〇
臨時工人	一、九六三
總數	五、一九六

(二)交通工人	五三二
鑛工	二〇二
(一)(二)合計	五、九二九
(三)勞動的農民(僱農在內)	一二、八〇〇
地主	一、〇〇〇
自耕農兼佃農	五〇〇
總數	一四、三〇〇
(四)商業僱員	二、二〇〇
政府與私人機關的僱員	一、八〇〇
小的獨立的商業代理人與職業家	一、五〇〇
產業、交通、商業中的僱主	一、八〇〇
總額	七、三〇〇
漁業	五八五

僕役

八〇六

這樣看來，有職業的人口，只有百分之七工作於工廠工業中。照上次的戶口調查，從事於製造業的，不論僱主或工人，只有五百四十萬，而工廠工人，只占製造業中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六。照一九三五年的數字，日本有產業工人二、二三四、〇〇〇人，鑛工二二七、〇〇〇人，交通工人五五七、〇〇〇人。

日工的數目，和工廠工人的相等。所謂日工，就是工匠頭目僱用的熟練的手工人，他的工資是以日數計算的。除日工外，還有青年學徒，不在上列的數字中。非工廠的產業工人，連工匠頭目在內，大約有三百萬，而工廠工人則只兩百萬。

據日本經濟學者高橋的估計，產業工人中有百分之四六·一，是被僱於五個工人以內的工場中。有許多工廠，簡直不使用或只使用很少的電力機器。

小工場不局限於小城市與農村。大阪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工業城市。照一九二四年的數字，在大阪，一九、〇〇〇產業中，有一三、〇〇〇，即百分之六八，僱用五個以內的

工人。

從事於製造業的五、三七八、〇〇〇總數中，有一、三四〇、〇〇〇是小僱主，三、三六〇、〇〇〇是工人，職員有三〇八、〇〇〇。然則小僱主和工人的比例是二與五。這樣，小手工業者或工匠很明白地占可驚的支配地位。在這種小事業中，沒有使用什麼機器，雖然日本電力普遍於全國，可以供工匠們使用小的馬達，只要他們積累充分的資本。

一九三〇年的戶口調查告訴我們：從事於產業的人數，仍然和一九二〇年一樣，是停滯於五百三十萬。而且減少了九、六八八人。在這十年中，有職業的人口增加了，即商人增加一百五十萬，從事於公共服務與自由職業的人數，增加了四十萬。

這些數字，表示日本的商業戶口有驚人的增加，尤其是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事實上，商業和手工業也就分不開。比如工匠頭目，就在自己的作坊裏出賣自己的作品。可是這種工匠，並不被分類於商業項下，而是包含於產業中。

日本工業組織的浪費與原始，可以從中間人的增加看出來。日本貿易中與工業中的從業人，幾乎是相等的。即前者是四百四十，後者是五百三十萬。即是說，在從業人口中有百分之一五從事於商業，百分之一八從事於工業。貿易中的從業人，多半是大商店或大手工業與小商品生產者間的仲介人。他們是跑街，供給原料，同時從工匠家裏或農民家裏收集既成的作品。一九二〇年後，日本生絲、紡織、橡皮等，都有大大的增加，因而中間人也有大大的增加。米價絲價的波動，養活了一大羣小投機者與商人。

日本職業調查(單位百萬)

	一九二〇年	一九三〇年
總戶口	五五、九六三	六四、〇六七
有業戶口	二七、三七八	二九、二二一
無業戶口	二八、五八五	三四、八四六
農業	一四、一二八	一四、一五六
漁業	〇、五五八	〇、五六八
礦業	〇、四二四	〇、二二六

工業	五、三〇〇	五、二九〇
商業	三、一一八	四、四六三
交通	一、〇三七	一、一〇八
公共服務自由職業	一、四四二	二、〇三一
僕役	一、三〇一	〇、八〇六
其他	〇、五六一

從一九二〇年後，工業不能吸收農村的過剩人口。尋獲職業的過剩人口，從事於小的貿易，投機與高利貸。

日本有很多的小商店，這是人力與時間浪費的最顯明的信號。照一九二九年的統計，在東京，每九·五家即四十三人，有一個零賣商店。還不僅限於東京，最近浦和有二百零賣商店示威反對合作社。牠只是個小市鎮。小的商店，每天只有半打顧客。維持幾十萬這樣的小商店與經理農業出品的小中間人，實在是日本國力國富的浪費。

日本從事於工業的人數比任何歐美國家少些，可是從事於貿易的則很多了。

各國工商業從業人數百分比

(一九二六年國聯出版的統計年鑑)

	工業人口百分比	商業人口百分比
日本	一九·四	一五·一
瑞士	四四·一	一一·七
英國	三九·七	一三·九
比利時	三九·五	一〇·七
荷蘭	三六·一	一一·七
德國	三五·八	八·七
法國	三三·九	一〇·四
捷克	三三·八	六·〇

日本不像瑞士，沒有許多人來遊歷；也不像倫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她偏有更多的人民從事於貿易。

更有一個事實證明日本的中間人特別多。這就是日本火車的乘客，拿來和貨運，和每公里路線來比較，其數目是很大的。這個數目在列強中要算是很高的。

關於日本國民經濟的大部分，可以說日本還在商業時代。因為她在若干方面，很像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那時候，英國商店的代理人跑到鄉下出賣原料，收買成貨。工業組織的這種初期形態，所以能夠和資本的大集中，如大的棉紡廠、人造絲廠、鐵鋼廠、軍事工業等等的現代工業，同時存在，是由於電氣的使用的幫助。但電氣還不是最需要的原因。在日本的工廠中，大的現代工廠還不能支配。相反的，五〇、〇〇〇工廠中，過半數（百分之五六）僱用五至九個工人，只有百分之五的工廠僱用百個以上的工人。

日本的工業構造，有這樣的特點：僱用一、〇〇〇工人以上的真正大的現代工廠，比中等工廠（五〇至一〇〇工人）及稍大的工廠（五〇〇至一、〇〇〇工人）起更大的作用。

僱用五個至九個工人的地方，雖然名叫工廠，但並不受工廠法的限制，即是說，勞動

沒有保護，時間沒有限制，童工沒有禁止等等。

工業化雖進步，一九一四年後小工廠反增加，可是牠們僱用的工人，還是和從前一樣地多。一八六八年的小工廠，到一九二七年還有二、三六二家存在。

日本的工業，如棉紡、人造絲、麵粉、白糖、啤酒、罐頭、冶金、造船、重化學等等，採用了現代大規模的生產方法與技術。可是爲日本大眾的消費所生產的商品，沒有採用大規模的工廠生產。典型的工業是有工匠頭目和他的徒弟，並僱用一二個日工。這種工業所生產的商品，是爲了國內的消費。日本生活的水準與方法，從封建時代以來就沒有改變什麼。牠需要特種的商品。

日本大多數的人民，還保存封建的生活方法與水準，造成了日本出口貨物低廉的祕訣的一部分。在這裏，我祇把小生產者的生存表證出來。

就是關於摹倣西洋的出口商品，小工廠、中等工廠，以及家庭工業，仍然顯示最大的支配作用。

東京商會把一九三一年日本小企業（僱用不到五個工人）在各業總生產中所占的成分，作了以下的估計：正頭百分一八·八，毛織物二八·八，絲製物百分五五·一，編織物百分二七·四，帽子百分二九·一，鉛筆百分九一·五，陶器百分六〇·八，腳踏車百分六五·五。

日本的大工廠的數目固然增加了，但小企業的數目，則有更快的增加。

差不多整個的生絲，都是來自很小的事業。一九二九年，絲業尚在旺盛的時期，繅絲工廠有六六、四〇〇，其中百分九八·五只有十部以內的繅絲機。祇有八家工廠，有一、〇〇〇以上的繅絲機。一九三一年，這樣的工廠只有兩家。一九三三年，絲廠有六〇、三五一家，其中百分八〇尚用手繅方法。農村繅絲機的總額中，有百分三一一是手繅機。繅絲人大約有五十萬。繅絲是日本最大的單獨工業。但僅有兩家繅絲公司有分店。有一家獨家經營，另一家則屬於三井與三菱。日本生絲的大部分，是來自小的半家庭的繅絲工廠，每個工廠僱用不到五個工人。繅絲是農業的擴大，織絲是家庭工業的擴大。絲廠

的僱主與工人，成爲農業戶口的一部分。這樣的僱主，又是地主，常常借錢給農民，拿他的收成與生繭作担保品。所以對蠶業的投資，是無法估計的。

不僅關於絲業的情形是這樣的。有很多工業，仍然是手工業或半手工業或家庭工業，對這些工業中的投資，不能加以估計。

就工人的數目論，小工業與手工業比現代大工業更爲重要。就投資的數量講，大企業表示極端的資本集中。

日本資本的百分之六五以上，是投入公司總數的百分一·五。只有百分二·一的資本投入工商公司的百分之六〇。投資的百分之八三，被資本百萬以上的公司支配了，資本不及十萬的公司，祇能支配不到百分之四的投資。

從投資的統計中，又可以看到商業資本的重要。一九二九年，投資總額是一三、七九〇、七五八、〇〇〇元，其中百分四二·七投入商業與銀行，百分四四·七投入製造業與採礦業。投入交通業的不到百分之一〇。至於漁業與農業的投資，那真少極了。

重工業的資本集中，非常明顯。比如工程業的投資總額是八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其全部被四個大托辣斯（三井三菱大倉古川）支配了。

日本的大規模現代工業，到底是怎樣？

棉紡業是日本最大的工業，在世界市場上占第一位，把做了一五〇年霸王的英國推翻了。人造絲是第二個最大的工業，在世界生產中也占第二位。日本的人造絲業，在過去六七年內才發展起來，都是大工廠經營的。棉織業的情形，稍為有點不同。棉紡業中有高度的資本集中與中央化。有幾個大工廠組成一個加迭爾，即日本棉紡株式會社。關於棉織，十部機器以上的布廠，仍是立於支配的地位。出口的布匹當中僅有一半是大工廠織的。這種大工廠，兼營紡織業。牠們的加迭爾，僅僅支配了農村中寬的電力織機的百分之四、五，或百分之二、八，假使一切電力織機包括在內。

照一九二九商工省的調查，百分九三的織布廠，都沒有（每廠）超過十個織布機。假如把絲織和棉織算在一起，有半數的工人，是被僱傭於非工廠的工業（即僱用

少於五人的企業。）

這些數字，是關於電力布機。此外在絲織與棉織業中，還有極大數目的手織機。

這就是日本最大的工業即紡織業的情形。日本的紡織業在世界市場上有決定的意義。日本的紡織業發展到巨大的程度，而其他的工業還是很瘦弱的。此外生產消費商品的工業，如橡皮鞋、橡皮胎、電燈泡、刀器、鐵器、肥皂、腳踏車、鉛筆、自來水筆、鐘表等，也有飛快的發展，但和重工業的發展不成比例。現存的重工業，是爲了生產軍火。牠受到津貼、免稅及高度關稅才能生活下去。機器工業，尤其是製造機器的主要機器業，都不發展。因此，缺乏工業機構的筋骨——鐵鋼和工程業。日本的工業機構，是東倒西歪的。

日本工業機構的偏重，可以從以下的比較看出來。日本在業戶口，祇有百分之一八受到工業的支持。工廠工人，共計只有百分之七，而這百分之七當中，只有很少的人數從事於重工業。

紡織	四七·八
五金	六·六
機械	一三·一
化學	八·六
陶器	三·八
糧食	七·五
木材	三·五
印刷	二·八
瓦斯電氣	〇·四
雜項	五·九

工廠工人，幾乎有一半被僱於紡織業。把糧食和紡織算在一起，那就要占百分之五五，而冶金、化學、機械三項合計，只占百分之二八。在真正的工業國家，後者要比前者多得多。英國重工業（指的那三種）中的工人，有二百七十萬，而紡織工人僅有一至三百萬。

日本的重工業，集中於軍火的生產與造船。除掉這些，便剩不得多少了。此外只有電業及機車與車輛製作業。至於機器及機器工具，日本自己只能生產百分之五〇。一九三三年，日本自己生產的機器工具，僅值七、八九八、〇〇〇元。

製造發動機的，只有一〇、〇〇〇人，其產品共值三百五十萬鎊，一九二四年英國的產品約值一千三百萬鎊。但發動機是日本機器業中最重要的一個分枝。

日本各工業生產的總價值，是以紡織業及輕工業為首屈一指，雖然日本鐵鋼和機器的價格是特別高昂的。看看下表就明白了。

各業工廠的總生產的價值(單位一、〇〇〇元)

(包括一切五個工人以上的工廠)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價值	對總數的百分比	價值	對總數的百分比
五金	六八九	八·九	八八八	一一·七
機器	六八二	八·八	八〇五	一〇·七
		一七·七		二二·四

化學	一、〇七八	一三·九	一、三〇〇	一七·二
總額	二、四四九	三一·六	二、九九三	三九·六
紡織	二、九九八	三八·八	二、六九六	三五·六
糧食	一、一二五	一四·五	一、〇一七	一三·五
總計	四、一二二	五三·三	三、七二三	四九·一
陶器	二二〇	二·八	二二二	二·八
木材	一九四	二·五	一八三	二·四
印刷	一八三	二·三	一六九	二·二
瓦斯電氣	五〇	〇·六		
漂白顏料	三〇二	三·九		
雜項	二四七	三·〇	二八二	三·七
總計	七、七六七	一〇〇	七、五五四	一〇〇

這裏有一點應當說明的是：輕工業的出品被估計不足。不足五個工人的工廠所生

產的商品，沒有包括在內，然而我們知道這種工廠起很大的作用。

在工程業中，小工場與家庭工業也起很大的作用，不過這一事實造成嚴重的弱點。大工廠把零件包給小工廠作，做好了以後，交由大工廠配合攏來。其目的本是要把全國的生產力發展到最大的限度，但這反是一種危險與浪費。因為這種制度不能給予軍械與機器所要求的準確。日本飛機非常容易出事，其原因由於機件有技術的缺點，各製造者不能嚴格遵守確定的標準。

尤其工程業的新分枝，如飛機、汽車、以及兵工廠的大砲坦克車部隊，被迫不得已要把多數的零件部分交給小工廠作。

某日本報紙說過：有一個公司獲得了陸海軍的合同來製造飛機，牠必須和四五百個小工廠合作，各小工廠又把工作分給其他小工廠或家庭。大工廠只有四個，牠們的任務在於把各部機件配合起來成爲飛機。這種生產方法，大可以說明日本空軍的無效能，與民用飛行的低水準，因爲造出來的機件不好而且不可靠。

關於資本商品的生產，日本甚至不能和英國比較。造船業是日本重工業中最重要
的分枝，一九三五年，日本只有四百萬噸，而英國則有一千三百萬噸，即是說，日本的造船，
還不及英國的四分之一。

關於機器生產，拿日本和英國比較，日本真小得不堪。一九二九年，日本機器與工程
業的生產，約值六八百萬鎊，而英國則值四七二百萬鎊。這一項目包括造船、造車及汽車。
九一八事變後，這方面的生產，大大地增加了。增加的原因，不外陸海軍的要求，日幣
的跌價，出口工業的旺盛，滿洲的開發。在價值上，一九三四年的生產，比一九二九年增加
百分之四七，但若換算成爲英幣，則僅值五八百萬鎊。因爲通貨膨脹，價值雖提高了，但生
產則沒有提高。日本關於機器生產，從沒有達到獨立的地位。日本把機器向滿洲運送，但
她必須運進更多的機器。

一九三四年，除生鐵外，加上日本輸入的鐵鋼，共值一四五百萬元，日本便沒有剩餘
的資本商品來發展新搶得的土地。日本不能輸出資本商品，反而要輸入，以與自己的及

殖民地的使用。

日本的重機器業，不很發達。這是日本最嚴重的弱點。沒有機器業，便不能很快地渡過到大量軍火的生產。她輸入大量的內燃機、五金機器、汽車機件、火器。還要輸入縫紉機、紡紗機。日本最大的紡織機工廠，每年只能生產六〇、〇〇〇錠。日本自己發明的豐田織布機，雖然牛皮吹得很響亮，仍然不算成功。

日本最新的工業部門——汽車與化學業是怎樣呢？福特（Ford）與通用（General Motors）兩個美國汽車公司，在日本都設有很大的綜合廠。日本出賣的大多數汽車，都是牠們兩家的出品。本地的汽車生產，在近三四年才發展出來，而且是爲了軍部生產坦克車與貨車。

汽車製造廠，只有幾家，出品不夠需要，而且出品的質地很壞。因而軍部的定單的大部分，必須交給福特與通用。一九三三年，日本出賣的汽車，共有一七、七九〇，其內只有百分一〇是日本作的，其餘的汽車，都來自外國人辦的綜合廠。雖然從一九二九年起，汽

車廠獲得津貼，可作軍用的汽車的業主也獲得津貼，對入口的汽車部分征收了百分之四二，對機件征收了百分之三五的入口稅，對已經完成的汽車征收了更高的關稅。

在日本，每八〇〇人才有一部汽車，在英國每二二·四人有一部，在美國每四·七九人各有一部。日本沒有馬匹運輸，除汽車火車外，只有靠人力的運輸。用苦力拖東西，在日本的鄉下與城市都常見到。日本汽車的百分之六三，都是客車，只有百分之三五是貨車。其餘的是軍用車。

一九三四年，日本生產了二、七〇一汽車，三八〇坦克車。最近有個計劃，到一九三七年，要把汽車生產增加兩三倍。但其最大的生產力也不到一〇、〇〇〇，而在一九三四年，英國生產了三四二、四九九部汽車，美國一、三七〇、七二八，意國四五、五五一，德國五二、四〇〇，法國一七五、〇〇〇。

軍部爲了提高汽車生產，以大量津貼給予汽車廠。沒有津貼，日本的汽車業不能發達。汽車及其他工程業的生產費非常高昂，足見日本技術的落後。日本民衆對汽車的需

要，並不很大，同時汽車要有大量生產才能賺錢。那末，汽車業便不能自己發展起來。有個汽車廠的主席說過：爲了開辦一個大汽車廠，每年必須準備損失五百萬元，至少以五年爲限。

日本民用航空，和別國比較，是非常落後的。大約有幾個原因：缺乏資本，地理條件，認爲民用航空是軍用飛行的準備，要塞太多不准通過。最後的理由，是認爲一個重大的障礙。

日本有個帝國航空會社，來鼓勵民用航空，已經存在二十年了，但對於航空的發展沒有什麼貢獻。牠的職務在於以勳章授予到日本來的外國飛機師，並爲日本跌死了的飛行家開追悼會。

日本航空公司，這是日本唯一的商務飛行公司。幾年前，牠從政府收得了大批津貼，但不能在東京大阪間開辦有規則的通航。到現在才開辦日滿間的航空交通。日本的非軍用飛機，只有一五二架，而英國的是一、〇五五，德國一、〇七二，法國一、六五四，美

國九、二八四。日本有一、〇〇〇軍用飛機，而蘇聯則有三、〇〇〇。

日本的軍事工業，變成了日本國民經濟的中心——曾經有人這樣說過。

日本的紡織業和出口的幾種消費商品業，是從手工業及家庭工業中生長出來，沒有國家的幫助。牠們代表日本的真正資本主義的發展。牠們要比較堅強些，比重工業的任何部門，在技術上、組織上都來得更為進步。而重工業則在封建業主與政權的支配下來生產。

工業組織的這個部門，是由中等階級自由發展的，但因為殘餘封建的存在，牠不能完全發育。封建巨頭，不准牠發育。大規模的現代資本主義工業，不能有所發展，因為國內市場太小，因為資本缺乏。牠只限於出口的消费商品，並不需要很多的資本就可以開辦。日本的紡織在數量上進步到世界市場的第一位，牠把英國百多年的領袖資格推翻了。

同時，在日本國內出賣的棉貨，則大大地減少了。這反映了日本農工及下層中等階

級的經濟地位的不斷惡化。日本對外貿易愈加擴大，她國內的市場愈加縮小，因為要對外膨脹，便需要低廉的生產費與勞力；只有使農民破產，這種低廉的勞力才有可能得到。

日本的毛織業，不會有很大的發展，因為（一）牠的出品，主要地銷行於國內，（二）日本大多數的人民太窮，不能買毛織物做衣穿，（三）日本的貨色不好，不能和英美競爭。一九三三年，毛的入口減少百分之二五，到了年底，生產又減低百分之四八。

毛織業中的資本集中，還不及棉紡與人造絲。毛絲的紡出，尚不完全受加迭爾的支配。

日本的人造絲業，不像毛織業受限制，在過去五年中有長足的進展。一九三四年，人造絲出口的價值，達到一二三百萬元，占棉花出口的四分之一。日本人造絲出口，占世界第一，其生產占第二位，僅次於美國。

人造絲的紗與布，大半是在大工廠生產的。棉紡公司常常經營人造絲業，該業的資本有一半是由棉業投入的。人造絲資本很集中。六個公司生產出品的百分之八〇。一九

三四年人造絲的生產比先一年增加百分之五四。現在牠的生產額占世界總額的百分之二八。

人造絲非常賺錢。有人計算，新開辦的工廠，在二年半內就可以收回成本。那六個大公司，在一九三四年的上半年，賺到了最大的利潤百分之五六·五。人造絲的盈餘，大半是天然絲的損失。這對於農民是一種災禍。

人造絲可以算得是日本化學業成功的發展的一部分。化學業受了軍事的刺激，人造絲廠，可以很快地變成炸藥廠。硫化亞姆尼亞，也受同樣的鼓勵，因為牠對於軍事工業是很重要的。日本與高麗在一九三五年生產了一、六二五、八〇〇噸，而消費只一、〇二〇、〇〇〇噸。剩下來的數量，可以作為戰時的使用。然而日本仍然輸入硫化亞姆尼亞，為的是積累一些戰時準備用品。

此外日本還生產苛性曹達與洋灰，這兩種東西都有多少出口。日本自己不消費很多的洋灰，足徵日本對於道路、港口、大工廠，沒有多少建設。

所謂出口工業，就僅止於此而已。在這些企業中，資本集中與最新技術，占了支配的地位。

日本商品出現於世界市場的，還有橡皮、玩物、腳踏車等。這些企業，都是小生產乃至家庭工業生產。

日本橡皮鞋，出賣於印度、中國、非洲及南美洲。橡皮工廠有七四八家，可是其中有百分之五〇，只僱用五至三〇個工人。出品的各部分，發交各私人家庭做好，再由小工廠把牠們綜合起來成爲完整的出品。

腳踏車也是在小作坊、小工場及家庭裏面作出來的。小工場做出腳踏車的各部分，由大工廠把牠們綜合攙來。這種大工廠在東京只有兩家，在名古屋有一家。七七〇工廠，從事於別種工業的家庭生產（domestic production），由大工廠給予資本及材料，來完成一個商品的各部分。

關於鐵的製造與刀器業，仍然使用中世紀的手工業。在東京，仍然拿手作釘子。大阪

附近的酒井，是刀器業的中心，那裏有五〇〇家刀器工廠，大多數僱用五個以內的工人。日本的磁器，在遠東及歐美市場上，都有很大的銷路。牠主要地是由農村家庭工業中生產出來的。日本的貿易雖然膨脹，但磁器的生產沒有增加。

在日本工業的每個部門，小生產與家庭工業，担任最重要的部分。

大托辣斯在工程業的每個重要部門，都有股份，並且建立大工廠。同時又組織家庭及工匠生產。爲什麼不發展大工廠呢？因爲國內市場太狹隘，而軍部的要求，又不能按部就班。生產費太高，也不宜於出口。大工廠內的工人，可以爭取較優的條件，而散漫的小工廠工人，就不能夠這樣做。後者和工廠工人一樣，要靠大資本家，但他更加沒有防禦吧了。

日本雜誌及公開的演說，都贊成提倡家庭工業與小工廠生產。軍人法西斯蒂，主張工業回到農村，來解決農民的困苦。近來農林省也提出計劃來鼓勵農村中的工業活動。

日本缺乏永久的熟練的工程工人，同時家庭工業又盛行，所以弄到工程技術的低落，飛機與汽車的不可靠，機器發明與機械熟練術的不存在。一切機器，仍然依靠歐美。

第四章 農業

要了解日本的畸形發展，了解她的基本弱點，了解她猛烈進攻中國的原因，非研究日本的農業不可，農業技術的低下，成爲主要的經濟弱點。農民的貧困，成爲基本的社會與政治弱點。農業中的封建殘餘，非常顯著。牠阻止資本的積累，限制國內的市場，因而障礙了農作中改用現代技術與現代工業的全面發展。

農業問題得不到解決，日本的統治階級才冒險軍事侵略。農民的地位，使紡織業蓬勃發展起來（因爲農村供給低廉的陰性勞動），使重工業不得充分發展，使手工業仍得廣泛地存在。農業問題，是工業中工資非常低落及糧食價格特別高昂的基本原因，同時又是生產中使用極少的非人勞力及國富最少的基本原因。農民的耕作方法，仍然和幾百年前一樣。他們受地主與高利貸的剝削，仍然和幾百年前一樣。

農民的收穫雖少，但仍拿一半交給地主當作地租。他們辛苦耕種得來的米，自己仍不能吃。在最好的時候，也只能吃大麥、黍、甜薯及質地較劣的入口米。農民迫於不得已出賣自己的女兒於娼寮，或抵押於工廠，或從事養蠶來補充農業的收入，或開辦家庭工業。農民的生活，是在封建的或殖民地的水準上，和中國印度人民的大多數差不多。近年來，各縣的災荒更加厲害。

在這裏，把日本農業的幾個經濟事實說明一下，同時又指出農業發展落後的歷史理由。

日本多山，可耕的土地只占全面積的百分一八·九，實耕的土地只百分一五·五。在五百九十萬公頃（hectare）的耕地上，現在有農家五百六十萬，幾達日本家庭總額的一半，比全國的戶口的半數要多一點。農村的家庭，比城市家庭要大些。農家的百分數逐年減少，但絕對數字，每年還要增加好多萬數。工業發展，不能吸收增加了的人口，所以對土地的壓力繼續增加。雖然採用了深耕，（intensive cultivation）但仍有許多地面

可以耕種，只要點資本就夠了，可惜弄不到資本。

農業戶口增加，而耕地反見減少。

工作於土地上的農民，不論他是半自耕農，或佃農，或僱農，都增加起來了。一九二〇年是一四、一二八、〇〇〇，一九三四年是一四、一五六、〇〇〇人。

五、六四二、五〇九農家，可以分爲如下的成分：

	總	百分數
地主	一、七五四、五三七	三〇·六
佃農	一、四九八、五九六	二六·七
自耕農	二、三八九、三七六	四二·七

大多數農民耕種的土地，非常狹小，在歐美只可稱爲花園。平均計算，每家只得二·五英畝。若不平均計算，百分之三四·五耕種一又五分一英畝，百分之三四·三耕種一又五分一至二·五英畝，百分之二二耕種五英畝。只有百分之一·四有一二·五英畝。

即是說，百分之六九耕種二·五英畝或小於此數。若以土地所有權計算，百分四九·七占有的土地，尚不及一又五分英畝，百分二五占有一·五至二·五英畝的土地。

農民的田莊雖然狹小，但仍可以維持生活，假使他解除了地租稅款利息的大負擔，假使他可以照非獨占價格來購買肥料。但農民要交出收穫量的百分之五〇或六〇作為地租，其餘的部分又有一半用來買進肥料。小自耕農必須納重稅，對工業品又付出獨占價格，又必須以重息借入款項，所以負債累累，其情形較佃農並不為好。

日本統計，掩蔽了地主與自耕農的分別。所謂地主，就是土地上的寄生蟲，生活於耕作者的出品上。他們只出租土地，並不耕作。官方統計雖然沒有說得明白，但仍可以把地主的數目計算出來。

一九三二年，日本有九七五、八三八地主。日本的農作性質有點特別：較富的自耕農，假使有多餘的土地，他自己却不僱人耕種，而把他租給幾個佃農。地主把土地租出去，必定租給多數的佃農。地主並不採用大規模的現代機器耕種法，也不用動物拖犁。他把

土地切成小塊租出去，便可以獲得更大的利潤，因為他收取農作物的一半以上為地租。他不投資，認為投資靠不住。這種地主，完全是寄生蟲，在日本差不多有一百萬。

假使一八六八的藩閥還政，真正解除了對農民的封建縛束，讓自耕農自由發展，假使現金地租代替了谷物地租，那末，價格的上漲，就會慢慢把純粹寄生的地主除去了，農民也就會更容易支配谷米市場。農民也就要分化，有的變成富農，有的失掉土地變成工人。富農積累資本，採用大規模的現代耕種方法。日本的農業生產也不會需要高昂的成
本，每人（不是每畝）的生產量，也不會極端低落。穀物地租的繼續，以及為振興城市工業與製造軍火而收抽的重稅，障礙了農業的資本主義組織與現代技術的採用。可是封建的殘餘，使農民的資本積累與土地的移渡於富農，成為不可能。從前土耳其帝國，也有同樣的發展。

一八六八年，日本的新國家，拿公債票給與封建貴族，交換他們收入的穀稅。德川政府下的農民，並沒有把收穫的半數交給武士，那是將牠交給「諸侯」。（按諸侯日本叫

做「大名」諸侯賣了穀物，把錢交與武士。南方是例外，那裏沒有直接占有田土的農民武士，他們的子孫，便是今日的地主。農民和武士諸侯一樣，都欠債於商人階級，有許多農民，爲了交稅或費於封建領主，把田地抵押了。封建法律禁止農民轉移土地，不過逃避法律的行爲是很普遍的，抵押等於出賣，所以到了十九世紀的初葉，商人高利貸階級，實際上已有了大量的土地。

新政府承認了這種轉移。到了一八七一年，農民被解除了交款於封建領主的義務，只拿現金納稅於國家。農民的大部分，受新地主或高利貸者的剝削。從前沒有把土地抵押的農民，現在要納稅，也只得拿出抵押。並且要出重利才能借得現款。結果，農民出賣土地，變成了沒有土地的農民。後來日本發生革命並對外宣戰，經濟上起了恐慌，農民脫離土地的過程，愈加變得容易了。用現金納稅，好像比以前的穀稅更加困難，因爲農民紛紛暴動反抗。一八七二年，便把估稅率減輕了。那時土地的轉移很快，有人說不到二十年，可以全部轉移。

除薩摩長州兩族所居住的地域外，今日大多數的地主，不是武士的後代。換句話說，今日的地主階級，主要地不是貴族的子孫。遠在藩閥還政以前，封建貴族就失去了國民經濟中的支配地位於商人與高利貸者。諸侯與武士，對高利貸商人負了很多債，或者經過婚姻與承祚，和商人混合起來，乃至變成商人。

這個事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土地上的生產關係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進入日本的農業。大地主並不多，就是土地集中的地方，仍然把田土分成小塊，分租於佃戶。有個大地主，有四、〇〇〇英畝的土地，也是這樣將田地分租。

大地主在北海道，在那裏有些大規模的現代農作，使用機器與動物，那裏有牛奶業與大塊田地，但對農業沒有投資，舊式的寄生地主又遷移過來，致使大塊土地成爲荒地。

穀物地租與小塊分租制度的存在，可以作如下的解釋：被灌溉土地上的收穫，常有一定，波動不大，和別的土地不同。因此，收取穀物地租的地主，有一種確保的進款。地主對於每單位的土地，征收定量的穀物地租，不管年歲的豐歉。假使收成不好，佃戶獨自担任

損失。小產者認爲這是穩當的投資，因爲地方小銀行常常倒閉，而他又不能投資於既成的大事業。

城市的中產階級，傾向於買進土地或保存固有的土地。小工業者常常被獨占資本吞滅，因爲獨占資本使物價發生極大的變動。他又受到激烈膨脹與忽然緊縮的痛苦，他又不容易獲得流動或固定資本。小地主在對土地的投資上，只獲得百分之三的報酬，若是把資本投到工業中，便可以得到百分之一〇至一五。他不滿意。可是他對土地的資本價值未免估計太高了。因爲戶口的壓力，地價高漲。他不願減價出賣土地，也不願冒險投資於較爲危險的工業。從一九二〇年起，地主的進款，逐漸減少，因爲穀價下落的關係。世界經濟恐慌，地主真正受到損失。這個損失，部分地由於不能強迫佃農在歉收的時候（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交足地租，部分地由於穀米的賣價跌落了。其實對投資的百分之三的利息，也未免估計不足。

小投資者認爲買進土地，是最穩當的投資。對土地的壓力，不斷地增加。地價不斷地

增長。佃農自己購買肥料因而使土地的出息也增加。寄生的地主，只是坐收地租。和地主勾結的官僚軍閥，常常壓迫政府來為地主提高米價。

土地有很多小銀行，以土地與收穫為担保貸出款項。也有個人貸款於自耕農，利息特別高昂。

小地主兼作貸款生意，利息達到百分之三〇或四〇。他又是個小工業者，或商人或投機家。他兼作這些事業，當然要賺多少錢。所以他從投資所得的報酬，決不止百分之三。小地主或者設立一個纜絲廠，或一個織布棚，或一個釀酒廠。農民欠他的錢，他強迫農民將剩餘下來的穀米，以賤價賣給他。等到年終政府提高穀米的價格，他才將谷米賣出去。政府等農民把地租（穀米）交給地主，或把穀米交給高利貸者或商人，來償付債務的利息，就提高穀價，這就叫做「救濟農民。」

地主開辦小工業，於他最有利。他可以設立小纜絲廠或棉毛織廠，要農村女子或青年替他作工。這些青年男女，為了償清父親的債務，也得要去作工。工錢由地主隨便去付。

假如大工廠找人做招工頭，牠通常要找鄉下的地主去担任。地主強迫欠債的農民將女兒抵押於大工廠，強迫他們在那裏作工，以便還清債務。農村破產以來，大工廠依靠地主做招工頭，可以容易招徠所需要的勞動。

小地主貸出的款項，常常是從大銀行借來的，而且是經過很多中間人才借來的。小地主與小商人，真是大銀行的代理人。因而大資本家對農民也作半封建的剝削。自不待說，小地主為大工廠招募工人，從中取得了不少的利潤。

小地主常常贊成通貨膨脹，他出賣穀米，又販賣別的商品，又是小工業者，所以希望物價上漲。這和別個帝國主義國家相反。在那裏，收租的中產階級，主要地投資於有價證券，因而歡迎緊縮。就是地主也歡迎緊縮，因為他收入的地租是現金。

小地主與小耕作者的存在，大農場的不能成功，現代機器耕種的不能採用，不是因為耕種有什麼特點，而是因為對土地的壓力太重，農民沒有別種生活的方法。日本工業化的速度，趕不上戶口的增加。工業化只限於輕工業，只要農民女子，不要成人。農民雖然

可以把女兒送到工廠裏來還債或換些錢來買肥料，可是他自己不能離開土地，就使要餓死也不管。只要土地受了壓力，地主就可以藉此增加地租，不肯使用大規模的機器耕作。同時地主也得不到充分的資本來這樣做，因為他從農民榨取得來的部分是交給銀行作為利息，或交給國家作為稅款。政府以穀米政策與一般社會政策保護小地主，所以小地主不會失去他的生存，自耕農也不會完全失掉土地而變成工人。

再，勞動的便宜，阻止了機器的使用。勞力便宜，便使用勞力，等到勞力漲價，便捨棄勞力而使用機器。

不使用機器，就是等於說，不消滅小耕作者與開辦大的農莊，這裏有歷史的與經濟的原因。日本的政權，被地主抓在手裏，而統治階級又想把農民作為戰時的人力的蓄水池。日本把國富的一大部分用來作戰，這阻止了一般的工業化，使農民釘住在土地上。同時又要繼續剝削農民，使土地更加生產，所以不願使他完全喪失土地，也不願採用資本主義的農作方法。尤其是穀物地租，對地主担保了進款的增加，因為使用化學肥料，土地

的出產增加了。這樣，土地繼續存在爲無數的小農莊。總之，日本農業的封建殘餘和落後的亞細亞式的生產，阻止了機械農作法的使用。

日本米的生產費，爲什麼非常高昂。第一，小生產要求最大限度的人力，然而這樣人力的浪費，是無法計算的。第二，地主的數目太多，消費了地租的大半，沒有把很多穀米送到市場去。日本自稱人口太多，糧食不夠，常常禁止洋米入口或對洋米收進口稅，但她又把日本米傾銷於國外，比國內米價便宜三分之一。在軍部的壓力下，曾經提出方案來增加高麗米的產量，但牠的價格更便宜，有人提議限制牠的進口。在高麗，農作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八是地主，而在日本則有百分之一四·五是地主，日本的大地主也多些。在高麗，地租中有百分之五七·九的米來到市上，而日本只有百分之三七·九。高麗米便宜些，不是由於農民生活水準的低下，而是由於大農莊的存在與日本資本的大量投入。

高麗小地主沒有獲得政權來保他的地位，如日本一樣。壞的年歲來了，他又不能借得信用借款，因爲積累了的一切資本，都流注到日本去了。高麗政府也不幫忙。在許多地

方，高麗小地主被日本資本驅逐出去了。

日本消費的米，有百分之八〇是本國生產的。然而農民常吃不飽飯。耕作完全使用人力，不用機械，不用獸力。滿洲的戶口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共有曳引獸類及馬匹五、〇〇〇、〇〇〇，日本有六七、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但僅有三、〇〇〇、〇〇〇，而且盡在北海道。

農業的機械化的程度，可以拿以下的統計來表示。每六〇農家，只有一個摩托。(motor) 每個摩托，只有五個馬力，其大多數是用來製造糧食出品或推動富農購置的排水機。每六〇農家只有一個碾米機，每一二〇農家只有一個米麥去殼機。打禾機及排水機，每百家只有一架。

大多數的農民使用肥料。由肥料得來的增加了的生產，歸了地主，但買肥料的錢，則由農民從副業中節省得來。所以農民的生活沒有改善。從封建時代以後，土地的生產力差不多加多了兩倍，其原因不外兩個：一，土地上工作的人數加多了，即施用於土地的勞

力加多了。二、使用化學肥料。每英畝生產力的提高，掩蔽了每人生產力的減低。

近五十年來，人口加了一倍，而可耕的土地只增加百分之二五弱。近十五年來，每家耕種的土地，日見減少。

在日本，每英畝種米的出產，比其餘亞洲的部分要高些，但和西班牙或意大利相比較，在那裏使用了更科學的農作法，使用了更多的肥料，便遠不及了。

每英畝產米量(單位畝得爾 Quintal 等於百鎊)

日本	三一·〇
馬來	一四·五
暹羅	一五·九
荷屬東印度	一五·〇
美國	二三·七
西班牙	五八·二
意大利	四五·五

日本土地的生產，傾向於減少。一九三三年後，農業退化，其原因是：農民的貧困增加，少用了肥料，並且忽視了灌溉及排水工事。

過去五年內，每反（日本地畝單位）的生產，比世界恐慌前的平均數，低落百分之三・一六，雖然一九三三年是日本的豐年。一九三四年的收成，每反低落百分一四・二，一九三五年底落百分之八。

日本的米生產

總生產（單位千石） 每石的生產（單位石）

一九二五	五九、七〇四	一・八九
一九二六	五五、五九二	一・七六
一九二七	六二、一〇二	一・九六
一九二八	六〇、二〇三	一・八八
一九二九	五九、五五七	一・八六
一九三〇	六六、八七六	二・〇六

平均數	六六、八八六	一・九〇
一九三一	五五、二一五	一・七〇
一九三二	六〇、三九〇	一・八五
一九三三	七〇、八二九	二・二三
一九三四	五一、八四〇	一・六三
一九三五	五七、四五七	一・七九
平均數	五九、一四六	一・四八

勞動方法的浪費，是最值得注意的，日本的稻田，都是平地，可用電耕機或馬曳犁耕種，只要把牠收歸國有或將牠放在大地主的經營下去（米）穀碾米，可用機器，節省許多勞力。每人的生產力，可以大大提高。可以解放戶口的一大部分來做別的工作，因而增加日本的生產力。不過日本人會說農業的機械化，將使幾百萬人失去生活。

日本現在的荒地林地，尚有一大部分可以被利用，只要有資本。可耕的土地，共計七、五〇〇、〇〇〇公頃，內僅有六、〇〇〇、〇〇〇被耕種。耕地中只有五分之一有

不充分的灌溉，另有五分之一太低濕了。日本的預算的大部分，用到陸海軍及債務方面，對於農民需要的灌溉排水及防災（水旱）不能分配多少經費。因而天災也就更多了。

日本人自己說，本國人口太多，因為土地只有百分之一六是可耕的。百分之二五的土地，有少於百分之一五的斜度。森林遮蓋了土地的一半。日本不注意蓄牧業，也不在山上栽種菓樹。只集中力量來向內地開發肥美的平原土地。

集中力量開發平原，在日本不是偶然的，這有經濟的與社會的原因。比如畜牧，不但需要資本，而且需要實驗與涉及危險。有資本的人認為農民尚可以供剝削，不肯對別的事業投資，農民不能積累資本，來做實驗或投資於新事業，因為他剩餘的一點點，已被地主高利貸者及政府奪取去了。

日本人口並不多。北海道尚可以容納現在戶口的兩倍。北海道最好的部分，已經分配給大資本家，租給佃戶耕種。資本家不肯投資發展農場。有的資本家只把樹林砍伐，讓土地荒廢起來。於是剝削的封建形式，遷移到新開發的北海道。

日本不肯發展北海道的道路鐵道及信用借款。牠把經費拿來擴充軍備，津貼大資本家，但對於農業則不肯拿錢發展，因為農業不是軍路需要的。北海道有半數可耕的土地，讓牠仍是荒地。

過細考查一下，日本戶口太擁擠的證據，都是假的。她有土地，她不去使用。她拿資本作軍備，不發展農業。她獲得了殖民地，她的人民不移殖到那裏去。殖民地的農作物進口，使她感覺麻煩。

日本的統治階級，還不知道在真實的戰爭中，以較低的成本生產糧食，是和生產飛機大炮同樣重要。在將來，日本農業的經濟弱點，和農業的社會弱點，將要在危機的時候消滅她。假若對生產的數量與成本加以單簡的檢討，便可以多少知道弱點的所在了。

近年來，平均計算，每兩英畝半的土地，產米九〇蒲式耳。(bushel)每個普通農家，差不多有六個人，其中有半數做工作。這是可以從官家統計中看出來的。那末，一個成年農民每年可以生產三〇蒲式耳。十四歲以內的兒童的勞動，沒有計算在內（這種童工是

很多的。

假使農民中兩性是相等的，實際並不相等，那末，每個成年人生活所需要的米，是八個蒲式耳。農作物的半數交給地主作為地租（假使是自耕農，就作為利息與稅款交出去了），剩下來的只有十五個蒲式耳。農民自己需要八個蒲式耳作糧食，剩下來的只有七個，來養活兒女和購買肥料。這樣，六個人口的農家，生產九〇蒲式耳，但消費三八蒲式耳（兒童的生活資料只算半數）。這就是說，每個農家的出產的三分之二，是自己消費了的，其餘的七分之四才是真正的剩餘。

農民的剩餘，確不到三分之二。每個農民的生產力是很低的。同時，肥料的價格也上漲了。十年前，肥料等於農作物的價值的五分之一，現在則漲到四分之一。

農民並不整年從事於種稻。也生產大麥作為第二收成。同時又種植小麥、裸麥、番薯、蔬菜、果實等。但這樣一來，稻田的面積減少了。以上關於日本農業勞動生產力的估計，是比較正確的。

又可以拿日本農業生產和英國的比較一下。照日本農林省的數字，日本農業生產的總額是：

	價值(單位百萬元)
一九二五	四、四八四
一九二九	三、五二一
一九三〇	二、四四六
一九三一	二、〇四六
一九三二	二、四五二
一九三三	三、〇〇二
一九三四	二、六八四
一九三五	三、三六〇

農業生產，包括肉類、雞蛋、生繭等。過去五年中的平均數是二、七〇四百萬，等於一五八百萬鎊。一九三二至三三年，英格蘭與威爾斯農產的總額，是一七八百萬鎊。即是說，

二百萬的英國農民工人生產的農作物，在價值上比日本一千四百萬農民所生產的要多些。但英國的農業技術，也並沒有高度的發展。

這個比較表示日本的農業，是低能的生產，用人太多，資本不足。國內市場也狹小，延緩了國內的工業化，阻止了國內工業（供給本國人口的需要）的工業）採用大規模現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日本農業雖是低能生產，但政府對農業比對工業抽收較重的課稅。這無異拿農民的血汗來津貼工業資本家。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養活新工業的唯一財源，即資本積累的唯一財源，便是土地。所以對土地收最高的課稅。一九三〇年日本農林大臣還這麼說：農業仍是一切工業的基石。下表是一九三四年帝國農業會社調查的結果：

日本納稅表（進款百分比）

每年進款（元）

農業戶口

城市戶口

地主小地主

自耕農

商

人

製造家

三〇〇	—	三四·九	一二·五	一·五
五〇〇	五一·一	三一·四	一三·七	一七·七
一、〇〇〇	五四·一	二五·九	一三·九	一三·六
二、〇〇〇	六四·二	二八·〇	一六·四	一七·八
五、〇〇〇	五八·八	—	一七·九	二一·四

從上表看來，最小的自耕農，交納最重的課稅。商工業者納稅較少。同時工業家又得到一個好處：納重稅的農民，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兒送到工廠作工，工錢非常低廉。

在世界恐慌前，平均計算，每個農家（以六個計算）生產六四〇元，每個成人二三元。這個數字在一九三〇年減少到一六三，在一九三一年減少到一三六。一九三三年是豐年，每個成人的收入提高到二〇〇。一九三四年遭受風災，算是近二十二年來最壞的一年。日本的農業破產了。農業的退化是積累的。少買肥料，收成就要減少，農民愈窮，只好少買肥料。

從一九二〇年後，對土地的壓力的增加，工業化速度的降低，以及世界農產價格的低降，使日本的農業破產，非經救濟與津貼，是很難復興的。

到世界經濟恐慌止，那種津貼，不是來自政府，而是來自絲業與生絲對美的出口的迅速膨脹。除穀米外，日本農業最大的出品是生繭。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日本的生絲，維持了農業的生命。一八九五至九九九年，生繭每年出產的數量是二千二百萬貫目，到一九二七年，便增加到九千萬貫目。從一九〇九——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七年，生絲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

繭業養活了兩百萬以上的農家，同時又供給農民以現金來買肥料，來增加米的總生產，使日本達到百分之八〇的自足程度。但生產費比市價高一點。總之一九三〇年前，絲業供給了維持米業的生存的津貼。

一九二〇年，農林省作了一個調查：耕種三·七英畝的佃農，每年虧空四四元，自耕農耕種五·一四英畝，每年虧空一八一元。在被調查了的四〇農村的二二〇家庭中，只

有耕種三五英畝的大地主，每年才可以有二〇元的剩餘。

在世界經濟恐慌前，日本種稻業的生產不是經濟的。成本太重，市價太低，不能維持農民最低的生活水準。就整個講，日本米的生產是虧本的，就是較大的農民，使用僱工與獸力，也是虧本。

統計數字顯示肥料費太多，課稅太重。

日本米每石生產費(單位元)

直接費用

種子

〇・三七

肥料

六・四三

工錢

一二・四〇

牲畜費用

一・五〇

材料

〇・六〇

總計

二一・二一

間接費用	
農具	〇·八六
農房	〇·八六
稅	四·二〇
土地利息(年息三厘)	七·八四
總計	一三·七八
副產物進款	三·〇六
淨生產費	三一·九三
淨生產費除土地年利	二四·〇九

一九二九年，米每石平均可賣二六·六〇，因而較大的生產者尙可有點剩餘，不至虧本。但只有少數農民是較大生產者，可以僱用工人。自耕農與佃農，都很難生存。

在以上的計算中，最可注意的是稅款與肥料。一九二九年，米價尙高，稅款占市價的百分之一六或生產費的百分之一七，除土地上的年息三厘在外。

關於肥料，地主與自耕農付出的價格，占市價的四分一。佃農付出的，那就非常高昂了。他必須買得充分的肥料來培養自己出賣的米與交給地主的米。這等於市價的百分之五〇或生產費的百分之三三，不包括勞動。可以說：肥料是米業的原料，土地是機器，把原料變成米。在下表中，只有寄生的地主得到較好的結果。除開稅款外，每石獲利一四元。穀物地租，使直接生產者不能支配市價，而市價是決定於賣者。賣者的成本，只到生產者的成本的一半。

米的生產費的比較（每石）

	自耕農	佃農	地主
種子	〇·三七	〇·七四	
肥料	六·三四	一二·六八	
勞動	一二·四〇	二四·八〇	
牲畜	四·二〇	三·〇〇	

材料	〇·六〇	一·二〇	—
稅款	四·二〇	—	三
總計	二八·一一		
副產物進款	—三·〇六		
每石淨費用	—二五·〇五		

上表是關係於使用多少獸力的農民，因此，不能代表大多數的貧農中農。這種農民，都是自家勞動。

假如把牲畜與勞動從上表除去，自耕農每石要費一一·五一元，的成本，佃農要費一四·六二元。假如賣得二六·六〇一石，自耕農可以淨賺一五·〇九元，佃農一一·九八元一石。耕種五石的農民，每年生產九·五〇石，每年可賺一四三元。付出每反一·〇三石的佃農，每年可獲五二元，作為對他及他的家屬（通常三個成人）的勞動的報酬。耕種二·四五英畝的農民，比較好一點，稱為中農，假使是自耕農，每年可賺二四六元。

假使他是個農，可賺一〇四元。這幾種農民，占農民戶口總數的百分之七〇。

其次是農民的債務問題，農民每年付出的利息，從百分二〇至三〇。一九二〇年，農民欠債達二、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一九二九年，這個數字達到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平均計算，每町步負債六六四元，以年利百分一一計算，每年需要利息七三元。每町步生產一八·五石，每石付利息四元，遂成爲生產費的一部分。

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九年，農民羣衆尙能依靠副業，即生絲，來生存，那時候生絲出口到美國的，每年都有增加。不過一九三〇年後，生絲再不能給津貼於米業，農民的債務也可驚地增加了，肥料的價格上漲了，米價也跌落了等等。後來又加上一九三二與一九三三年的災荒，農民只好忍飢受餓。

米在一九二九年賣廿六元一石，到一九三一年只賣十六元，到一九三三年漲到二〇元，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因爲收成極端貧乏，漲到二八·八二元。那時候日幣跌價百分之六〇，農民買肥料是很受損失的，因爲肥料的價格以世界物價爲轉移。以一九三一

年十二月十日爲一〇〇，批發物價總指數上漲至一五五，而肥料指數是一七二，硫化亞姆尼亞指數是一九七·八。

一九三一至三二年，日本生絲的出口，在價值上不及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一半，但在數量上則要多一倍。這足以表現農民所受的痛苦，表現對日本國民經濟基礎的打擊。在戰後旺盛時期，生絲的出口價值，是每包四、三〇〇元，但到一九三一年，跌到每包六一元。十年前，日本生絲占出口總額的百分四一，到一九三四年，縮小到百分之二三了。

米絲繭價格(最高最低平均數)

年代	米價(每担元)	絲價(每貫元)	春繭價(每貫元)	繭生產費(每貫元)
一九二三	二九·九二	二·一一〇	一一·四〇	九·九九
一九二五	三九·〇七	二·〇一一	一一·二五	七·八二
一九二七	三二·二〇	一·四七〇	七·一三	七·四八
一九二九	二六·六〇	一·三〇二	七·五八	六·九九
一九三〇	二三·五七	八四一	四·〇〇	五·六六

一九三一	一六·五二	六三五	三·一三	三·七八
一九三二	二〇·〇六	七一	二·五四	三·七八
一九三三	二〇·三四	七五六	五·九五	三·八二
一九三四	二五·〇二	五四二	二·五〇	三·五六
一九三五	二八·八二	七〇二	三·八一	三·五四

這樣，生絲不但不能幫助米業，而且自己也需要幫助。現在生絲的生產，還是虧本。這對於國民經濟有嚴重的影響，要停止生產的整個過程。工業是以農業為基礎，農業破產，地主農民也破產，各地小銀行因為對地產及生絲的放款收不回也破產，甚至牽涉到支配地方銀行的大銀行。那末，信用危機必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使生產的整個過程麻痺起來。

自從世界恐慌後，各有產階級都向政府請求救濟。政府以低利信用幫助銀行解決了地產呆賬，幫助了繅絲業，把生絲買來放在堆棧內；救濟了地主，拿款借給他們，並收買

他們的穀米，同時又對各工業繼續津貼。一九三二年，因為市面的不振，娼寮也請求退回花捐。但不知道一個國家能不能用這樣的方法繼續存在。征收農業者的稅來津貼工業，又收工業者的稅來津貼銀行與地主。

政府對這困難的出路是，通貨膨脹及對滿的軍事冒險。日幣跌價，大大幫助了出口工業。對華戰爭，大大幫助了日本的重工業。但這兩者都不能挽救農業。對美的生絲出口，在一九三三年因為羅斯福（Roosevelt）推行新政的關係，稍為好了一點，但到一九三四年又惡化起來了。一九三五年，生產減少，價格才上漲。關於米，因為政府買來儲存，牠的價格從一九三三起還沒有跌到二三·三〇元以下。這個最低價格，是米糧管理法規定了的。可是農民買入的硫化亞姆尼亞以及其他商品的價格，在一九三五都上漲一倍了。照農林省的計算，米每石平均生產費是二二·一七元。那末，最低價格二三·三〇元只能給農民一·二三元紅利。一九三三年，日本豐收，生產了七千萬石。從前每二·四五英畝生產一八·五石，現在加到二一·八石。甚至在這種豐年，中等農場，即二·四

五英畝的農莊，每年只能為一家六口的農民生產二七元的進款。

但米價沒有漲到二三·三〇元，一直等到一九三四年的四月，在那時以前，農民老早賣出了他的收成。有半數的農民，在先年十一月於收穫後就賣穀還債，到了本年五月至十一月，他們從副業（生絲）獲得現錢，或從他們的在工廠作工的子女們得到匯款，來買進米糧，但這時米漲價了。政府收買米糧，所以米漲價。這叫救濟農村，雖然受救濟的，只是地主與米商。

日本農業，確到了沒有出路的時候。米價剛剛夠付生產費，對勞動沒有報酬，對地租與利息無法付出。農民負債，在一九二九年經正式估計為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二年，達到了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現在恐怕到了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經農林省的調查，某一區的農民，有百分七九是欠債的，平均計算，每個農民負債八一三元，即自耕農欠一、一五八，佃農欠四〇三，小農欠九八七元。

農民負債的總額中，有百分五二·二沒有抵當品。看看下表就知道各種利率。

利率	有抵當		無抵當		總數
	不及百分六	百分六—八	三·八	八·一	
百分八—一	四·三	九·九	三·二	一三·一	二〇·三
百分十—一二	二〇·三	一四·七	一三·三	三三·六	二四·七
超過百分一二	一·七	四·九	四·九	六·六	一·七
總計	五〇·九	四九·一	一〇〇		

從上表看來，百分之八至一二利率的借款，占總債務為百分之七二·二。二〇借款中有百分之三一·三是向合作社借的，合作社的利率是比較的低。百分之二二·八是特種銀行（如日本押款銀行及縣立銀行）借出來的，百分之一二·三是來自所謂互助社。百分一二·三從私人借出來的。百分之一〇來自普通銀行。百分之八來自商店，百分三·三來自縣政府。利息收得最高的，是職業的放債者、商店、互助社。互助社是地主經營

的。富農及商人也辦理互助社。名爲互助社，實在是高利貸者的集團。

以上的利率祇是表面的。但實際的利率，總在百分二〇與三〇。一九三五年，農民借款有百分之五七，是被收取了百分二〇至三〇的利率。假如以百分一一的利率來計算，農民欠債總額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應該每年付出利息八八〇百萬元。依照現在可靠的估計，日本農業生產的總數，包括生繭、肉蛋、牛奶產品等，共值一、八九三萬萬元。這樣，一切農產物的純淨價值中，有百分四七是償付了利息。這是最底的估計。也許利息吞吃了農作物的淨值的一半。

放債者問農民要去了百分五〇，此外還有地主與政府的要求。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稻田每町步賣得三、八六〇元。水田有三百萬公頃，共值一一、五八〇百萬元。以年利三厘計算，每年應該是三萬五千萬元。旱田每町步賣得二、三四〇元，總共計算，約值六、三一八百萬元。以年利三厘計算，每年共達一九〇百萬元。中央政府每年收稅五千八百萬元，地方抽稅約三四倍。把對農作物的各要求計算起來，呈現了以下的圖形：

	單位百萬
債主	八八〇
地主(水田)	三五〇
地主(旱田)	一九〇
中央稅	五八
地方稅	一七四
總計	一、六五二

這些要求，至少吸收了農作物的百分八九。其實不止這麼多。五百五十萬農家，差不多沒有什麼剩餘了。

日本的農業，確實沒有什麼辦法，除非掃除了吸取土地的一切出產的地主，高利貸者以及獨占資本家，或者回復到戰後生絲在美國的好景氣——然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世界物價都在跌落，而且人造絲的競爭非常厲害。

要避免社會的經濟的崩潰，除非大大減削土地的價值與解決農民的巨大的負債。

在日本，這是辦不到的。因為地主金融資本家以及大資本家聯合掌握政權。地主以軍人作代表，希望以對外侵略來逃出自己的劫運，希望從殖民地的剝削，來扶助農業。可是大資本家對於地產與蠶業，也有深切的關係。他們經過銀行，把握了不能兌現的地產抵押品。他們以商人的資格，非常關心生絲的出口。他們又是工業者，從獨占市場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從世界危機起，銀行也沒有一定要沒收被抵押的土地，因為找不到買主。照老價說吧，賣土地的代價，不夠支付利息與課稅。銀行和地主要求政府提高米價（維持地價）收買不能賣出的生絲，賠償銀行關於地產借款的損失。

一九三二年銀行估計到：把被抵押的土地賣出還債，尚差百分二五。所以高喊土地國有。他們的意思是：國家以現行的高價從地主買回土地，使他們不至破產，使銀行不至受重大的損失。

從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以後，日本的土地便飛漲起來，雖然以後米價絲價均皆跌落，地租也減低了一點，但地價仍然很高。

一九一九年的地價，比一九一六年高出百分一六一，但到一九二九年又跌落百分之二六。到一九三二，比一九一九年降落百分四五，但比一九一五年又高百分之五〇，雖然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米價跌到戰前的水準，每石一四元。

一九二九年，地租降低了百分一二至一三，但到了一九三二年又回復了原狀。

看看地主是怎樣破產的。假定地主於一九二一年以五、九一〇元買一町步的土地。那時佃戶給他一一·一七石的地租，米賣二八元。他的收入是三一二·七六元。到一九三一年，地租降到一〇·二〇石，米賣一六·五二元，他的收入是一六八·五元。這一收入只能當一九二一年的百分五四。

假使地主買田的錢是借來的，利息五厘，又假定抵押數目是地價的半數，那末，他必須付出一七六·五〇元，而進款只有一六九。所以到一九三一年，地主破產了。假若把每町步七三·四〇元的課稅合併計算，那末，他要付出二五〇元，而收入仍然是一六九。這樣，地主從土地得來的報酬，不夠支付利息與課稅——一九三一年每町步不足八一元。

一九三二年，不足四八元。這就是說，甚至大地主也破產了，那怕他們借款只付出百分之五的利率。小地主借款，付出百分之八的利息，當然也破產，那怕米價到達二八或二九元（一九三五與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〇年後，旱田地主的情形更壞。在一九二四年，旱田每町步賣得三、四一〇元，地租是每年一九九、六〇元（現金）。一九二九，田價跌到三、一九〇，地租一七二〇。三〇。一九三三年，地價跌到二、三四〇，進款只一〇九元。假使地主把一九二四的地價抵當了一半，年利五厘，這需要八〇元。除了利息，剩下來的只有三〇元，不夠支付課稅。土地國有，會使國家破產，當然是行不通的。所以有人希望一個大規模的戰爭，那就會使米價飛漲，使地主大發橫財。地主與銀行不會忘記在世界大戰與大戰後，他們都發了大財。

關於出口工業與軍需工業，現在確有好景氣，但米價仍然沒有上漲。一九三四與一九三五年，因為收成太少，所以米價漲過了一九二九的水準。有收穫的地主，得到了好處。

的。穫很少乃至沒有的地主，仍是很吃虧的。以農業為對象的銀行制度，在現今仍是很危險的。

農業危機，被通貨膨脹，政府收買米絲等等辦法攔淺了，但沒有被解決。這些救濟辦法，需要巨額的經費，終久是要拿錢來填補的。出口貿易的膨脹，沒有幫助農民地主，而且對農民有妨害。國內市場更加縮小。什麼富農，什麼地主，都破產了。一九三二年通貨膨脹後，絲價還沒有恢復到一九二九年的水準。

農業危機，對國民經濟有嚴重的影響。農業是日本的工業的基石，不管工業的利潤怎麼大，農業生產怎麼小，然而農業依然是日本經濟結構的基礎。農作物是從本國土壤中生產出來的，而製造業則必須買進原料，並且要付出一筆大款項。生絲出口，雖然年年減少，但對於國民經濟較有更大的利益，而棉織出口雖然年年增加，但對於國民經濟的利益反而較少，因為付出七—四百萬作為生棉的代價，才能使棉織物成功。

有人計算過：日本生產勞動的百分四四，資本的百分四七，都是用在農業上。這裏所

謂資本，並不是投資於農業的資本，而是地主們的空頭支票，即從巨大地租而來的高地價。十年前，農業生產的總數是三、二四六百萬，等於整個生的百分之七三，而工業生產，除五、〇〇〇百萬元的原料費在外，只剩一、九〇〇百萬元，即等於全國總生產的百分之二七。

農工業生產出來的淨富

生產的雜富

生產的淨富

使用的勞力

每工作日生產的淨富

(單位百萬元)

(單位百萬元)

(單位百萬元)

農業

四、四三九

三、二四六

二、七〇〇

一、二〇〇

工業

七、三〇〇

一、八九五

一、六七〇

一、一三三

投資

資本生產的淨富

(單位百萬元)

(百分比)

農業

三四、七〇〇

九·四

工業

一〇、〇〇〇

一八·九

農民生產的些小農作物，被各階級作爲利潤瓜分了，只可惜農作物太少，不夠分配。所以各階級內部爭鬧起來了。農民的生活水準，雖然極端低落，但仍不能節省充分的剩餘來供其他階級的瓜分。地主富農，反對獨占資本以高價的肥料來剝削農民，反對政府對農民收重稅以便津貼重工業的辦法，反對米絲投機者剝削生產者與消費者。

一九三五年，肥料每噸可賺三〇或四〇元，即賣價的三分之一。四個大肥料公司，在一九三五上半年賺百分一六·四一的利潤，在下半期賺百分一八·九。然則剝削農民最厲害的，算是肥料獨占資本。

多數中間人的消滅，可以幫助小地主、佃農、富農，乃至地主。但有許多地主富農自己是中間人。扶助農民的辦法，在於鼓勵合作社，成功合作式的買賣，尤其肥料的合作買入。可是合作社被富農地主操縱了，而且幾百萬的小商人，專靠剝削農民來生活，也反對合作社。小商人沒有其他可以操持的職業，他們不能退而回到農業，又不能進而走入工業。國家相當地鼓勵合作社，如退稅及其他權利，但小商人及批發商人組織的全日本商業

權利保護會社，則盡力反對，使政府放棄米價管理計劃，並計劃成立一個中央儲款機關。對小商工業者放款。政府的政策，被各階級拉到這邊來或那邊去，這是由於各階級利益的矛盾的發展。

日本帝國主義現在處於兩難的中間，既不能拿農業津貼工業，又不能拿工業津貼農業，既不能鼓勵合作社與消滅中間人來幫助地主與自耕農，又不能同時以信用借款來幫助中間人。農業不能維持百萬寄生的地主，同時美國絲市場的縮小，與人造絲的競爭，使養蠶不足以扶持種稻業。地主是軍人的社會根源與支柱，而軍人在上層和金融資本的勾結太密切，權力太大，所以地主是不能夠被剝奪土地的。

一九三二年後，日本暫時擱淺了她的根本農業問題，用的方法是戰爭、出口、通貨膨脹。但這種藥品，只能刺激，不能治病，並且效力消失後，使病人更加虛弱起來。

第五章 農業不安

一九三二日，日本有許多區域受了災難。各處的災情非常尖銳。據報載，北方各縣沒有未出嫁的女子，因為都賣給大城市中的娼寮中去了。聽說有一縣有五、〇〇〇兒童嗷嗷待哺。農民的示威，被警察解散，甚至向國會請願的人，也被逮捕了。新聞報上充滿了可怕的災情與高漲的暴動的消息。

一九三二年的七月，開了一個各地長官會議，長官們雖不願意，但也說出了農業戶口的痛苦，許多地方銀行關門了。小商工業者吃苦正和農民一樣。有許多城市村鎮，不能收集充分的稅款來支付教員的薪水。每個農家欠的債務，平均有五〇〇至一、〇〇〇元。長官們最怕的是農民受了痛苦，心理也就改變。農民被征到軍隊裏去，連寫家信買郵票的錢都沒有。

至於農民吃樹皮吃野草，賣兒女等等，這是報紙上常常看得見的。

大森縣有五、〇〇〇小學生沒有午飯吃，餓着肚皮來上學。當局比較關心的，見兒童們沒有飯吃，學校關了門；因為將來的砲灰，是不准餓死的，或是在兒童時代身體就破壞無用了，或是因為缺乏忠孝愛國的教育而沾染了危險思想。危險思想，認為是最壞的。

東京日日新聞說，每年人口增加二、一〇〇、〇〇〇，但有一歲至十四歲的兒童四六〇、〇〇〇人，因為吃飯不飽而餓死了。牠勸政府把巨量的存糧拿出來，餵養沒有飯吃的小學生。

政府給文部省一點點錢來餵養沒有飯吃的小學生，但同時把自己的存糧傾銷於國外，賣價只及國內市價的三分之一。政府恐怕傷害地主和米商，不敢把存米出賣於國內。因為地主和米商握有很多的存米。飢餓的農民，不斷地要求政府救濟，而政府的答覆，是將存米傾銷於國外。

伴隨飢餓來的是瘟疫。這在日本特別可怕，因為沒有公共衛生局，多數農村沒有醫

生。醫生不到農村中去，因為農民拿不出一點點錢，來支付他的勞役。近來大阪每日新聞報告了一、五〇〇農村沒有醫生。但每年有四、〇〇〇醫生從醫校畢業，大約每萬人有醫生七人。

同時農民從工業得來的工錢也減少了。各工廠因為農民沒有飯吃的太多，勞力供給太多，在一九三一與一九三二把工錢再三減削。許多絲廠關門了，但祇把青年女工送回家，而對於負欠她們的工錢沒有支付。有的絲廠把女工留在廠內工作，但不肯支付工錢，甚至積欠幾個月。

一九三二是很壞的年歲。一九三三稍為好一點，因為生絲對美輸出的增加與日幣的跌價，同時又是空前的豐年。但豐年的米價並沒有跌落，由於政府買入的關係。一九三四，又有大阪的大風災及旱災水災霜災等。收成非常貧乏，絲價特別低落。東北有二、二〇〇、〇〇〇需要立刻的救濟（急賑），農民吃草根是普遍的。

一九三四，北海道在十二月吃飯不飽的兒童，有三〇、〇〇〇人。岩手有三六、〇

○大森有一、○○○。文部大臣承認有二五〇、〇〇〇兒童餓肚皮。

像這樣的災情，大部分還不是由於天災，而是農民不能購買充分的肥料，同時他們的收成，不是被沒收，便是支付各債務或欠稅。

現在農林省自己也承認：近年以來的水災，在許多區域是可以防止的。防水工程與灌溉工事，農民自己不能進行，是當前最緊急的任務。一九三四的旱災，是空前地嚴重。在夏季的時候，許多區域沒有充分的灌田水，以致演成旱災。各村的農民爲了爭水，常常千百成羣，拿着鋤頭竹竿相互械鬥。一九三四，某次加入械鬥的農民有三、〇〇〇，需要二〇〇警察停止他們的械鬥。

日本共產黨發表了一個宣言，顯示對農業的投資確有急切的必要，指明日本的地主只是收租的寄生蟲而不改進農業，日本的農業並不足爲世界的模範，日本在國內並不能解決戶口問題。政府對農民的不公平若不設法救濟，共產黨的宣傳恐怕要產生果實。

日本左翼佃農聯合會，也作了和共產黨同樣的宣傳。

電力站的建立，證明了可以籌集資本，來供給電力於工業，但爲什麼不興修必須的堤壩運河，來灌溉水田？而且這種電力站，反減少了對很多農村的水的供給。

關於爭水或灌溉或水災的農民暴動，不知道有多少。農民激烈地反抗當局，認爲牠沒有盡責來着手最緊急的公共工程，或修理堤壩，或爲了工業而割斷水的供給。

所以近幾年來日本農村中的痛苦，不是以天災做主要的原因，而是發源於社會的政治的泉源。

一九三四年沒有受災的區域，仍然痛苦不堪。這是由於繭價的下落。本年繭價每貫二·五元，一九二九是七·五八元。假若拿現金計算，跌價更加銳利，因爲日幣的價值也大大降低了。而繭的生產費是三·五六元，那末賣價僅及生產費的三分之二。以全國計算，繭值減少四〇〇百萬元，即比一九三三減少百分六〇。一九二九前，蠶戶有二百萬，到一九三五，降到一百八十萬家。

在中部養蠶區域，百分七〇至八〇的農民，到一九三四末沒有飯吃。就是在肥美的區域，即倉庫區域，沒有飯吃的戶口也在百分三〇的左右。農民戶口太窮，連買血清打針的錢也沒有，讓兒童們被瘟疫殺死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照警察的調查，大森有一六、三四九家沒有醫藥，不能看醫生，另有二三、一八四家，請了醫生，但借了債。六五四人因為沒有看醫生而病死了。

被拍賣到娼寮的女子大大地加多了。除川資外，每個女子大約可賣一五〇元，也有只賣得五〇元的。

城市的出口貿易很旺盛，娼子的生意也隨着興隆。娼寮和工廠一樣，需要從餓飯的農村取來新鮮的女子。他們賺錢很多，因為勞力供給很低廉。

一九三五，米價絲價都上漲了，但收成不好，繭產減少百分二〇。到九月的時候，米價又漲到三四元。大多數的佃農沒有什麼好處，因為地主加租了，從百分五〇加到百分六〇或七〇了。一九二九後，地主到這時候才真賺錢。一九三五，農民的痛苦，沒有減少絲毫。

然而國會裏面並沒有人要求農村救濟。在日本，農村救濟就是等於救濟地主與銀行。只要這兩種人改進他們的地位，農民可讓他不作聲息地餓死！

在某些區域，大多數的小學教員，也領不着薪水。

日本農民痛苦貧乏餓飯的故事，是說也說不盡的。

一九二九後，全國的欠稅都激增了，據某幾縣的報告，一九三四年末，欠稅達三百五十萬。單只某一縣的欠稅，就是一百萬。那年縣府強迫收稅，沒收不能交稅的人的財產。所謂沒收財產，便是沒收谷米，因為農民沒有別的財產。

小地主既不能在歉年收足地租，又不能向銀行付出利息，更不能以高價賣出土地，爲了救護自己的破產，只好向佃農盡量榨取，以便挽回自己的破產。他們不肯減租，有時把佃戶驅逐出去，以便加租。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地租有減少的傾向，現在又增加起來了。一九三四，百分六九的佃農爭議是關於驅逐佃戶，但一九二九則這種爭議只有百分二九。

佃農對土地沒有合法的權利，假使地主找得了一個佃農能夠多交地租，或舊佃戶不能交出全租，地主就可以趕出佃農。近十年來，佃農組織了協會，努力取得對祖宗耕種的土地的合法權利，但沒有成功。他甚至於不能要求賠償他所作的種種改良工作，如灌溉，土地的肥美化（使用肥料），農民自己搬移於稻田的新土壤。關於佃期，他只享有比封建時代更少的保障，但他求發展的機會，並不見得大些。佃農便是農業工人，可沒有固定的工錢。佃農協會曾經要求規定每日最低的工資。

地主立於僱主的地位。佃農要求他減租及作種種讓步。佃農的這種共同利益，使佃農協會於世界大戰後有迅速的發展。從一九二一年起，佃農爭議也年年加多了。

地租與佃農爭議

每反穀物地租

(單位石)

一九二一

一·一七

旱 田

(單位元)

一八·七五

佃農爭議數目

—

一九二五	一・〇八	一九・一六	二、二〇六
一九二七	一・〇二	一八・七八	二、〇五二
一九二九	一・〇三	一七・二三	二、四三九
一九三一	一・〇二	一三・七四	三、四一九
一九三二	一・〇一	一一・二一	三、四一四
一九三三	一・〇二	一〇・九二	四、〇〇〇
一九三四	一・〇四	一一・二〇	四、五八四

在日本貿易膨脹與對華侵略的這幾年，佃農反地主的鬥爭的強烈性增加了一倍。這意味着農民痛苦的增多，與農民革命的精神的高漲，雖然宣傳着農民的愛國與忠實。從一九二九起，鬥爭數字加多。一九三四，轉入爭議中的農民，比年前多了百分八〇，而牽涉的土地則多了百分一〇〇以上。到了年底有這段故事發生了：

大阪有個大地主，名叫寺尾，家產在百萬以上。他的佃戶舉行示威運動，要求減租百

分三一·五。地主的答覆是：運動法院禁止入田。法院派人將禁止的告示貼出，可是有七十多個農民拿出農器，包圍了法院派來的人，把告示搶出去，並且打了他們一頓。警察即刻到來，受重傷的有四個人，被捕的七十二人。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一切爭議，都是關係於封建、谷物地租制度下的稻田。旱田的貨幣地租，從世界恐慌後銳利地減低了，到一九三四，又略有點增加。旱田地租比水田地租更合理一點，大約占出品價值的百分三〇。而水田的地租常是百分之五〇至六〇。

水田的地主，把農民生產的養活他自己和兒女的生活資料也通統拿去了，至於旱田的出品，是爲了出賣而不是爲了自己的消費。

從水田被驅逐出來的農民，只有餓死。所以他盡力抵抗。他在工業中找不到生活。一經被驅逐，便是死路一條。

農民革命的情緒是很高漲的。一九二一全國農民協會成立，此後佃農協會有很快

的發展。據一九二六農林省的調查，佃農協會的數目，共計四、〇六五個，會員三六八、四二六。值得注意的是：每個農村的農民，覺悟到他們反對地主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他們以聯合行動支持轉入爭議中的佃農。但結果佃農並沒有改善他的地位，因為法律常常反對他。近二十年來，國會中往往也有提議，來給予佃農多少土地權，並賠償他所作的種種改良，可是提議被打消了。佃農遂感覺到，有進入議會的必要。日本開路的勞農黨，從佃農協會而不是從工會發源的，雖然領導權被城市工人或知識份子握着了。

一九二五，第一個農勞黨組織成功，但立即被政府解散。左翼協會與其政黨，都殘酷地被摧毀了，自從一九二五的治安法於一九二八改得更加嚴厲。

只有極右翼的工會和政黨才准存在，甚至這樣的組織，還受警察的監視，以免內部發展危險思想。言論上與行動上的左傾的暗示，就要受到拘捕或拷打的處分。工會與佃農協會的有效活動，都是非法的與祕密的。

同時又實現罷工與佃農爭議的強迫仲裁。所謂強迫仲裁，就是准地主叫警察壓迫

佃戶。但政府畢竟壓迫不了農民運動，也不能使溫和派領導下的工會活動限制於無害的範圍內。農民自己看見妻室兒女餓肚皮，當然拚命鬥爭來保存最後的米麥供給，來阻止他們的唯一的生活方法（土地）被奪去。

過去幾年中，有個廣泛的運動來成立各村各縣的農民委員會。但這被認為破壞秩序，認為是共產黨的煽動的，認為是危險思想。當局禁止各報登載這類的消息。報紙上也找不到這類的消息了。

左翼雜誌，從前登載關於農民運動的有趣味的消息，但現在都被查封了。有時候，消息也從共產黨的被捕傳佈出來。一九三四年四月，新瀉縣有五〇人被捕，認為是組織農民委員會的共產黨。

到某種程度止，農民的不滿，自從滿洲事變後，被轉移到軍事法西斯的道路上去，但無土地的農民以及最窮苦的自耕農，都不容易被征服，或使他們和左傾的影響隔離起來。因為他們的情形變壞了，他們從征服滿洲得不到什麼利益。

革命的農民運動，是不能用語言或愛國的花言巧語的宣傳所制止的。農業危機的根長得很深，要求急劇的轉變。這是從以下的證據看出來的：爭議潮流的高漲，關於灌溉暴動的發生，米舖的被搗毀。雖然禁止農民委員會以及左翼全國佃農組織的成立。

地主與富農可以從對外侵略獲得多少的幫助，希望獲得利益來津貼他們，希望兒子得到軍官或文官做。但是不能幫助大多數的農民羣衆。

大資本家老早就有這樣的假定：農民可以忍受任何事情，可怕的只是產業無產階級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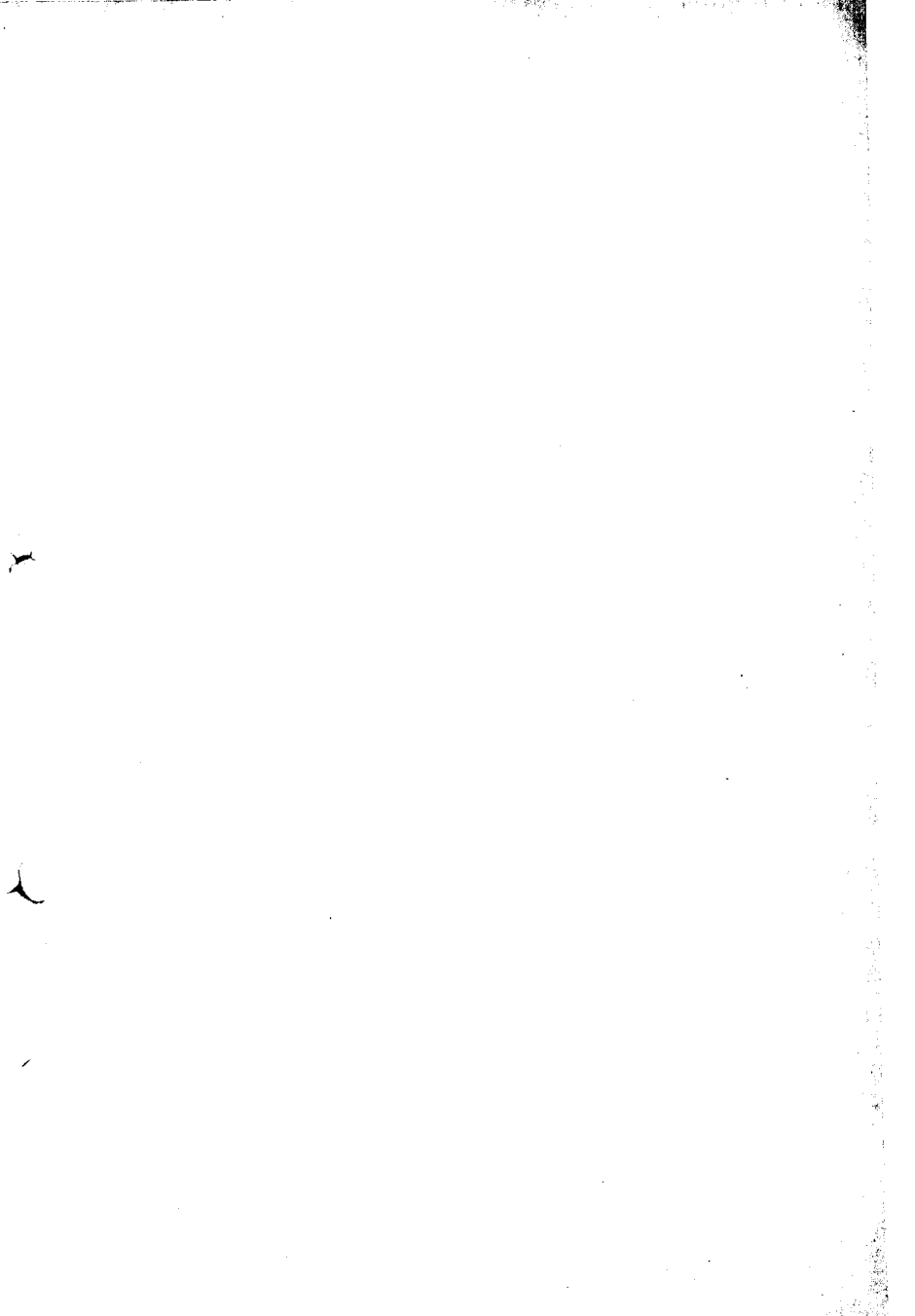
地主與富農，把佃農與小地主的憤怒，從反對地主高利貸商人工業家，轉移到反對獨占資本。這裏發生了日本的特種法西斯主義，牠的社會基礎是多數的小地主與工業者，牠的代言人是少壯派軍官。把法西斯主義者與左翼組織提出於農民前的政綱比較一下。左翼注重以下的鬥爭：要求土地，反對驅逐佃戶，減少地租，要求通過一種法律，禁止沒收谷米來償清地租或稅款，要求政府出錢改良灌溉工事，分配政府的存米於餓飯的農人。

法西斯蒂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國民同盟在一九三二向政府請願：停付債務，津貼開墾土地，資助對滿移民，津貼購買肥料，政府以低利放出的款項暫緩收回，減低公職員的俸給。十分顯然地，最後的幾種要求，代表小地主與富農。

法西的農民組織，只做到請願與反對個別資本家政客的恐怖行動。各地的左翼組織，爲牠們的要求而鬥爭，不管是反對地主驅走佃農，或是要求政府分配存米於餓飯的人民。一九三二與一九三四，農民主要的要求是分配政府的存米。暴動很頻繁，米店被搗毀，或要求地方官廳分配谷米。農民與城市失業工人組織了暴動，包圍縣府，要求無代價地分配米糧。於是可怕的景象來了。成千的男人女人，手裏抱着嬰兒，衝進市政廳，不肯退出，強硬要求分米。

在馬場或高橋看來，只要城市工人安於滿足。只要以拘捕危險思想家恐嚇工人。只要中層份子站在法律秩序財產方面希望以對外侵略來救護自己，那末鎮壓農民的暴

動是很容易的。不過統治階級也明白了：他們正坐於火山上，只要日本受到嚴重的軍事打擊，或城市工人佃農自耕農結成緊密的聯盟，那火山便要爆發起來。所以統治階級對工會及農民協會施行殘酷的彈壓，尤其害怕共產主義，捉拿一切嫌疑犯，彈壓罷工。



第六章 勞動

日本的勞動，是昂貴呢？或是便益呢？西洋人關於這點很有爭論。就我個人看來，日本的勞動並不便益，而是昂貴。牠是便益的，假使拿每個工人的工資與出品和歐洲比較。但日本的勞動可以說是很昂貴的，假使考慮到整個生產力。即是說，不僅考慮到工錢，而且考慮到國家養活工人所費的能力與時間。日本的農業手工業家庭工業，都是低能生產。換句話說，日本人民的生活水準，本來很低，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除開自己的最低消費外，也就剩不得好多了。因此，資本缺少，手工業存在，產業中的工錢很低。

農民的生活水準，降低了產業工人的工錢。手工業的低能生產，以及小工場與家庭工業中的低率工錢，也降低了工廠工人的工資。因此大工業得以享受極大的利益，超過別的國家。日本的棉紡業與人造絲業，利用了最現代的技術，同時又從極貧窮的農家女

子招募了牠們的勞動隊。

所以日本的棉紡織業，占有雙重的利益；勞動的最大的生產與勞力的最大的剝削。前者的利益，是從使用現代機器來的，後者的利益，是從三方面來的。農民太貧乏了。亞細亞對女人的野蠻觀念，把女人當作財物可以買賣。手工業定出來的時間與工資標準太壞了。棉織廠與人造絲廠的工錢水準，未必高出於手工業，甚至還要低些，因為大工廠不僱用男人而僱用年青女人。但大工廠的勞動生產力，則比小工場的高些。這是日本貿易膨脹的祕訣。其牠的消費商品如橡皮鞋電燈泡鉛筆肥皂腳踏車陶器等，已經出現於世界市場，也享受同樣的利益。

但這種利益，只限於不需要熟練工人而能供用大量生產方法的工廠。牠在重工業中不能存在，因為重工業極端需要永久的熟練的有經驗的勞動隊。

送到工廠作工的農民女子，不但工資低賤，而且非常馴服。只要這種勞動的來源有保證，而且近來農村的情形更壞，這種勞動供給更豐富了，那末日本的工業資本便認為

滿意，不干涉封建的殘餘，不干涉浪費的農村小生產方法。牠不需要很多的無土地的農民，因為牠可以招募農女做工人，而且這個辦法是更加安全更加便利。牠對於國內市場的縮小也不很關心，因為大工業做的是出口生意。

在封建時代，女子僅能賣給娼寮或做藝妓，多餘的女兒大半被溺死了。絲廠棉廠發展以後，做父母的便可以把女兒當作有利的投資了。娼寮以現款把女兒買去，棉絲各廠以合同僱用女兒的勞動，合同往往是一年，在大工廠則是兩三年，但定錢付得很少。近年來，大工廠不需要募工代理人，因為農村的地主與高利貸商人可以替牠招募農民女子。農民把女兒以合同送到工廠，無非想拿點現款來支付債務與地租。農民情願把女兒送往工廠，不情願出賣於娼寮，因為前者是暫時的，而後者是終身的奴役。至於工廠則歡迎附近地方的農女，免得付出長途火車費。遠地的農女，多半賣給娼寮。農民欠債較多，需要現金較多的時候，也把女兒送給娼寮，以便取得大宗現款。

不論賣給娼寮或送入工廠，女子本身沒有主見，她只是商品吧了。她的父親或男性

家長和公司代理人簽定合同，要他的女兒工作一定的時期，要她每年工資的一部分或全部預支給他。假若預支的數目很小，那末就要她的工資的一部分按月送給她的父母。在婚嫁的場合，父親要求較大的數目，女兒不能離開她的工作，一直等到債務還清。因為女兒的穿着很貴，因為女兒每天生病的醫藥費都由自己負擔，所以債務是還不了的，除非在特別的場合。

假使女子逃跑了，她父親的或担保者的商品就要被抵償。她不敢回家，因為她知道她的父親或債主會要送她回去。逃跑是很困難的，因為工廠與公娼處區域都有守衛。就使能夠避開守衛，也逃不了警察。她的工錢，被廠方扣除伙食費用外，剩餘下來的都寄給家裏去，所以她就想要逃跑，也沒有盤程。而且逃跑後的結果也不一定好些，她或許逃到更壞的工廠，或許當私娼。

農民出賣兒女，是由於極端的貧乏。他在工業中找不着工作，至多也只能找着工業或交通中的苦力勞動或短期勞動。日本的傳統習慣，主張犧牲女子。日本的家長意識仍

然存在，雖然家長經濟的形式逐漸崩潰。把女子作爲下流人，要她替父親或丈夫犧牲自由與生命；有時把女兒賣出去，來爲她的兄弟籌集教育經費。以女人做犧牲的傳統習慣，對於廠主地主以及官僚政府有最大的利益，所以得到她們的一致頌揚。這種習慣使家長式的封建農村制度得以存在，使脫離農業的工人階級無由產生。

農民出賣女兒，不一定爲了貧乏或還債，而往往是爲了積累一些資本，甚至爲了愉樂。他要獲得更多的土地，他要買一兩架織布機成爲農村中的製造業者，他要開辦一個小繅絲廠。總之，他要成爲小資本案。

商人與工業者，從農民的貧困與婦女的奴役，獲得了利益。他們要農民把他的妻室兒女工作一四——一五小時一日，以便積累資本或償還債務。家庭工業殘存的秘密就在這裏。家庭工業中的工作時間不受法律的限制，同時家庭工業中的工人，散漫而沒有團結，不能獲得較優的條件，不能罷工。

地主與工業者認爲這是理想的制度：即工業品由農民的妻室兒女製造，由農民在

閑空的時季製造，而不由充滿危險思想與能夠團結的工人來製造。日本的電氣，實際上大半使這種制度變為實際的。因此家庭工業有很快的膨脹，最近幾年來，家庭工業製造的出口貨加多了，但標準化的出口貨，未必能夠用這個方法來製造。日本的軍閥與政治家，都大聲疾呼：把工業搬到農村去。

也有爲了愉樂而出賣兒女的。常常有農民把自己的女兒賣給娼寮，却把拿來的現款，走到另一家嬌子裏逍遙去了。他自己想着：這是我自己的女兒，我自己的金錢，我要怎樣使用便怎樣使用，不關他人什麼事情。這是日本自誇的家族制度。法律對於那樣的父親，不加處罰，只要他不把女兒出賣兩次。

帝國農業會社近來在北方各縣作了一個關於拍賣女子的調查，得到如下的結果：

北方四縣拍賣女子情況

出賣女子的原因	大	森	宮	賀	秋	田	福	島	總	計
經濟的原因	二、四〇六	九、三二七	八、四九三	二一、一九六	四一、四二二					

傳統的習慣	六〇〇	五四九	一、〇九二	一、八七五	四、一一六
缺乏道德心	二一五	五九五	六〇七	六〇三	二、〇二〇
奸 拐		二五〇	九九〇	六七八	一、九一八
其 他		二四一		六二三	八六四
總 計	三、二二一	一〇、九六二	一一、一八二	二四、九七五	五〇、三四〇

這四縣的人口合計四百五十萬，在一九三四的頭十個月出賣了女子五〇、三四〇人。這些地方出賣女人成了傳統的習慣。牠們是日本最窮的地方，而且在一九三四與一九三五，受了災難。

上表中列舉的原因，便是極端的貧乏與真正的災荒。被賣出的女人中有百分之八二，是由於經濟的原因。所謂傳統的習慣，大約不是指的父母真正爲了餓飯或還債，才拍賣女兒，而是爲了積累資本，或認爲藝妓並不是不名譽的職業。所謂缺乏道德心，大約意味着，做父親的，拿出賣女兒的資金來供自己的揮霍消遣。這也算日本女人能盡孝道啊！

這些數字顯示了日本女子離開家庭，不是爲了賺取粧奩費，如許多人所想像的。

拍賣女子所預支的款項(單位元)

	最高額	最低額	平均數
藝妓	二、三〇〇	一〇〇	八〇〇
公娼	二、〇〇〇	五〇	九〇〇
私娼	八〇六	一〇	四〇〇
女茶房	五〇〇	五	一四〇
下女與女看護	一〇〇	五	四〇
工廠女子	三〇〇	五	一三〇
其他	一二〇	一〇	五〇

關於工廠的女子，她們的工資的大部分是預支於父親。她們作了債務的奴隸。藝妓與娼寮的預支額是比較高昂，這隱含着她們沒有回家的希望，永遠做了奴隸。男人可以隨便處置女子的自由，這是日本人的高尚道德觀念！

工廠既然能夠獲得半奴隸的陰性勞動的豐富供給，所以男人不容易找得工作，而且男人的工資水準，也就非常低落。男人在平時只能於小工業或手工業中找得位置。一九三二後，鐵鋼工程各業表現好景氣，棉紡廠又加強活動，使男性工人大大加多了，但目前，男工的數目祇比女工稍為多一點。數字中包括了多數的小工廠，在那裏，只僱用五至一〇個工人，也不大使用什麼機器，其勞動條件，不接近於現代工業，而是接近於手工業。

日本工廠工人的總數

	男	工	女	工	總	數
一九二九	九五五、四九一	一、一三四、二五九	二、〇八九、七八六			
一九三一	八九二、四八五	九〇七、七七三	一、八〇〇、二五八			
一九三二	九六八、四三三	九〇五、八六〇	一、八七四、〇〇〇			
一九三三	一、〇九八、二七六	九五二、二二五	二、〇五〇、五〇一			

一九三二後，男工的加多，是由於對華侵略引起了鐵鋼軍事生產中的好景氣，以致重工業漸形重要，同時日元跌價，給予機器的製造一個衝動。輕工業雖然可以使用廉價的女工，但重工業則不能，牠須需男工。同樣工程業也需要熟練的永久的男工。現在工廠工人太少，還要大大增加。但資本家對於這一發展很害怕，因為男工的增加，意味着工會罷工，增加工錢縮短時間種種不好的預兆。這是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的時期即工人罷工最厲害的時期充分暴露了的。

大工業者不願增加永久性質的工人，而只把工作時間延長。這是由於過去苦味的經驗所教訓。他利用農村中的尖銳災難，利用城市中的失業，來僱用更賤價的臨時工人。一九三五，據內務省的調查，一〇〇工人以上的工廠所僱傭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三〇是臨時工人。同時大阪僱用一〇個工人以上的工廠，僱傭了百分四十的臨時工人。臨時工人沒有享受退職金的權利。這又是有利於資本家。

同時報紙上又登載了缺乏熟練工人的消息，尤其鐵鋼與製革業。熟練工人賺獲較

高的工錢。一九二九年後，紡織及其他輕工業中的平均工錢大大減少，而重工業因為需要熟練工人則付出較高的工資。

東京各業中的每日平均工資(單位元)

業 別	一九二九	一九三四
縲絲女工	一・〇三	〇・七一
棉 紡	一・四四	〇・八一
織布女工	〇・八四	〇・七二
織絲女工	一・六六	一・三三
織襪男工	二・二〇	二・〇四
織襪女工	一・五六	一・一七
車床女工	四・一九	五・二七
製木標本的工人	四・四三	四・五〇
鑄工工人	三・八六	三・九九

鐵匠	三·九三	四·四三
陶冶匠	一·七七	一·九一
製洋灰的工人	二·九八	二·五四
火柴男工	一·七〇	〇·九〇
火柴女工	〇·八五	〇·六五
皮革工人	三·一〇	三·一一
化學品	二·〇一	二·〇四
木匠	三·〇〇	二·〇〇
男日工	二·〇一	一·六一
女日工	一·〇九	〇·八四
漁工	二·二二	一·五二

一九三〇,一切工資銳利地跌落了。此後輕工業的工資繼續降落,但一九三二與一九三四間,車床工人的工錢加了百分之三五,比一九二九水準高百分之二六。鐵匠的工

錢，在一九三四也大大提高了。這些代表鐵鋼工程各業的工錢，牠比紡織女工及其他各業中男工的工錢都高些。技師的工錢，比木匠或陶冶匠大兩三倍，比棉織工人大七倍。這指明了日本的重工業，是不能拿賤價勞動來打敗牠的競爭者，和棉紡織一樣。

這種工錢，並不能維持工人的舒適生活。日本的生活費並不低。米的零賣價格，比在倫敦高些。棉貨也並不便宜。房租也很高，因為地主收取高利息與大利潤。地主可在七八年內把建築房屋的費用完全收回。工資較厚的工人，每月每人付出房租四·一二元。工人的費用中，至少有五分之一被房租占去了。大多數的工人家眷，占領極小的地方，全家人口不能同時躺下去睡覺。煮飯用煤爐，就在門外的窄巷中燒飯。

大多數工人的工資，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同時日元又跌價，物價又上漲。在這種情形下，工人真難維持清潔的生活，但日本工人能夠吃苦耐勞，而且愛好清潔，所以在最低收入的基礎上維持文明生活的清潔性。

近來日本對外貿易的極端膨脹，顯示了日本的社會災禍。農民愈貧乏，棉業人造絲

業的工錢才愈低落，棉織物的價格才愈降下，出口品也才愈加多。

製造品的便宜，不是由於日本工業有更大的效能，而是由於勞動的低賤。一九二九，經我調查的結果，日本紡紗業中的勞動費，僅及英國的一半，而織布業的勞動費，則達到英國的三分之一。此後日本減低工資，日元跌價，勞動加強，愈加增多了日本的優勢，使日本能夠推翻英國在世界棉市場中的百多年的支配地位。

從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日本棉廠供給工人的米價，比一九二九降低百分之一八至三〇。以日幣跌價的關係，工資減少百分之三五。同時勞動比以前更爲加強化起來了。一九三二後，日貨在外洋的價格，比競爭者的低百分之五〇，而賺取的利潤每年平均百分之三〇。並且提取較大的數目作公積金，迅速地增加生產力。

假若拿金單位計算，工資減低達百分之六〇，同時勞動加強，比如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每紗錠一〇、〇〇〇，女工減少百分之二五，即勞動增強百分之二五。一九三二末紡紗的勞動費，拿日元計算，比一九一九減低百分之五〇，若拿金價計算，則減低百分

之八〇。織布業的工錢，也有同樣的降低。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五，每一〇〇織布機減少
了女工百分之二二，而每人生產的布匹則增加了百分之三〇。

日本戰勝了英國棉業，因為（一）她的棉廠裝設西方發明的最新的機器，（二）
以殖民地的工資僱用勞動。同時日本的紗廠，享受大規模組織販賣嘉德爾化，除去中間
人種種利益。牠不像英國的紗廠，對銀行付出利息。假定英國紗廠享有這種種優越利益，
仍然不能和日本競爭。原因是勞動費的差別太大了。日本的紡織勞動的效能，並不低於
英國的勞動。在紡紗業中，日本僱用較多的工人，但機器的運用則快一點，每點鐘的生產
也多得多。一九二九，據我的調查，一個日本女子，比一個英國織布工人多管幾部機器。

再談工廠的女工。一九二九，女工每月可賺三〇元，現在只賺一八·五元。每月扣除
伙食債款衛生保險及零用外，剩下來的都寄到女工的父親去了。不准女工身邊存放現
款。女工每月的工資，可以分做以下的幾項：

衛生保險(工資的百分二)

○·六○

零用

五·○○

匯款到家

一·二·○○

扣除每月還債

二·○○

總計

二四·○○

剩下的六元，存放於公司裏面，到合同完成的時候才發還。在頭半年或一年，只能賺得三〇元的一半，所以沒有儲蓄，沒有多錢匯寄到家。現在工資減低，更加沒有錢剩下來作零用了。

女工中有的年齡不到一四，但多數則是一五或一六的年青女子。她們生長於鄉間，不知道保護她們的法律。不知道她們的合同是不合法的。官廳與警察，都站在廠主方面。警察把逃跑了的女子依然交回工廠。女工住在廠主修建的宿舍裏面，一到罷工的時候，就把女子封鎖起來，使她們不和男工交通。男工常常發動罷工，後來由女工加入。鼓勵女

子罷工的也是男人。所以儘量減少男工。現在紗廠中的男工，已經減少不到百分之二〇。廠方又往往減少了男工的時間，但不減少他的工錢。對於女工則沒有這樣的優待。

工廠供給的房飯，雖說價格減半，但都很壞。工人在宿舍中只占一蓆半的地位。過冬天的時候，房子中央擺個炭缸，燒幾塊柴炭。飯食只有大米與大麥，沒有什麼蔬菜，每星期吃魚三次，但僅一小塊。吃肉的時候少極了。

對工人的文化工作，無非要使女子們成爲更好的工人，或使她們永久服從。對不識字的女工，告訴她們寫字讀書，以便了解工作的指導。中上人家女子所習的「花飾」與「茶禮」也教授女工，要她們嫁給上等人家並保存女子的服從的外觀。只要女子希望以結婚提高社會地位，她便不會着重現狀而起反抗了。一切大工廠都開辦倫理班，教訓女工們要有好品性，要服從，要忠於父母僱主及天皇，要耐苦工作，要萎靡服從。除這種倫理外，又在若干工廠設置了基督教的傳教師，拿基督教的服從道德教訓她們。其目的是抵制馬克思主義，因爲馬克思主義在日本有很大的影響，使僱主們害怕。

工人的社會保險，只占紡織公司利潤的極小一部分。這種保險有兩種意義：對工人康健的保險，對罷工與革命的保險。保險率比英國的低些。

日本的宣傳家，說工廠內的生活條件是很好的，飯食很充足的。女工的飯食，誠然比農村好些。但不足以應付現代工業條件所給予的勞苦。尤其缺乏脂肪。所以肺結核流行起來了。大部分的女子們，工作了兩三年後，回到農村，身體完全損壞，終身不能復元。

日本的政治家，很坦白地承認：要剝削年青女子，來增進祖國的光榮，和從前英國政治家主張兒童進紗廠作工，又是一樣。

以上描寫的是大工廠，條件還好一點。小工廠的條件，便壞得多了。日本出口的棉貨，只有一半是大工廠製造的，其餘一半則來自小廠。小廠內沒有宿舍講堂，沒有病院及福利工作。在那裏，工作分爲日夜兩班。夜班睡覺的地方，恰是日班工作的地方。在那裏，有極可怕的過分工作，吃飯不飽，受打挨罵等。工廠法不適用於不及十個工人的小廠，所以僱主得以強迫女工及童工們工作任何數目的小時，不受法律的干涉。這就是說，工廠法不

適用於大多數的產業工人。工作時間的限制，對大工廠沒有多大的不利。大工廠有現代新式機器，覺得少做幾點鐘而加強勞動，是更加合算。

工廠的檢查，也是非常不夠的。並且長遠不來檢查。甚至中等廠也不受什麼影響。違反工廠法的行爲，只受輕微的處罰。檢查機關，是各縣警署的一部分，受到富人的影響。警察的薪俸很薄，難免不受賄，因爲日本各官署，都是賄賂公行。

小廠太多，檢查很感困難。據調查，一九三〇工廠法下的工廠，只有百分三七受到檢查。

各國的歷史表示：社會立法不能實現，除非受到利益的人們有強大的組織來加以推動。日本的工會太薄弱，牠只包含百分之七的產業工人，而且又不能公開，牠的名字不見知於大多數僱傭女子的工廠，在這種情形下，工廠法可以擱置不理，對廠主沒有什麼處罰。

這樣，在忙的季节，布廠與絲廠，都不顧及時間的限制，強迫女子做格外的工作。這些

小布廠都不能賺多錢，利潤歸了紗廠商人及大資本家。紗廠對自己的出品收取獨占價格。所謂商人，便是販賣小廠出品的中間人。大資本家使價格有急劇的波動，來促進小工業者的破產。小廠不能積累充分的資本來採取最現代的最有利潤的剝削制度。牠的利潤是從儘可能地長的工作時間來的。牠每日只有一班，通常工作十二小時，有時超過十二小時。加以廠內光線不充分，空氣也不充分，工人常常發生肺病。在那裏，工作十二小時，只能抵得大廠內工作八·五小時，因為大廠內的機器最好，環境較為衛生。

小廠在日本國民經濟中起很大的作用，使工錢水準一般地降低，來便利大規模的工業。

絲廠照例僱用「合同勞動」（以合同方式僱用工人）小布廠也有這樣的辦法。但是也有做日工的婦女，每日從家裏來作工，也有在一處做到九年或十年的。這裏工人有加無已。廠主歡喜這種工人，因為可以隨時解僱，並且覺得她比合同勞動更生產更可靠。自由勞動比奴隸勞動更生產，這是真理。

小廠內產生了一種自由的永久的勞動部隊，這是很有趣味的一點。

日本工業中的中世紀與現代資本主義兩種經濟形式的合流，只是保存了兩種形式的最壞的特點。現在做徒弟的，再沒有工作的保障，在社會上再沒有確定的地位，再沒有變做師傅的希望（這種種在中世紀時期，他曾經享受過，）但他現在仍收取「物品工資」。他工作無限的時間，他沒有行動的自由，他不能和同業工人組織起來。

法律禁止十三歲以下的兒童工作，但被迫學徒弟的兒童，常常不到十三歲。假使父母太窮，兒童可以不上學而工作，雖然日本人以普及教育自豪。對青年男女學徒的剝削，在日本是很普遍的。在事實與理論上，日本的兒童都沒有保護。等到學徒長得稍為大一點，要求貨幣工資的時候，他們常常被開除了。來補缺的，是個更年幼的小孩子，對他並不要付出什麼。只有很少的學徒能夠變成師傅，大多數只能成爲日工，工資很低。

多種家庭工業也有同樣的情形。城市與農村中家庭工業的繁盛，是基於農民的貧乏與產業工人的工資的低降。家庭工業，不需要什麼技術，本來和工匠產業沒有什麼分

別。關於出口貨，家庭工業比工匠們起更大的作用。家庭工業生產費中的主要項目，是原料、電力、機器。農民或工人家屬在夜晚或農隙的時候，從事於生產，得到極少的報酬。所以這種產品，尙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

工匠產業與家庭工業，拼命和高等技術的工廠競爭，但自己處於極不利的地位。同時牠們又被商業資本剝削，大部分的利潤被商人拿去了。牠們關於利用每個婦女與兒童的勞動，做了大托拉斯的代理人。

日本的工場又是商店，在那裏，不僅作出商品，而且出賣商品，日本的店員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他們每日作工一五至一九小時。他們和店主同住，繼續封建時代領主與臣屬的關係。年青的店員，被視爲僕役。商店關門後，他們仍被迫做家裏的零碎工作。在不景氣的時候，商店通宵不閉門。對店員的剝削格外加重。

有些小商店的大批發商店的代理人，從大商店賒來商品。其餘的小商店，自己製作商品，只有日夜工作才能存在。還有的小商店，不僱用工人，由妻子主持店務，來補充男人

在工業中或其他職業中收入的不足。

關於男人女人，日本都存在着強迫勞動。鑛工不能自由離開。北海道木料場內的情形，非常駭人。在那裏，飯菜非常不好，工作十三小時，假使每日工作不做滿，便要挨打。夜晚把工人鎖在木屋內，窗戶閉着，門外還有看守。工資很低，僅夠支付借來的盤程。

鑛工的情形，非常悲慘。他們好比住在豬圈裏，房屋非常窄狹。沒有瓦斯，沒有水。鑛工受嚴重的監視，被迫對僱主表示忠實。不准組織工會。男人挖鑛，女人担鑛，受傷死了的，也是很平常的事。還有犯人背着重鎖練，也來挖鑛——又是強迫勞動。沒有受過教育的，或沒有完成小學的鑛工，大約有百分之四七。

鑛工的失事率是很高的。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九，有百分之四五至六四的鑛工，受了失事的損害。世界大戰中與大戰後，出產提到最高度，失事率與死亡率，都有大的增加。失事與死亡的最大原因，是坑道傾倒，其次是運鑛制度不好。

依照法律的規定，有四百萬工人可以因受傷要求賠償。不過賠償是非常低的。比如

因受傷而殘廢的，可以獲得五四〇日的工錢，因受傷而終身不能工作的，可以獲得三六〇日的工錢，假如只是因受傷而不能回到以前的工作，賠償數是一八〇日的工錢。至於家庭工業以及作坊與小工廠中的工人，就使受了傷，也不能要求賠償。

差不多沒有社會服務。沒有公立醫院，沒有失業保險，沒有賑濟，除開偶然有某個人施行慈善賑濟。除大工廠外，工人的孤兒寡婦以及窮人病人，都是沒有人照顧的。讓淋瘋肆行傳染。但等天皇經過的時候，便預先由警察把淋瘋病者與瘋人捉捕起來，使他們不至驚犯天皇。

一九三五，貧窮的母親，失掉丈夫後，便先把小孫殺死然後自殺，這樣的案子共有二五〇。東京有一二七、〇〇〇母親，都有小孩，須要救濟，但僅有五二、〇〇〇獲得每日兩角的救濟費。又有一個母親，有小孩三人，被人家驅逐出來，在雨中徬徨了一天一夜，後來進入一個火葬場，請求准她留在那裏，死於溫熱中。

日本工人的住食很壞，工作的時間又特別長，所以患病的也就很多。據官家的統計，

女工患病率是百分三三·八，男工的是百分一八·三。在紡織廠內，男女合併患病率是每一、〇〇〇工人，有三一四人，其中患腸胃病的六〇人，患氣管炎的二三·八人，患胸膜炎的九·八五人。在日本，肺結核是很流行的。肺結核大半是由於飯菜中缺乏脂肪，房屋內缺乏空氣。缺乏維他命（活素）的腳氣病，在各業中非常普通，只在瓦斯電氣提煉各業，工資才稍為高一點。

這裏要聲明的是：這種官家的病患統計，祇代表工廠鑛山，沒有包括家庭工業工匠產業以及農民。

肺結核的流行，可以從死亡的數字中看出來。每一、〇〇〇人中有八八死亡的。工人不到死的時候，不肯離開工廠。因患肺結核而被開除的工人，每一、〇〇〇中有二一·八人。

鑛場中的病患率是特別地高昂。一九二七，請病假三天的男工，是一四四·八八，女工是一九一·八七（每千人）。男工的百分二·一，女工的百分三·六，患了不消化病。女子

常患尿病，即子宮病，這是由於礦場中的工作太重了。

一個國家有了這樣高的患病率，在作戰時必定表現軍事的不利。婦女的多病，必定降低全國健康的水準。

日本嬰兒死亡率很高，比英德高一倍，比瑞士高兩倍。

在日本，完全沒有社會服務來代替陳舊的家庭制度。這於僱主是有利的。僱主不僅可以節省捐稅，而且工人被剝奪了防衛，如像百年前的英國。

日本沒有賑濟，沒有失業保險。失業人數衆多，使工資減低到不可信的程度。失業工人，大約回到農村，依靠親眷來生活。一九三二，大約有兩百萬失業工人。一九三四，出口貿易與軍需工業，皆到繁盛時期，但據官家的統計，全國最大的八個城市，仍有三八〇、〇〇〇失業工人。大多數的失業工人，生活於絕對的貧困中，許多人真餓死了。在東京某些區域中，陰溝旁邊有許多的小屋，用竹子與帆布做成，內分若干小房間，只有一兩米突寬，在那窄狹的地方，要住一全家。

找工作的失業工人，要步行幾個小時才能達到工廠，然而也許只能獲得一日的工資。假使他要買車票，可以把煮飯的米出當於高利貸者，利息從百分之五〇至一〇〇。高利貸者可以把米在夜晚退還給他，只要他能夠贖當。

農村的貧乏，女子勞動以及婦女的奴隸地位，大隊的失業工人的沒有救濟——這三個要素，使工資停滯於殖民地水準上，使大資本家的事業獲得極大的利益。

順便說一句，工廠並不須要到農村招募女子，因為在附近就可以招得許多失業的男女。但農村女子，一把她們放在工廠宿舍內，她們便容易服從紀律。

大資本家慣於阻撓勞動立法，說這於小企業是自殺的。所以勞動立法不能成立。

農業危機，是日本商品廉價的基本原因，使日本的資本家從征服世界市場獲得極大的利潤，但這也是統治階級的極大的危險。危險的信號，表現於一九三二年井上（大藏大臣）犬養毅（首相）團琢磨（三井的首腦）的被刺殺，以及一九三六年二月幾個大臣的喪失生命。

日本的農業危機深刻到這樣的程度：牠不能在現今經濟制度的範圍內獲得解決。牠威脅了國家的真正基礎。因而日本加緊出口貿易的膨脹。這個膨脹，不管是不是傾銷，暴露了日本社會經濟機構的病態。牠對一部分的資本家，雖然有利益，但仍表現日本社會制度的不穩定與國民經濟的危機。

日本的農業危機，阻止了提高工人的生活標準，阻止了獲得政治權利，阻礙了改良派的工人政黨或德謨克拉克西的任何發展。牠間接把政治活動及工會活動驅逐到地下去了。日本的資本家雖然在目前獲得極大的利益，但他們的地位仍極端不穩。不成功的戰爭，或是得不到外國借款來救濟國家的破產，或對華侵略失敗，或僅僅小的軍事失敗——這種種都很可以激發社會革命，把封建殘餘和獨占資本都掃除去。

第七章 國民經濟

日本的經濟機構，呈現這樣的圖象：牠的前面被現代大工業佔據了，牠的後面是小工業——工匠的小作坊與家庭工業。這種頭重腳輕的經濟機構，立足於原始的小規模農業的基礎上，這基礎因為負擔太重，可以在任何時倒下去，使整個的廣大上層建築也倒下去。本章要討論日本經濟機構的特點的歷史社會政治的原因。

資本的集中，沒有那一國比得上日本，在那裏，三井三菱兩大公司，支配了整個的經濟生活。但整個工業的特點，不是電力推動的機器，也不是合股公司，而是原始工具手工業或半手工業生產商人或小師傅的小投資。雖然間或使用摩托，但大多數供給國內市

場的工業，主要地依賴人的筋肉與手指的靈活。

小作坊的工匠頭目不是獨立生產者。他們是小資本家，替大金融商業機關來剝削工人。那些機關以高利借錢給他們，並且由他們收買農民的出品。

今日的工匠，完全失掉了生活的保障。這一保障在封建時代是他享受過的。他沒有機會來開展他的事業於現代的路線上。

生產的這種組織，和一六、一七、一八世紀西歐的是相同的。這是一種中間人或商人制度，在這制度下，有所謂製造業者（Manufacturer）把原料分給家庭工業中的工人或作坊，又從他那裏收回製成品，來賣給批發者，這樣投資於生產的整個過程，並且組織牠與管理牠。

這種製造業者，也有時開辦小小工廠，僱用幾個工人，但他仍以剝削農民為主要的利潤。他不以生產手段而是以原料供給農民。他對農民所做的工作，支出當面議定的價錢。

工匠頭目或小資本家，爲了商品的出口與原料的供給，依然倚靠中間人。資本主義對小事業的這種透入，表現了日本的經濟發展，在大部分的產業中，是等於歐洲資本主義的幼稚時期。

小工業者和大商店與銀行連繫起來，經過以下的手續：或由商人從紗廠買來棉紗，或由銀行借款買來原料。這就是說，他和獨占資本連結起來，因而使獨占資本透入各種工業組織，收獲大部分的利潤。

資本家認爲小作坊與家庭工業對他自己是有更利益的與沒有危險的。更有利益的，因爲工匠與農民不受工廠法的限制，他們可以儘量加強家屬及學徒的勞動。沒有危險的，因爲在不景氣的時候，可以不必投資於機器與建築，也不會增加費用。同時國內市場很狹隘，需要有波動，勞動又廉賤，實不宜於採取大量生產方法。大量生產，只是爲了出口的要求，或政府的定單。大商業機關，在購買小作坊或小生產者的出品的时候，是立於獨占資本的地位，祇給他最低的代價，使他的收入反不及大工廠的工人。

電氣的使用，也幫助了獨占資本來保存並擴大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多種工業組織，來維持自己的利益。但這不是說，電力推動的機器，是一般地使用於全國。

還有一個原素，可認為保存了小作坊與家庭工業。這就是：大多數的農村，都是廣大的。中間人，即製造者來到農村分配工作於大多數的家庭，不要多走路，而原料與製成品的運輸，也是比較地容易。

小作坊僅是大資本家的代理人，替他拼命榨取大多數的勞動民衆。小生產者要向資本家付出獨占價格，來買入固定資本與電力。

地主組織的地方銀行，常常倒閉，使小生產者不易獲得借款的幫助。以一九三四爲終了的那十年中，地方銀行縮小了百分之七〇。小生產者，因爲對機器付出獨占價格，因爲以高利借來流動資本，實在沒有方法發展自己的業務。

流動資本的缺乏，與利率的高昂，使小的合股公司，也立於極困難的地位。銀行對於固定存款付出百分之七或八的利息，而放款的利率，從百分之一〇至一八。公司把所有的

資本用來買機器，等到開工的時候，便向銀行通融短期借款，有時候利息高至百分之一五或二〇。近年的情形，也不會比以前好，因為一九二九年東京的商工業者，要求政府設立平民銀行，以款項借給小商人，作為救濟，利率定為百分之一五。

一九三一後，利率稍為降低一點，但對大借款者利率仍高，至對小借款者利率特別高昂。一九三四，全國銀行對長期貸款收取的利息，平均計算，是百分之八·六，貼現率的平均數是百分之七·五。中等私立銀行，對小借款（二、〇〇〇元）收取百分之九·八的利率。半官的押款銀行，對有抵押品的小借款，要求百分之七·三的利息。但銀行對定期存款，只付出百分之四·四的利率。

這種高利息都是直接或間接交給大資本家，他們從軍需工業及出口的紡織品等，賺取了極大的利潤。商人、銀行及工業者，情願拿利潤買政府的公債，來投資於帝國主義的膨脹，來投資於滿洲華北或南洋，而不情願借款於小商工業者。實際上，這些小商工業，對大公司欠債很多，已經被大公司占有了。加以不景氣繼續下去，當然是以借款給國家，

比較借款給小生產更爲安全。

沒有担保品的人，只想借一二百元，都不能向銀行借得。他轉向錢商地主或商店借貸，利息在百分之二〇或三〇以上。而地主錢商又轉借於銀行，利息却只有百分之一〇至一五。從大銀行到地方銀行，再到地主或小借款者，重重剝削，利率提得特別高昂了。

像這樣的高利率，倒不是因爲資本缺少，而是因爲資本集中於少數獨占資本家的手裏。可以這樣證明：銀行放款出去收取的利率，比收進存款付出的利率，幾乎要高一倍。即（如一九三四）百分之八·六對百分之四·四。

日本資本的集中，可以從以下的事實看出來。一九二九，投入的資本的百分之八三，是被資本百萬元以上的公司支配了。百分之四的資本，是分配於資本十萬以上的公司，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二，隸屬於工商事業的百分之六〇，而這百分六〇的資本，都不到五〇、〇〇〇元。近二〇年來，對小公司的投資，有繼續的與迅速的減少。

資本的集中於國家與銀行和幾個家族托拉斯的手裏。如果要興辦產業，大半要向

國家領津貼或向銀行借款項。沒有小投資者的中間階級，來投資於合股的產業。假使有些個人積累了多少資本，便把牠投到土地裏面去，或存放於儲蓄銀行或其他銀行。在世界大戰時與戰後，日本產業有空前的繁榮，因為遠東市場都空虛了，那個時候日本的小康的中等階級，開始形成。所以在戰後的那十年中，發展了自由運動的憧憬。一九二一年日本失去遠東市場的支配後，中等階級便停止生長。從一九二七年金融危機起，中等階級的數目與影響都減少了。

所得稅與營業稅的統計，表示了日本中等階級的數目的渺小與牠的收入的低水平。所謂中等階級，是指的交納所得稅的「生意人」自由職業者，大學教員及公職員。

超過一、二〇〇元的收入，便須交納所得稅。一九二六，所得納稅人，有八〇四、四一九名，到一九二七減到六九〇、〇〇〇名，到一九三一又減到五六九、〇四六名。東京有二百萬人口，而納所得稅的人，在一九二七僅七六、六六八，交納所得稅的平均收入，是一、六三〇元。五六九、〇四六所得納稅人中，僅二〇、五二四每年的收入在一

、〇〇〇鎊（約合國幣二萬元）以上。但在另一面，也有收入極多的。比如一九三一，有一〇〇〇人的收入在二萬至五萬鎊，有二〇〇人的收入超過五萬鎊。這二〇〇人中有九個人的收入從十萬至二十萬鎊，有一個超過三十萬鎊。

一九三五至三六，三菱公司的岩崎男爵，對他的收入二、三〇〇、〇〇〇元付出了所得稅，另有一個岩崎，收入稍爲少一點。三井男爵，收入了一、五〇〇、〇〇〇鎊，而他在年前的收入是四百萬。

像這樣的財產，在別的國家，不算出奇。不過日本人每名的收入僅是一六五元，那末牠可以算得是資本的極端集中了。

營業利潤稅，也表示了幾個百萬富翁與下層中等階級在利潤上的極端對立。一面是巨富，一面是極貧，中間只是少數中等階級的收入。

交納營業利潤稅的個人，收入很少，還比不上西歐的工人。照一九三一至三二的統計，七三〇、二二九商人，支付了這種稅。利潤每年在四十鎊以上的人，都納利潤稅。這些

商人中，百分之五八每年獲得了四〇至八〇鎊的純利。百分之九四（疑有錯誤——譯者）收獲了三〇〇鎊（弱）的純利。只有百分之〇·九八獲得不及五〇〇鎊的純利。另一面，三一人純利超過了一〇、〇〇〇鎊一年，六人收獲了二〇、〇〇〇至五〇、〇〇〇鎊。有一個人淨賺了一二九、〇〇〇鎊。

這一切數字，指明了沒有很多中等階級投資者——即投資於合股公司、公債票的人，或是中等事業的所有者，或是繁榮的自由職業者。這個階級在歐洲各國是很大而且重要的。所得稅統計，表明中等階級的數目不獨渺小而且迅速降低。

公職員、陸海軍官、教授、事務員等的收入，是極端低降的。每種人中的百分之二五，收入不及六〇鎊一年。在公職員的場合，八〇二人中只有二一人，收入二五〇鎊以上。薪水最多的人，即收入六五〇鎊的人，只有一個。次多的，即四〇〇鎊，也只有一個。大學教授中，只有百分一二，收入四〇〇鎊以上的薪水。收入在七〇〇至八五〇鎊的人，祇有二個。大學與各縣署中的中等薪水，是六〇至一二〇鎊。

軍人每年的中等收入，是介於四〇與六〇鎊之間。

那末，下層中等階級，數目更大，收入更少，也就可以從以上的統計看得出來了。寫字間的女事務員，只賺二〇元一月。東京法院中的下級事務員，也只收入二〇元一月，還要自備筆墨。

這些統計表示着中等階級投資者的數目是很少的，又間接表示着產業家依賴銀行資本。又表示了日本的中下層中等階級的生活水準的極端低降，證明了日本的資本是集中於少數富人的手裏。

工業化的完成與資本的缺乏，不是由於日本的天然貧窮，資源缺乏，戶口太多或其牠的日本政治家所說的一些理由，而是由於資本的極端集中與軍事侵略殖民膨脹的過早的開始。

日本變成了帝國主義國家，但她內部的工業基礎還沒有建立起來，來適應於她的這種地位。日本也輸出資本，但這是借來的資本，來發展台灣的糖業，馬來與婆羅洲的橡

皮業，中國與滿洲的採鑛冶金鐵道事業。日本集中資本於軍需工廠，花費巨大的款項於陸海軍，但因此剩不了多少資本來進行工業化。

於是達到如下的結論：日本農業經濟中的封建殘餘，大部分工業中手工業生產的流行，是因為小借款者缺乏資本。資本的缺乏，又是資本極端集中於國家及少數銀行商行的結果。也是日本過早地走上了帝國主義道路。這一現象，又是因為日本歷史的發展有種種特點。

在日本，沒有獨立的資本家階級，沒有由製造家商人構成的真正資產階級，而這個階級是從農民而不是從貴族生長出來的。日本的資本階級，大半從以前的封建貴族發展出來，而並不是和貴族對立。這就是說，小商品生產者，不能獨立地爭取利潤，和統治階級不發生聯繫，因而能夠採取革命行動來消滅封建主義與絕對君主專制政體，和十七世紀的英國一樣。他是爲了和專制政體密切連繫的大獨占資本與寄生地主階級的利潤而工作。他不能清除道路，廢除一切封建殘餘，來自由地發展國家的生產力。講到日本

的工業發展，她是十八與二十世紀英國的混合體，但跳過了十九世紀的階段，日本從沒有過自由競爭與自由主義的時期。關於農業，她還沒有到十六世紀，因為在大多數土地上仍是流行谷物地租。

在別的國家，大的獨占資本，是高興輸出資本，而對於國內的發展反不高興，但這種情形是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強烈的國內發展經過長期的結果。從前英國有個頗長的期間，許多獨立的製造業，互相競爭，來發展國家的產業的力量，來掃除封建主義的一切殘餘，來建立大規模工業與自由的工錢勞動。

但在日本，資本主義還沒有成熟，牠便腐化了。即是說，資本主義還沒有完成牠的主要任務。牠祇是高興於帝國主義的膨脹與殖民地的剝削，遠在完成了日本本部的工業化以前，日本企圖輸出資本，可是她的工業的大部分還沒有機械化；對於大多數生產者收取的利率，非常高昂，和殖民地差不多；她的重工業非常弱小，她的農作方法是中世紀的。男人仍然做馬的工作。甚至在都城都沒有排泄污穢的陰溝制度，人糞依然在街上用

車子推過，人民的生活方法，是非常原始的。

日本的工業發展，太迅速，太人工，不能走向健全的道路。大的托拉斯，在政府的保育與保護下，迅速地發展着，把牠底下的小工業窒死了。

日本的資本家階級，和官僚政府地主以及高利貸有密切的聯結，從沒有能夠或不願消滅封建的殘餘，而只向前以軍事侵略奪取市場，沒有向內進展來消滅封建主義與擴大國內市場。

日本的工業發展，是自上而下地強制的。牠不是從農村自下而上地，經過幾代的時間生長出來。牠漠視國內的市場。牠希望商品出口與征服殖民地，但同時繼續從高利貸與販賣家庭工業的出品來賺取利潤。

在英國布來特 (Bright) 與加柏登 (Cobden) 的時代，中等階級主要地是反帝國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因為那時候，他們忙於發展國內與大陸市場，不需要武裝侵略。但在日本就不然了。日本的工業家，常常是帝國主義的，是膨脹主義的，是軍事主義的。從

封建殘餘而來的國內市場的狹隘，強迫日本的工業家在日本現代時期開始的時候，就要從國外尋求市場。

爲什麼不首先消滅國內的封建殘餘？這要檢討日本的特種歷史。

二

就歷史講，日本國民經濟機構的病態，是有二個原因。第一，在藩閥制度下，人工地延緩了經濟的政治的發展。第二，藩閥還政以後，又同樣人工地加速了經濟的發展。日本好比是個嬰孩，先不讓他學習走路，後來却要他開跑。難怪他現在腿彎，幾乎成爲一個殘廢人。

日本的現代工業機構，是急速樹立起來的，來抵抗西方的侵略，但沒有清除中世紀的下層渣滓。所以經濟的基礎不健全。日本從封建主義跳到資本主義。當中隔離一代的時間。德川藩閥把日本和外國割開，阻止了社會發展到較高形式的天然進化，阻止了健

全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起點。他儘力使日本社會常常靜止。這僅使商人工匠農民以及武士發生怨望，要起來推翻牠，要改變經濟的社會的機構。

日本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情形，大約是這樣的：德川政府在全國的權力，有名無實。二六〇諸侯，在他們的領域內，可以隨意行動，不受皇帝的干涉。各藩閥只要諸侯交付課稅，來到宮庭朝賀，沒有別的限制。諸侯的侍從，武士，對他們自己而不是對中央政府表示忠實，武士不是采地的領主，而是侍從。他們住在領主的周圍，從他那裏領取米糧。祇有在南方，他們才是直接的地主。因為幾代沒有戰爭，他們變成無用的東西了。他們成爲寄生階級。他們自己常常發生互鬥。他們可以任意殺害平民，如農民商人工匠等。被殺害的平民，簡直沒有伸冤的法院。農民是農奴，沒有個人權利，對領主付出收穫的百分五〇至七〇，並且還要交付勞役或課稅。

可以說亞洲的封建主義，因爲付出谷物地租，比歐洲的封建主義以勞役貢獻於領主，是更穩定些。在西歐的制度下，農奴每星期爲領主工作三天，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則工

作四天，不免更感覺到自己的奴隸地位，對領主更加痛恨。日本的農奴，或許認為谷物地租是課稅，還不是不可忍耐的對自由的干涉。在農忙的時候，他不至被抓去做領主的工作。

同時谷物地租，比勞動服務給予領主更多的安全與更多的利益。亞洲的農奴，如果要增加自己的利益，也就附帶增加領主的利益，因為他的收穫是兩下瓜分的。西歐的農奴，儘可能地疏懶地工作於領主的土地上，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則作極有效能的努力。因而生產力非常低落。這樣，領主很願把農奴的勞役換算為金錢支付，並且把土地交給農民耕種，只留一個職員監督罷了。這樣，有些農奴便可以獨立，可以積累資本，可以形成西歐資產階級的起點。

穀物地租使土耳其帝國成為靜止的，有幾百年之久，恰如牠使日本成為靜止的。亞歐剝削農民的方法上的根本不同，在於灌溉土地上的稻作，在那土地上，產量有一定，收穫有一定，地主不必要固定的貨幣地租，來代替波動的收入。

日本也曾經生長了工匠與商人的小階級，尤其在東京與大阪，但他們的起源是：或者是諸侯的工奴，或者是武士管理人，或者是收租人或高利貸者，或是谷物地租的投機者。他們的職業，在於為貴族生產奢侈品，在於谷物投機或高利貸。據日本歷史家的說法，在十九世紀，商人階級在經濟上完全支配了封建貴族。起初諸侯把谷物收入賣給商人，後來抵押給他們並發行米券。武士也把自己的口糧出賣與抵押。封建貴族欠了米商很多的錢。米商從農民收來谷稅，並且在大阪發展一個谷米交易所。武士的地位，是普通地買賣的。因為承祧與互婚的關係，武士與富商的分別，差不多被磨去了。

因為不斷的天災，農民的逃亡，以及欠債與高利貸商人，封建貴族的收入，不斷地減少了。諸侯減少了較小的武士的口糧，並且乘機開除武士。因而存在了一種沒有領主的武士，即浪人。這種浪人，或者到城市作工，或者做手藝，或者當土匪，或者做被僱的暴徒，如「壯士」。十九世紀的中葉，浪人太多，武士太窮，他們要舉行革命。不是從封建主義解放出來的革命，而是恢復封建軍事貴族的權力的反革命。

無領主的武士，即浪人，成爲藩閥還政運動背後的一個强有力的社會力量。

那時候固然發展了一個商人階級，但是處在閉關的條件下，商人不能把財富應用到對外貿易。同時商人又不能使用財富來發展工業與國內貿易，因爲嚴格維持農奴制度與農村谷物經濟，因爲全國分爲二六〇封建區域，妨害了商品的自由交易。農民窮得太厲害，不能供給一個市場。國家的任意劃分，阻止了專門化與貿易。既然沒有外國市場，當然不能刺激工業的發展。

然則全國可用的財富，即積累的資本，只好用來作爲不生產的貸款，即貸款於貧乏的貴族，法律上甚至不許商人購買土地。商人雖以高利貸獲得了很多土地的所有權，但不能把資本投入，來增加生產力。商人對貧乏的農民的貸款，是和對諸侯武士的借款同樣不生產。

日本資本主義，還沒有脫離高利貸與投機的原始。有很多的資本，仍然用作高利借款，給予農民付出地租與買入肥料，給予小地主來支付課稅，並不增加土地的生產力。

一八六八前，日本的資產階級，由於高利貸與購買土地，由於買進武士官銜，大半和壓迫農民的封建階級成爲一體，不能以獨立階級的資格採取獨立的行動，來解決國內的農業問題。

商人的發展，受了很多的限制。他們希望發展對外貿易，因爲農業的退化與債務者（從藩閥至農民）的破產，商人減少了高利貸的收入。這種種使大阪的富商與投機者，以金錢鼓勵薩摩、長州、肥前、土佐各地結集的武士與浪人的「革命」運動。

於是武士與中等階級結成聯盟，舉行所謂革命。武士要政權，要維持國家的閉關政策。中等階級要取消封建主義，要和外國通商。封建份子與資本家的這種畸形的聯盟，爲什麼能夠保持到今日，是一部分由於日本歷史發展的特點，另一部分由於外部的情形。一方面，商人與封建階級的利益，混合爲一團。沒有大的獨立的中等階級，所以封建貴族能夠維持支配權，並且最後把自己當中的一部分變成了工業家與銀行家。另一面，外國侵略的危險，使日本害怕做西方列強的殖民地，使日本走向軍閥主義的道路，對封建貴

族生長出來的軍閥，給予力量與權力。換句話說，爲了避免亡國的危險，日本必定變成一個專制國家，而以軍事力量爲基礎。她不變成一個民主國家，對她的雛形資產階級，不給予自由的領域來發展工業。這給予日本經濟社會機構一個強烈的軍閥主義與侵略的原素。

一八六八藩閥還政後，日本國家是被治於勝利的各大族（薩磨長州等）的領袖武士。而這一國家，着手投資於工業的發展。封建貴族，多少和商人高利貸者混合起來，後來變成新的統治階級——官僚、銀行家、大資本家，和地主結成聯盟。

但武士仍然很窮。他們却不願安貧。所以他們和小商人工匠聯結起來，成爲明治初期的民主反對派，並且使牠帶着軍人的氣味。

在一代的時間中，封建貴族的一部分變成資本家，並且使用國家權力——這權力仍留在薩長各族的武士的手中——來直接推進工業的發展，來爲他們自己及少數商人（和薩長諸族聯盟的商人）謀利益。這就可以說明日本國民經濟的偏重，許多封建

的殘餘，以及公共生活的傳統腐化。同時，日本現代國家的成立，是害怕外國侵略的結果。而武士在陸海軍中又保存他們的勢力，直接左右國家的政策。因此，國家提倡工業的發展，是以軍事需要為第一個目標。換句話說，日本工業主義的發展，受了外部的刺激。牠不是經過長久時期的天然發展，並且在以前，牠又受了人工的阻礙。所以沒有時間來清除封建的結構。下層的封建，沒有被擾動，仍留在那裏阻撓日本將來的發展。

一八六八，德川藩閥被薩摩、長州、肥前、土佐四大族推翻，而還政於天皇。案德川統治了日本二五〇年，然而推倒德川的，仍是反對派的封建領主的武士，由全國的浪人與大阪的商人加以支持，爲了抵抗外國的可能的侵略，爲了保存自己的獨立，所以新政府必須集權化，把天皇作爲最高的統治者。天皇蹙居於西京，大約有七〇〇年，沒有權力，沒有錢用，並且沒有人理會。到那還政的時候，萬世一緒的天皇，才開始他的統治。

薩長兩族的武士保持政權的方法，將在下章中加以說明。這裏只說到封建貴族的分裂，一方面是爭奪政權的勝利者，另一面是失敗者。後者形成了明治初期民主反對派。

的核心，及壯士浪人的中心。這壯士及浪人，仍以愛國流氓的資格存在於今日。

新政府成立後，組織了集中的強力行政，廢除了封建主義的政治制度，即是說，把領主即諸侯的政權消滅了。

一八七一及以後各年中，也「廢除了封建主義」，但這不是軍人貴族從愛國與犧牲的動機，放棄了特種權利，而是把特權改換現金，由國家支付，國家自己則取償於農民——向農民徵稅。担保諸侯保留其從前的收入的一〇分之一，使他不再以收入養武士。因而大多數的諸侯，反比從前富足些。取消了武士的口糧，而代以國家休養金與國家債票。這樣一來，國家的負擔加重，整個的收入還不夠賠償封建貴族，所以借了七厘外債二、四〇〇、〇〇〇鎊。

這樣，在封建社會的分解中，舊的封建貴族，把自己救出來了，並且變成了軍人貴族。他們支配了陸海軍警察及民事行政。他們又縱身一跳，變成了新資本主義日本內的公債持票人、銀行家、工業家及商人。他們所以能夠這樣做，因為在外國侵略的威脅下，舊社

會崩潰了。

「封建主義的廢除」並沒有解放農民，也沒有遠大的農村改良的意味。農民的身體自由了，他的土地可以自由轉移了，不過他的負擔反來加重。他從前把谷物地租交給諸侯，現在則以金錢交給國家作為課稅。現在他必須把谷米換成貨幣，受種種的損害。因而農民必須向小商人高利貸者或地主借債。同時農民的課稅負擔，不斷地增加，起初為了賠償封建貴族，後來資助工業的發展，最後為了支付日本侵略外國的戰費。為了戰爭，農民被征入伍，農民的牲口被征發，所以他們直接受損失。因而使農業暫時退化，阻止農業的發展。

後來大多數的農民，仍然付出谷物地租，和「廢除封建主義」以前一樣。

從上面來改良封建主義，本來也不自然，只是在新的名義下保存了農奴制度。不能使農民完全解放，不能給農民一個機會來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農民。農民的收入，除開付出地租利息課稅及獨占價格外，剩下來的不夠維持生活。農民不能供給一個國內市

場，不能把農業技術現代化，不能從自己的隊伍中生產製造業的中等階級，總括一句，不能發展十足的資本主義生產。

農民中只產生了一大羣小商人與手工業生產者及小工業者。小工業者主要地是從小地主蛻化來的。農民想要高升起來，只從副業中賺取一點點資本，或拍賣一兩個女兒，但不能從種稻獲得什麼東西。

同樣，小工業者也得不到什麼舒適，因為他的利潤被大托拉斯與獨占資本拿去了。獨占資本賣給他的東西是很貴的，而從他買的東西却是很便宜的。

三

在明治的初期，出現了一個產業的、商業的中等階級，來反對封建的寡頭政治。那時候，農民獲得了有限的解放，對生產力的限制，也廢除了許多。那時候的課稅也輕些。但不等好久，國家舉辦的鐵路、銀行、工業，遮蔽了自下而上的一切工業的發展，同時，對農民與

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課稅，爲了資助國家津貼的工業發展，是步步加重，使富裕的農民、小地主、工匠頭目、小商人的資本積累更加困難。

這樣，在前世紀的九十年代，代表小資本家的政黨，到十九世紀末，便放棄了在國會內反薩摩長州元老反官僚的無希望的鬥爭。而這官僚與元老，是和大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如三井相勾結的。資本既然落在官僚大商人銀行手內，諸工業沒有國家的幫助便不能發展。從取得民主政體出發的政黨，只好後退幾步，來爲牠們的支持者取得讓步、津貼、選舉權等等。

政府管理的、政府津貼的工業發展的偉大計劃，供給了多大的機會來腐化個別的政客，來使工商中等階級受支配於寡頭政治。這個寡頭政體，不但握着權力，而且抓住財權。

從前的封建貴族所以能夠變爲支配的資本家階級，主要地是由於設立銀行，牠的初期資本，就是國家給予諸侯的公債票。封建貴族當中有一部分，以及少數資格很老的

商行如三井等，變成了銀行貴族，後來又抓住了新日本的主要產業。

常常談到銀行資本對產業資本的優越性。

從歷史講，這是由於諸侯與武士拿到了國家發給的賠償費與設立銀行的便利，比別的階級有更多的資本積累，來支配國家的發展。但要除掉和他們勾結的大商行如三井與尾野。國家發行了公債，來代替武士的世襲休養金，這債票成了新銀行的最初資本。銀行把債票保存於財政部，就可以對牠發出銀行鈔票。所以銀行資本，最初是來自國家的稅款。

大商人高利貸階級，資助了還政運動，從那裏獲得了極大的利益。在還政以前，因為農業的退化與封建結構的破壞，他們借給諸侯武士的大款項都損失了。新政府接收了這些債務，並發行一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公債來還債。這筆巨款，無異是封建階級與商業資本對日本民衆的榨取。牠又證明了這兩個階級間的密切聯盟。從還政起，這兩個階級握住了政權。

假使資本積累於工商及農業資本家的中等階級的手裏，那會使農工業的發展沿着現代的路線。但牠集中於武士的手裏，設立了很多的小銀行，對貧窮化了的農民與地主，貸出高利的借款。對小工商業也給予同樣的借款，立刻箝制了牠們的發展。

天然地，只有少數武士變成了資本家。大多數的武士，收穫的賠款太少了，或者沒有。在新社會中盡量利用自己的機會。尤其是小族的武士的多數，沒有勢力，降低到中等階級的中下層，來做小地主、小工業者、警察、下級公職員、軍官。還有不成功的一部分，繼續浪人的生活，圍繞於愛國會社的周圍，來當暴徒與流氓。這就是所謂壯士。

在新日本的初期，發展工業的一般的方法是：起先由國家開辦工業，後來把牠廉價賣給藩長諸閥的朋友或親戚，或賣給其他的人，只要他多交點賄款。關於批准獨占與授予權利及津貼，也有同樣的情形。鐵路、保險、交易所等也是同樣的。日本的第一條鐵路，是貴族出資興築的。一八七九，貴族開辦了第一個保險公司。許多諸侯，受了優厚的賠償費，發了大財，領受了公爵侯爵子爵的頭銜。有許多藩閥的武士，自己也加官進爵。握有大權

的元老，也自己封王封公，或把爵位送給親戚朋友，有許多貴族，因為做大官而發了大財。家產有超過百萬的。

每種形式的經濟活動，都受政府的提倡，或支配或資助。要什麼就可以從政府獲得什麼，只要他具有必須的社會關係或付出重大的賄賂。

三井發財，大半是由於國家以「減價」把煤鑛「賣給」牠。此外，無數的例子，可以證明只要唱個歌，政府的工廠船塢鑛場，就可以賣給任何人，自然對官僚及政黨必須出錢報酬他們的勞役。這種報酬的支付，只是把受讓渡者的巨大款項轉賬到批准讓渡的官僚。

賄賂是認爲日本的國粹。牠給予官僚大的機會來積累財產。於是官僚的上層，發了大財，和財閥連繫起來。到了今日，閥族的權力和大資本家的權力溶成一片。至少有二十五年，日本是被統治於支配工業商業銀行的獨占資本，而不是受治於薩長官僚及高級軍官這一分立的階級。到今日，地主與非貴族子孫的陸海軍官，正在企圖消滅財閥及其

在軍隊與宮內的聯盟者的權勢。

日本大政治家發橫財的方法，是最可恥而為別國所不及的。大倉發財的方法是這樣的：在日俄戰爭時期，他以沙石裝盛的罐頭供給於前線的日本軍隊。後來替他鑄了銅像，封了他的爵位。這種無恥的事，在別國是沒有的。又有大隈伯爵也是用這樣的方法才發財：一八七七，他爲了平定薩摩，發行紙幣，等到事變平息後，他把財政部存放的紙幣，用大車拖回家去了。

井上公爵是個元老，是三井的代表，他做公共工程部的首腦的時候，管理鐵道電線的建設，但他辭職後，鐵道的建設費減低了一半。這位先生的橫財發夠了，所以擺脫政治，而專門推進三井的利益。

又有桂公爵也發了大財，一九一三，他認爲可以用賄賂做首相，不需要官僚及三井的政黨（政友會）的支持沒有成功，他就死了，遺下了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財產。他做了三年的陸軍大臣，短期的首相，便積累了這麼大的財產。

沒有國家所有權而只有國家管理與提倡的經濟制度，算是最壞的最浪費的。這是日本制度。差不多每個文官或軍官或政客，都可以受賄。每個公人都有一個時期或另一個時期被賄賂的流言所觸着。這一事實，成爲基本的危險的弱點。賄賂在別國也是不能免的。不過欺騙與賄賂，在日本是承認「爲天然的。」幾年前，報紙上說過：有一個鐵道受賄案牽涉了很多的官吏，後來停止了對該案的調查，因爲如果繼續調查下去，就剩不了一個官來統治國家了。又據報紙的登載，在逃稅的場合，公職員受賄被檢舉的數目有這樣多，可以把他們召集攏來開個羣衆大會。

以愛國自傲的日本人，居然這樣腐敗。對於欺詐國家的人反賜予高等爵位，這是特殊的現象。

軍官也同樣受賄賂。不過關於這些「愛國志士」的受賄消息，常常不透露出來。他們比官僚政客只有更少的機會來發橫財。所以他們高呼反對腐敗政客。

高級陸海軍官也想發橫財，尤其是做過陸軍海軍大臣的人們。在過去，有不少的這

樣的案子被揭破了。一九一四做首相的海軍大將山本，因為海軍裏面發生賄案，遂辭職了。關於海軍腐化的揭破，發生了嚴重的暴動。一九三四，有個海軍少將，夥同一些長衫同志，企圖偷竊一個兵船作廢鋼賣出，但被法院判了罪。

一九三四，陸軍大臣林銑十郎，因為他的兄弟受賄被捕而辭職了。

像這樣的受賄案子，說也說不完。各界對牠的態度，是值得注意的，下層中等階級非常憤激，轉向少壯派軍官領導來肅清腐敗政客與實業家。但上層階級，認為賄賂並不可恥，認為開嬌子發財也不可恥。行賄受賄，買賣婦女，認為是正常的生意經。手造新日本的元老們，使用了大規模的賄賂來積累財富，這便成為傳統的發財的方法。羣衆對於這種腐化，非常憤恨，不但往往舉行暗殺，而且拒絕服從領袖，不信任領袖。

四

日本也有許多百萬以上的大富翁。但他們都落到支配全國經濟生活的三井三菱

公司的軌道中去了。三井創始於封建時代，原先做絲綢生意，嗣後販賣一般商品，更進而做谷米投機，後來又做藩閥的銀行。三菱是個新行，成立於藩閥還政後，創業人是土佐族的總管。他把三菱財富的基礎建立於輪船的獨占。那時候（一八七一）軍隊要運到台灣去，受了他的要挾。

那時三菱首領岩倉對於所運載的二〇〇〇軍隊，收取了一〇、〇〇〇元。後來他獲得了沿海航行的獨占權，又擴充到海洋運輸，兼辦造船，保險，收賣提單，銀行，堆棧。到後來，三菱又經營探礦、鐵、鋼、機器、電力、肥料、化學業、漁業罐頭業。

三菱原來的財富，是歸功於欺詐國家的現代西洋的方法。一直到現在，牠比更封建更貴族的三井，表現更西洋更民主更產業的顏色。

三菱比三井對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有更多的連帶的關係，對於家庭工業則不很資助，也不大販賣牠的出品。一九三一後，三井大大增加對重工業的投資。三井利潤的大部分，來自絲業與家庭工業以及原料的輸入，尤其是生棉的輸入，牠把日本生絲最大的部

分賣給美國，又從美國買入生棉。牠支配了日本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四〇。牠對米、絲、外國匯兌作很大的投機。牠以商人與銀行的資格，經過分公司及公司的代理人，資助組織與管理大部分的家庭工業與小廠工業。這樣，牠的利潤的大部分，是從城市農村的小生產者剝削得來的。小絲廠內的小女工，每月工作一四小時，是爲了三井。養蠶的農婦們，日夜不睡，是爲了三井。各地小銀行，以高利借出流動資本於繅絲者，也是爲了三井的利潤。

無論在什麼地方，大托拉斯伸出利爪，吸取小工農業者的利潤。牠所以能夠這樣做，因爲牠支配了原料，銀行以及生產者的會社。國家強迫小生產者與小商人在政府的監督下結成各種行會或會社，有多數的行會，是以三井三菱派做首腦。行會共有二一二個。內有一一四連繫於三井，六八連繫於三菱。這些行會強迫檢查會員的商貨，強迫會員共同買進原料並採取同樣標準，這樣便利了大商行尤其三井的販賣與出口貿易。

大商行握有政治權力，而行使這種權力的方法，便是經過對政黨的支配，並經過和高級官僚與宮庭的財政關係與家族關係。這樣，大商行就可以支配國家的財政政策，來

適應於自己的需要，來做外匯買賣。牠們使物價波動，因而獲得了工業活動的最好的收穫。

小生意人沒有反對托拉斯的機會。價格的波動，好景氣與不景氣的遞迭，財政政策的變化，原料與電力的獨占價格，高昂的利率，投資的中等階級的不存在——這種種使小生意人成爲三井三菱的代理人，就是發了財的人，也得要和三井三菱勾結起來，否則便被牠們吞食了。

另一方面，小資本家沒有機會投資於大托拉斯，因爲牠不是有限公司，向外招募股款的。一九三二，三井的首腦被暗殺，才假裝把大門放開，讓大家投資於牠的事業。一九三五，三菱爲了緩和民衆對牠的憤怒，把資本從牠支配的肥料業收回來了。牠的意思是要使民衆知道：牠不以獨占價格出賣肥料，來從餓飯的農民剝削利潤。實際上，牠還是以銀行的資格來榨取農民。

現在日本有四個最大的托拉斯，都是獨家經營的事業，即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家。

照一九二九以前的估計，全國資本中，有百分之二〇被三井所有，百分之一六被三菱所有。此外又有二等最大的托拉斯三個，即久原富士田古川，但在財政方面都被三井支配了，而住友因婚姻關係和三井連結一氣。在牠們財政支配下的中等工業家是很多。總公司三井合名會社（無限公司），有資本三〇〇百萬元。牠的股東是十一個三井家系。三井全家會議指揮了一切分公司的政策。主要的分公司是三井銀行，三井托拉斯，三井人壽保險公司，三井株式會社（是三井的總貿易組織）東洋棉花（是最大的輸入生棉的公司）。在九州及別的地方，三井又開採煤礦。日本煤炭的百分之五〇是這裏生產出來的。此外三井又開辦了商業堆棧，鐵鋼廠，顏料廠，化學肥料廠，麵粉廠，紙廠，黏膠廠。著名的管賀藤模範棉廠及其他各廠，也受三井的支配。三井又支配了人造絲廠與一個大的百貨商店。日本的大電力公司本不多，其中有兩個受三井的支配。

沒有一種工商業的活動，不是和三井有關係。

在銀行、出口貿易、販賣機器、煤炭、電力、原料、諸領域內，三井從大大小小的人物如農

民、工匠、製造業者、小合股公司等吸取利潤。一九三〇，牠的營業達到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比國家的收入要多些，牠在台灣經營一切的糖場。牠在阿比西尼亞與墨四哥，與辦讓渡事業。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支配滿洲的一切鐵道鑛場工業等，連南滿鐵路在內。不過這一支配，是和政府合作的。

在財富上與勢力上，三菱僅次於三井，但牠不大十分受封建的拘束，即是說，和家庭及工匠工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牠很注重工業，而對高利貸投機及出口貿易不大發生什麼關係。

三菱的中央機關，即三菱合名會社，對三菱的主要事業保有絕對多數的股票。牠與辦的事業，有三菱銀行、托拉斯與保險公司、造船與運輸（日本郵船會社）、堆棧、炭鑛、鐵廠、汽車廠、電廠、化學肥料廠、玻璃廠、煉糖廠、罐頭廠、漁業等。牠最近成立了一個新托拉斯，從事於造船、飛機及電器的製造。

三菱獨占了海上保險業。牠間接地支配了許多別的保險、港口、製糖、木料公司等等。

一九三〇，牠的營業等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三井三菱，有時候對立起來，但仍以各種方法連繫着。一九三四，三井的鐵廠和矢田國家鐵廠及四個三菱鐵鋼廠合併攏來成爲日本鐵公司。以結婚與承祧的關係，住友和三菱三井連結起來。

三井三菱是大托拉斯。牠們的資本和美國大托拉斯的相等，但牠們的活動比美國托拉斯的更要複雜。牠們在表面上對立，但實際上，牠們是聯盟軍。

被認爲和三井三菱同等的大公司，還有兩三個：住友、經營銀行、銅鑛、電綫、保險、貿易等；安田，差不多完全經營銀行事業。此外還有二等的托拉斯，如大倉、經營軍火，大規模化學工業及中國的冶金業，牠由安田給以資金的援助。久原淺野等，在繁榮的時候，可以脫離「四大」而獨立，但一等到不景氣的來臨，牠們便復受「四大」的支配。

然則現在的日本，仍是在寡頭政團的支配下，和明治時代差不多。現代的寡頭政團，是封建主義的與資本主義的原素結婚的產兒，即族閥財閥工業關連合攏來的產物。

資本的這種極端集中，在出口貿易，原料買進，及世界貿易上，給予日本種種利益來戰勝別的國家，但牠又是日本沒有完成工業化的主要原因。大獨占資本家，情願從對外貿易與殖民地剝削獲得豐厚的利潤，不情願把整個的日本經濟做到現代化。又怕在農業中採用現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因為牠會產生可怕的社會政治的結果。小地主與城市的小資產階級，成爲一個很大的階級，沒有反獨占資本的革命，是不能消滅的。獨占資本給予下層的中等階級（以少壯派軍官做代表）侵略滿洲與中國的自由，並且散佈一種幻想，認爲這種侵略是爲了廣大羣衆的利益。同時牠繼續利用小生產者與小地主作爲剝削農工的代理人。

最後，天皇的存在，是依靠平衡統治階級中封建與資本兩翼的利益。他主張保存農民作爲戰時人力的蓄水池。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民政黨掌握政權。那時候有以外資建立大規模工業來代替小地主小工商業的可能。民政黨是「三菱」的政黨。

三井三菱這兩個大公司的政策，沒有什麼明白的界綫，牠們都在不同的時候投資於兩個大政黨，即民政黨與政友會。牠們的這種投資，要看世界的形勢，是否贊成進攻的或保守的政策。民政黨代表資本家說話，不贊成金融與交易所的劇烈波動。牠是代表工業資本家，不大依靠高利貸與貿易來做利潤的來源。牠不贊成剛才所說的那種波動，因為害怕不能招致所需要的外國資本。

關於對內的政策，民政黨主張壓低軍人的氣燄，平衡預算，增加資本積累的速度，增加的方法是：減低工資與增加對小生產者及地主的債務負擔，使他們慢慢受到獨占資本的支配。

政友會的政策是不同的。牠的主要的主張是：以軍事帝國主義即軍力的獨占來積累資本。牠比民政黨更強烈地代表統治階級內封建的或半封建的份子，尤其地主。在國外的情形贊成進攻政策的時候，牠便握着政權。

統治階級更番利用這兩個政黨。不過兩黨間並沒有根本的差別，每個政黨內都有

牠黨的思潮存在着。現在的官僚或家族政府，即所謂無黨的國民內閣，出來調和兩黨的
利益，因為世界形勢允許不受限制的土地侵略的政策。

第八章 專制主義

一

日本是個警察國家，甚至在理論上都不受國會與法律的支配。在日本完全沒有政治的自由。可以隨便捕人，可以隨便把被捕的人拘留於警察局，經過長久的時間而不加以審判，並且常常加以嚴刑拷打而把他殺害了。日本工人從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從罷工得來的利益，都失掉了。這是由於沒有政治自由的原故。日本的工廠法，不過是順從國際勞工局的要求，來敷衍西洋人的面子吧了。檢查日本的憲法與政治制度，就可以知道日本大多數的人民沒有權利。

日本人自己說，「一八六八的革命，」消滅了封建社會的組織，成立了西洋式的民

主議會政府。其實這一革命，既不是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也不是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只是把世襲的軍事貴族有意識地變成了財閥的官僚的新貴族；而軍事的封建貴族與少數商人高利貸者，獲得了新的職務，如做官、開銀行、辦工廠、做生意等，但本身仍然是擁有土地的軍事的貴族。

日本的政權，在理論上與事實上，集中於天皇的手裏，即是說，集中於寡頭政團的手裏，國會與內閣是不相干的。國會在憲法中沒有什麼職務，只能做點阻撓的工作。日本把西洋的憲法，鋪在封建機構與警察國家的面上。這僅是裝飾門面，在門面底下，仍然是地主、官僚、軍人組成的寡頭政團，和工商業及金融中心的百萬財產以上的富翁連繫起來。日本的國會不是立法院。牠也不任命或節制行政部。事實上，牠沒有力量作任何事，只能阻撓政府吧了。換句話說，國會不能立法，不能行法，也不能支配行政。就是阻撓，也不能推進得太遠，因為國會管不了財政，可以隨時被解散，政府的生命，不靠國會中的多數。國務大臣，由天皇委任，直接對天皇負責。假使新政府在國會中得不到多數，便解散國會，

以操縱選舉的方法來取得多數。從國會的歷史看來，政府只有兩次沒有能夠在國會的改選中取得多數。在權的政府，對於選民威脅利誘的力量是很大的。

一八八九年日本頒布的憲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照治安維治法，要修改憲法，或只想要修改牠，都是犯了重大的罪惡。

憲法是統治階級思想的結晶。憲法頒布前後的統治階級是怎樣的？一八六七年推翻藩閥，表面上，藩閥以天皇的名義統治全國的兩重制度告終了，實際上只是把德川一家獨占的政權轉移到多數封建家族吧了。這些家族豢養的少數武士，對於推翻德川還政天皇是最活動的份子，因而把天皇抓在自己手裏，自己造成寡頭政治，並且以天皇的名義來行使權力。

從前各藩閥並沒有真正統治有力的諸侯。新成功的薩摩、長州兩族，居然以德川未曾夢見的威力來支配全國。政府中的重要位置，被這個團體占據了。諸重要家族的武士，只要略略有點教育，即可以在政府內獲得文官的位置，也有在帝國軍隊中做軍官的。但

失業的貧窮的武士，不是少數。他們因為減少了休養金，不夠維持生活。藩閥還政背後的社會動力是封建條件下不能生活的下層武士與商人工匠組成的町民階級。藩閥還政成功後，一切權力被薩磨長州武士搶去，而對還政有貢獻的武士，分不到政府中的位置，當然非常憤恨。資助了還政的大阪商人與希望真正改善經濟政治制度的町民階級，也是非常憤恨。這町民希望廢除特權與集中人材，也當然失望了。

於是開始了大的民主運動，由肥前、土佐的兩個武士，即大隈與板垣。這兩個人領導還政運動，但痛恨薩磨長州專權，而且不願接受給他們的下級位置。

這一平民參政運動，在一八七七，進到了政黨的形成，並且有組織地反對政府的專橫。一八八一，運動更加堅決起來，同時又想對西方國家做個姿勢來收回治外法權，所以到一八八九，頒布了憲法，並且召集國會。憲法的用意是，減削乃至廢除寡頭政治的權力，使民衆相信代議制度的開始，使民衆不要鼓譟，使西方各國相信日本走上了西洋文明的路綫。同時又確定了寡頭政團使用權力的手續，承認了天皇統治臣民的絕對權利。對

民衆的唯一讓步是：把絕對權利使用的方法公布出來，但這點仍然是空泛的。

這樣的憲法，對西方是一種門面的裝飾，對民主運動是一個強固的障礙物。人民的代表，不能從憲法的小洞口內面來發展民主的權利與自由，因為那些小洞口被製定憲法的寡頭政團封閉了。

日本的憲法，是以普魯士的作基礎，不過添了若干條件來保證天皇及其顧問不受人民代表的支配。所以規定國會若不通過預算，先一年的預算仍可適用。這樣國會管不了財政。若是管得了財政，天皇的神聖就終止了。在國會不開會以及緊急的場合，天皇可以頒布代替法律的命令。國會每年開不到三個月的會。假使牠拒絕法律，政府只等幾個禮拜就可以頒布代律令。

除這些保障外，又有兩個機關，即貴族院與樞密院作爲保守主義的大本營。

領導還政運動的伊藤公爵，仍想在國會成立後來起支配的作用。所以根據這個目的來仔細地起草憲法。他在德國花掉了兩年的時間，和俾士麥見過面。他準備了以鐵腕

首相自居。日本的憲法，只是明白宣布了天皇的絕對權力。

日本的憲法，主要地只是規定了行使天皇權力的方法。牠加上種種保證，來阻止人民的代表製定法律，或監督行政，或妨害官僚政府。國會只有承諾權。假使牠不承諾，就有很多方法強迫牠這樣做，或不理牠的反對。國會常常被解散，國會議員要負擔很大的新選舉費。或者不理國會，另外頒布天皇的代律令。

憲法規定各部大臣對天皇負責，所以政府對國會是獨立的。因為天皇神聖，而內閣又僅對天皇負責，所以統治全國的寡頭政治團，能夠常常以天皇的命令來粉碎人民的反對。

天皇萬世一系神聖不可侵犯——這在明治初期，還沒有成爲信條。歷來的天皇，住在西京，常常貧困，不大爲人所知道。天皇神聖的話頭，起初並不見信於人，可是當權的寡頭政團，強迫人家相信。在憲法公布的時候，這個企圖是十分成功的。

國會在成立後的幾年內，不管天皇怎樣神聖，表現了對專制政府的堅決反抗。其理

由是：封建特權雖然沒有完全廢除，但中等階級相信總有幾分可能來取得生存。他們自然反對妨害其進步的封建限制。

那時候國會中的諸主要政黨的領袖們，都企圖取消憲法。那時候，他們還不像在十年後那樣受天皇神聖說的嚴重限制，還不和統治團體勾結，還沒有被賄賂或對亞洲大陸的有利的軍事侵略所腐化。從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專制與民主，真正起了鬥爭。民權運動，不能由政府以懲辦的手段來加以禁止；如常常解散議會、封閉整批的報紙、解散會議與團體、監禁或放逐領袖、警察在選舉中施行恐怖。在國會成立後的五年內，趨向代議政府的潮流是很強烈的。妨害政治進步的憲法，好像要被掃去。政府只好以解散國會與頒布代律令來維持對全國的統治。國會重複向天皇申訴，也被拒絕了，但在另一方面，寡頭政團也十分覺悟到：把天皇拿來壓迫國會，也是很危險的。到一八九四年的左右，國會與寡頭政團的鬥爭，竟演成了一個僵局，阻止了一切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國會沒有權，只能起阻撓的作用。牠作了繼續的有效的阻撓。

寡頭政團覺悟到：在國會作堅決反對的前面，他們不能作有效的統治；他們又不能以恐怖手段粉碎反對派，也不能在國會解散後阻止人民的代表的當選。所以他們決定和中國作戰，意思是要攔淺人民對民主政府的要求。即是說，寡頭政團中伊藤領導的文人派，把統治交給他們二十年來所反對的軍人派，認為這是阻止民主與保存寡頭權力的唯一辦法。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把日本放在軍人派的支配下。伊藤從沒有能夠打破山形公爵所領導的軍人派的權力。戰後他雖然和從前他所欲消滅的政黨勾結起來，仍然不能推翻軍閥。

薩摩長州諸閥，爲了保持自己的權力，又加上一個保障；即樞密院定下來的規程，須要以將軍（包括陸海兩種人材）階級的人材來做陸海軍大臣與殖民地的總督。

這個規定意味着：假使陸海兩軍的參謀部，不贊成政府採取的行動，陸海兩相就可以辭職，不推薦繼任的人物。這強迫內閣不投降便辭職。這樣，寡頭政團可以節制國會組成的政黨內閣。他們又覺悟到：假使把天皇常常捲入政治鬥爭中，天皇神聖的鬼話，也就

被人揭破了。他們也覺悟到；若要常把憲法拿來作護符，一定有要求修改憲法的強烈運動。陸軍中的高級軍官，都是長州派。海軍中的高級軍官，都是薩摩派。中級軍官，大多數屬於長薩諸族。這樣，軍人寡頭就可以把持任何政府，使軍事權超過民事權。從中日戰爭後，尤其日俄戰爭後，寡頭政團就經過陸海軍來行使牠的威權。牠成爲軍人寡頭政治，其力量集中於武裝隊伍裏面。

日本選擇了軍事侵略的道路，把權力交給軍官，成爲軍人獨裁。民主制度的發展受了阻礙。每個小學生從雅典的歷史知道：民主制度不適用於作戰。

日本爲了防止外國的侵略，急速地把中世紀的國家變成現代的軍國主義的貴族的守舊的國家。等到外國侵略的危險一去掉，便不能逐走軍人寡頭政團。同時軍人寡頭政團，自然要前進使日本成爲對牠國的威脅。

日本自由主義不能進步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日本沒有強國的基礎，使一個大的獨立的繁榮的中等階級能夠存在。另一個是外國侵略的影響。軍人寡頭政治的抬頭，民

主運動的沒落，是日本幾次戰爭與國家津貼工業發展的政治表現。日本的工業發展，原是爲了軍事的理由。牠阻礙了富農、工匠、小商人發展成爲工商業的中等階級。這樣，民主運動沒有基礎。

日本沒有脫離農業關係與銀行資本的工業資本，就使有，也尙在很不發展的形式中。因而牠不能成立自己的強大的政黨，不能形成強烈的一貫的民主運動。日本從沒有一個領袖人物領導反對交易所，貴族或地主的運動。除棉業外，每個重要工業需要政府的幫助，這幫助不外關稅、津貼、免稅或獨占權種種。

在前世紀八九十年代，反對官僚與憲法的人物，到本世紀的初葉，便努力於分肥運動，從政府取得讓渡、權利、關稅或津貼，或打入政府作官，或接受現金賄賂。

中日戰爭後，賄賂政府成爲國家制度。從前的護民官，都以最高的價格拍賣。一九〇〇左右，從前的自由黨，卽憲政黨，和元老中最反動的山形內閣勾結起來，成立默契；寡頭與政客共分官位。那時候，山形是長闊的首腦，陸軍的獨裁者。

國會議員的議席，都用錢買來。議員又向政府及個人收受賄賂。個人與公司，想要取得權利或保護或津貼，必須以賄賂運動議員。他們不敢反對政府，恐怕被解散，不能收回運動選舉的費用。等到四年任期完了，他們才低聲說出民衆的要求。

內閣爲了保存牠的地位，或要國會通過牠的提案，便把稅款一部分拿出來，向個別議員行賄；或以各種國家津貼給予大托拉斯或大家系商行，來收買整個的政黨，因爲那些托拉斯與商行投資於政黨。

政黨的領袖，必須和大資本家有必要的關係，以便保證選舉運動費的收入。獲得大資本家投資的政黨，可以在選舉運動中占勝利，可以和政府談判對內閣的支持。得不到大資本家投資的政黨，是要失敗的。

選舉買票，是很普遍的。買票又分整買與零買。所謂整買，便是把全村或全鎮都收買了。

買票的款項從那裏來？據一個日本作家的估計，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國民政府的

選舉費是三、三八二、二八一元，內日本銀行捐助五四〇、〇〇〇元，南滿鐵路公司一、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三井某公司四五〇、〇〇〇元。

九一八事變前的南滿鐵路，還沒有被軍部接收，是當權的政黨的收入的主要來源。現今日本的政黨，被人民認為完全貪污。所謂政客，便是受賄的別名。幾年以來，日本報紙對兩大政黨貪污的情形，都有詳細的紀載。在野黨的機關報，繼續揭載在權黨的貪污搶劫及偷盜。在報紙上與法院內，常常透漏了可怕的貪污故事。

政黨既是這樣貪污，日本人民認為議會制度失敗了。可以為政黨辯護的只有一點：寡頭政團更貪污，其貪污的程度更大。那一個元老派的政治家，不是以貧窮開始，而以富豪告終。

自然，貪污不是日本獨有的。在日本，貪污是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天然結果。國會議員知道選民的力量不很強大，而他們的職權又祇限於阻撓，所以他們放棄了無用的鬥爭，只想升官發財吧了。在國會成立後的幾年內，選民不怕政府的威脅，投票選舉自由

黨，不是因爲受了賄賂，而是因爲相信政黨可以取得政權，可以推翻官僚政府。但到了十九世紀的末葉，日本選擇了軍事侵略的道路，於是改變憲法的一切希望都成泡影，而選民也隨着候選人進入了貪污的深洞。人們要反抗賄賂的誘惑，必須具有原則與目的，政黨必須具有綱領，而這種綱領，必須有製成法律的希望，並比目前的小利益更爲重要。

在日本，沒有這種希望。政黨也沒有真正的綱領。他們的綱領，不是具體的改良方案，而僅是抽象的泛論與意氣。政黨祇是諸政客的結合，多爭取幾個議席，以便強迫政府分給他們一塊肥肉。

假使政黨有目的的話，牠們的目的，祇限於通過種種必須的方案，來支付大資本家對政黨投資的紅利。在競選的綱領中，當然不能明白地把這些目的敘述出來。做了首相的政黨領袖，必須滿足兩種主人的要求，資助他的政黨的財閥與大工業家，與聽命於軍閥的官僚。假使他們的要求不能滿足，他的內閣便倒下去。他必須服從大資本家階級與封建階級，沒有可能來顧及民衆對他的要求。所以對現成政黨完全失望，轉向於左邊的

共產主義與右邊的法西主義。

點。日本的政治制度缺少彈性，沒有革命，便不能有真正的改變。這成爲日本的特別弱點。

天皇並不是權力太大的人物。事實上，他只是一個傀儡。他是官僚財閥軍人的傀儡。他是個偶像，自然不希望他干涉實際的統治。除非先經過人家的指教，他不能採取行動。而指教他的，是真正的統治者。假使做錯了，天皇不負責，而負責的是指教他的人物。因此把天皇放在政治舞台的上空，使他成爲被崇拜的對象。

誰來指教天皇，推動天皇？有人論爲行政部是個混合體，包括天皇、內閣、最高司令部、樞密院、元老、宮內省。經過元老的指教，天皇才行動，過去是這樣的。現在元老只有一個：西園寺公爵。他不屬於薩長兩閥，他的地位不很明白。宮內最高級的官吏（如御璽大臣及侍從長）以及樞密院長，多少代替了元老的地位。這些人物和最高司令部固然不能調協，就是薩長兩閥的暗鬥，至今也還存在。

在過去，大多數的元老派，都是高級陸海軍官。他們雖然死了，他們的子孫，仍然操縱陸海兩軍。長閑支配了陸軍。一九三〇年，荒木下的人物雖然暫時操縱了軍事參議會。陸軍對海軍的支配，是比較穩固。軍人握有極大的權力，可以阻止內閣的成立，一直到承認他們的要求，現在的問題是：統治階級內的人文派，即宮廷大員，是否能夠和軍人中的溫和派維持多少勢力。

一九三五年，美濃博士的天皇機關說，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但他並沒有對天皇的專制主義加以挑釁。他認為國家有統治權，天皇以國家的最高機關的資格管理統治權。這就是天皇機關說。他受到軍人的攻擊，因為他的理論有這樣的意味；天皇沒有權力，他的權力是國家給他的。

軍人要決定一切戰爭和平國防的重大問題，不願受內閣或國會的支配。參謀部及陸海軍部的首腦，都直屬於天皇。關於國防的一切事件，他們有權指教天皇。所謂指教，便是告訴天皇應做的事情，把命令放在天皇的口內。一九三〇前，首相不敢和參謀部對立。

來指教天皇。關於非軍事的問題，參謀部的權力比內閣的大多了。一九三〇是政黨政府最盛的年頭。所謂政黨政府，是資本家而不是軍人支配的政府。在那年，民政黨首相濱口，要天皇簽字於倫敦海軍條約，雖然參謀部與海軍部都反對。不久，濱口被刺身死。後來屢次借口倫敦海軍條約的恥辱，來說明陸海軍中的不安，來打擊自由派的政客與政治家。在天皇機關說的爭論中，反動份子戰勝了。美濃被免職，政府被迫頒布了一個宣言，否認天皇爲國家機關的概念。天皇是神聖的人物，以國民的輔佐來統治全國。所謂國民的輔佐，便是參謀部關於戰爭與國防的種種意見。自由派與政黨，都沒有反對。在憲法的這種解釋下，政黨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日本是被一個小團體統治着。辦理行政的官僚，絕對受那個小團體的支配。地方政府，絕對服從中央。關於地方行政與徵稅問題，各縣知事可以不理會縣議會。縣知事與各警察署長，立於內務大臣的直接支配下。這樣，警察常常幫助在權的政黨於國會解散後取得多數的議席。

二

日本是個警察國家。警察不但有權執行法律，而且有權不理會牠。警察的命令，和法律有同等的效力。在維持治安的理由下，警察可以把現行法律丟在旁邊。比如就法律講，人民是不能不經過審判而被拘留於獄中。可是警察常常把人民拘留於警察局，經過一二年而不加以審判，只說調查罷了。

日本沒有奴隸制度。可是警察把從娼寮或工廠逃出來的女工加以拘捕，退還原主。一九三二年，政府的代理人，在貧窮的區域買了四二、〇〇〇年青女子，送入滿洲的娼寮。這娼寮是政府替軍隊開辦的。照憲法，日本臣民有言論結社的自由。可是警察可以停止任何人說話，可以解散任何會議。檢查新聞，也非常嚴格。警察統治是高傲的，是高壓的。民衆非常痛恨他。東京一有暴動，便把警察的崗位搗了。

當着罷工發生的時候，警察立刻到來，把工人領袖拘捕起來，認為破壞秩序。強迫工

人接受調解。假使工人不接受，便有被認為搗亂治安而被拘留的危險。

日本警察對於守法的公民，也是很野蠻的。他可以隨意拘捕人民。他可以隨意打罵（在街上招攬客人的）汽車夫。

大家都知道：日本警察把時間與能力都用來捉拿「危險思想家」，所以不能保護人民不受盜賊及其他刑事犯的進攻。所謂「危險思想」就是指的自由派、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的見解。

一九二五通過了普選法。工會農會開始組織政黨。第一個成立的政黨是農勞黨，但成立只有三個小時，就被內務大臣認為妨害秩序而被解散了。普選法的意思，只是把日本民主政治的面具對西洋各國顯示一下，並不是把政治權力交給民衆。日本常有這種習慣：法律以右手給予民衆的東西，可以由政府嗾使警察用左手拿回來。一九二八舉行了普選法下的第一次選舉，政府用盡了一切權力來威脅選民，使他們不要選舉無產政黨的候選人。

內務大臣支配了警察，照例包辦了他的政黨的選舉運動，又司法大臣，對於自己的黨員違犯了選舉法，可以下個命令免予起訴。

警察對於所謂無產政黨，尤其凶惡到萬分。不許自由發言，不許有任何政治自由，連個人自由也是沒有的。但在這種條件下，工人議員，仍然可以當選。當選的議員共有八名，內有四人屬於左翼。他們真正代表貧農與城市工人。

日本向來有這樣的習慣：通過了一種寬大主義的方案後，便馬上來一個反動的，來取消牠的效力。一九二五年又通過了一種治安法，來打消普選法的效力。治安法規定了：凡任何人組織了一個會社，以改變國憲為目的，或完全知道牠的目的而加入為會員，應該處以十年以內的徒刑；凡任何人組織了或加入了以根本否定私產制為目的的會社，應該處以七年內的徒刑。

一九二八年，治安法又修改了。對於以改變國體為目的的會社的領袖們，將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或至少五年的監禁。

治安法開始了一個更反動的時期，對危險思想家加以大批的拘捕，對左傾思想加以無情的彈壓，對罷工者與佃農加以更兇的壓迫。

憲法上允許了言論自由，但在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中，天皇的代律令取消了這種允許，原先只不許講「和外國交通」，後來的禁令使越加越多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不許討論關於破壞現存的政治經濟制度的事件。

報紙常常被沒收或被停版幾個星期，而當局發出來的訓令，又是很抽象的。做編輯的，只好自己又做檢查員，剔除了很多新聞，因為害怕受處罰。

政府剝奪了報紙的自由，同時又有壯士與浪人助桀為虐。浪人與壯士，受了高級官僚的命令，毆打發表自由意見的新聞記者。警察不干涉他們的行動。東京朝日新聞的社長村山，年齡已經有了七十多，被七個年青浪人打傷了。他被打的原因，據說是爲了發表違反日本傳統政策的論文。行兇的浪人，都被判處了徒刑，但在緩刑的名義下，都被釋放了。而村山反要辭去社長的職務。

這不過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東京朝日新聞銷路有二百萬，尚且受到這種待遇，那末，小的左傾的或自由派的報紙，便難生存下去了。

官廳對於報紙，照例給以指教。假使不接受指教，報紙便被沒收。永遠不准登載。的新聞，大約有這幾項：閣員受賄、高麗不安、農民不安、「誇大的」罷工消息、經濟財政新聞的過分刺激、共產黨被捕（要等幾個月或幾年後才能披露）、不准批評天皇及皇族，間接的諷刺也不行；除官家供給的消息外，不准登載軍隊活動的新聞。

往往也有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意見表現於論文中。這是由於各地警署的不了解或不謹慎。同時日本的知識份子，也有一大部分傾向於左派理論或社會主義，而新聞記者往往讓危險思想爬入他們的報紙中。

關於外國新聞的檢查，算是最成功。甚至自由派的日本人，認為他們的義務，是剔除不利於日本的國際消息。

日本的司法制度，只是掩護野蠻主義的一種烟幕。在日本，收集反對犯人的證據的

普通方法，是逼取口供。對政治犯及普通犯，照例用拷打來取得口供。等到犯人的抵抗消滅了，才把他送去審判。在審判前，證據已經取得，所以在審判的時候，用不着什麼證據了。近來也在某種場合適用陪審制度，但這仍是很希罕的。日本真不知道從證人收集證據的現代方法，也不知道以偵探方法來捉捕人犯。被告沒有要求速審權，任憑警察加以長時間的拘留，因為他不承認，警察就不把他解送法院審判。在拘留期間，他不能請用律師，而所謂對人犯的調查又不公開。被捕的新聞，不准報紙登載。

在調查時期中的人犯，往往死去了。總說他是爲了心臟病而死的。關於對待政治犯，日本可以和法西德國並駕齊驅。政治犯也不能希望有公平的審判，就使他抵抗了刑訊，並沒有承認什麼。爲危險思想家辯護的律師，自己也受危險。

關於對待婦女，日本的法律與習慣，並沒有從封建觀念進步了多少。日本女人，仍然可以買賣，和商品一樣。就是中等階級的女人，也距離奴隸的地位不遠，民法注定了女人的劣等地位。女人不得丈夫的許可，不能簽訂合同。她沒有財產權。她從結婚帶來的財產，

只有她的丈夫才能處分，女人不能承產，除非定出特別的辦法。男人不舉出什麼理由，就可以把女人拋棄，把她送到娘家去——離婚。也沒有養活她的義務。男人犯了和姦罪，不受處罰，除非被姦的女人的丈夫起訴了他。

女人不能和丈夫離婚，就使他討了小老婆——日本人常常討小老婆，所謂第二妻，假使爲了這個原因離開了丈夫，她不能要求贍養費。生出來的兒女，都屬於丈夫。

中等與貴族階級的女人，簡直是女僕老總。那怕有了傭人，仍然是她自己伺候丈夫及父母。丈夫通姦，女人不能過問。丈夫沒有回家，女人不敢先睡。女人不同丈夫同棹吃飯。她伺候男人吃飯。丈夫拍手，她便來了。她不隨丈夫出席於社會性質的宴會。她如果陪丈夫出外散步，必須走在後面，要隔離幾步。

女人的奴隸地位，使女人感到不滿，而走向反抗的道路。這又是社會不安定的一個原素。因此日本最高貴人家的女子，居然受了共產主義的宣傳。

日本的法律，允許以「承祧」的名義出賣兒女。買主可以把承祧子當作奴隸，不受

法律的干涉。報紙上常常登載虐待承祧子引起警察干涉的消息。關於這點，日本是和中國差不多的。

三

最後要談到壯士與愛國團體的活動。所謂壯士，就是浪人的別名。在明治初期，壯士常做政黨首腦的衛士，來反對警察的進攻。他們成立的第一個會社，是黑洋社與黑龍社，反對政府，要求侵略亞洲。中日戰爭後，政黨首腦投降了政府，所以黑龍社變成了政府的同盟軍，替政府在中俄及其他國家作偵探，替政府謀害一切自由派的或缺乏愛國證據的政客，新聞記者乃至貴族階級。這些壯士浪人，都是出身於武士，而是武士的渣滓。

今日的黑龍社，是上層壯士或流氓集團。牠的會員，歡喜人家稱他們做浪人。會員中有貴族與政治家。前任首相廣田，也是會員。在牠支配下的，是無數的下層壯士，即流氓、暴徒。他們被僱傭來破壞罷工，來恐嚇乃至刺殺自由派的人物，或急進黨，或社會主義者。愛

國會社需要金錢的時候，就嗾使他們向人家索詐。他們對於表現自由主義的報紙，不客氣地加以搗毀。他們毆打或殺害個人，警察不加干涉。他們也有做强盜的，偷東西的。

上層壯士，也有時當衆剖腹，來抗議政客或財閥的不愛國的行動，或反對政府的軟弱的外交政策。這些自稱浪人的高等壯士，組織了很多的永久團體，採取了好聽的名字與原則，如尊重日本的古代精神皇道等。他們代表一切的反動。他們絕對服從領袖，受他的調遣。只要買得了領袖，就可以支配會員了。

壯士與浪人的活動，本不能分開。一九一九年，打算把他們合流，使成爲一個大的破壞罷工團，使他們壓迫危險思想。那時平沼做內務大臣，建立了國勢會，想完成那個目的。後來政府收回了對該計劃的支持，但該會社仍繼續存在。會長是個陸軍中將。到最近，平沼（現樞密院長）才辭去了該社的領袖。

浪人與壯士刺殺的政客政治家，以及羣衆的領袖，不知道有多少。這種刺殺，他們叫做「愛國的壯舉」。他們受了貴族官僚的嗾使才開始行凶。他們受到貴族官僚的保護。

他們是日本法西黨的原料。他們已經作了許多法西行動如毆打與謀殺自由黨、社會黨、共產黨等。

一九二九年，壯士殺害了勞動黨的議員兩名，即大山與山本。可是他們的活動，不僅限於政治、勞動問題，他們反對自由主義的一切表現與社會生活中的西方影響。他們打入跳舞廳，把跳舞男女推出去。他們干涉西洋式的遊戲。他們毆打剪髮的女人，干涉青年男女同行。他們的活動，集中在剷除急進主義、自由主義、西洋化、女人解放的一切表現，他們反對蔑視日本的舊道德、迷信以及生活方法的一切表現。

著名的黑龍社，又成立了許多別的愛國會社，明白地要粉碎日本的一切急進主義。這些會社，成爲天皇、軍人、官僚政府的社會支柱。

壯士浪人的橫行，說明了日本不是法治國家，日本還沒有脫離中世紀主義，或者也可以說，她已經被法西黨統治了。

工人、農民、左傾知識份子、自由派的作家，不但受到法律的壓迫，而且被放在法律的

保護外。他們沒有政治權利，沒有自由。但浪人們則被放在法律之上，尤其是黑龍社道貌岸然的頭山氏，參加了很多的暗殺，但從沒有被逮捕過。警察明明知道他家內藏匿了要犯，但不敢前去搜查。一九三二，在他的七十壽辰的那一天，日本報紙稱揚他是民族英雄。黑龍社是軍部在外洋的秘密機關。原先牠是住友銀行豢養的機關，來推進住友在滿洲的利益，後來牠被軍部接收了，因為牠在中國、俄國、印度做了有用的秘密工作，而軍部自己不能公開進行。牠的代理人滿佈了中國，在必要時可以做嚮導與地圖製作者，他們很熟悉中國的情形。假如日本爲了侵略中國，要製造事件做藉口，他們可以隨時供給種種藉口。

壯士與浪人，在戰爭中可以做便衣隊。他們既可以幫助軍隊作戰，又作了一種卑鄙污穢的工作。假如正規軍作了這樣的污穢工作，便使日軍蒙莫大的恥辱，而受到文明世界的指摘。上海一二八事變時，日軍集中力量奪取中國地界，而浪人則在後方的虹口擔任警察職務。他們燒燬拒絕和日人貿易的中國商人的房屋，他們殺害或綁架普通男人

女人以及小孩。他們像土匪一樣地橫行着。

第九章 社會革命

一

日本農民的極端窮乏，封建殘餘的妨害了資本的積累與中等階級的健全發展，國內市場的狹隘，對工人知識份子及一切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的殘酷壓迫，小工業業者及工匠這一大階級中的革命醞釀，政治的社會的諸自由的不存在，天皇與官僚的專制權力，警察的專橫，統治階級與行政機關的普遍貪污——這種種是現代日本的特點，也是帝俄的特點。不論日軍怎樣多，不論日軍自稱怎樣效忠於天皇，不論日本向亞洲的膨脹怎樣成功，不論怎樣宣傳日本民衆對天皇如何忠實，但就政治與社會看來，日本現在確是不安定的，她和帝俄一樣接近於革命了。

日本的統治階級，常常以恐怖與警察來維持自己。牠不能倚靠對人民的道德影響。即是說，不能以民主政治來統治，不敢信託代議制度，言論結社的自由，以及法治。

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一，統治階級內的資本主義翼，抬起頭來，情願有個政黨政府，因為政黨做了牠的工具。但日本從沒有真正的議會政府，她只從西洋借來了外衣。等到西洋衣服改變了款式，改成了舉國一致的政府與法西政府，她也要照樣改變——一九三二年，放棄了代議制，成立了舉國一致的內閣，即官僚內閣。這不是說，權力有什麼轉移。支配對內對外政策的，仍舊是那些黨派。不過行使權力的仲介人，多少有點不同了。統治階級中的諸派別，在牠們相互的勢力上有多少的改變吧了。

日本還沒有受過軍事失敗，也沒有和一等強國的設備完全的軍隊打過仗。羣衆的革命情緒，可以被壓到地下，或轉移，到軍事侵略與狹義愛國主義。工人農民還沒有對天皇的作用表示失望，還沒有知道官僚是壓迫他們的。日本的民衆還不知道對外的侵略，是不能救濟他們的破產與飢寒。破產了的與絕望的諸階層，如農民、工匠、小僱主、小商

人、小地主等，把他們的憤怒與絕望表現於暗殺貪污的政客與自私的資本家。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在過去跟隨了地主與軍官的領導，即軍事法西斯黨的領導。但這不是說，他們不在改變了的條件下來接受推翻現代社會制度者的領導。假使這些中間層，對軍事侵略的利益失望了，假使他們明白了天皇並不是站在諸階級的上頭，而是和統治階級一氣，那末，他們的經濟地位既是這麼壞，一定會起來反對領袖。

照現在的看法，所謂法西斯主義，包括了這些東西：回復到野蠻與殘殺，否定法治政府，壓迫工人組織，取消民主自由，極端的對外侵略，反資本主義的宣傳。若要把法西斯主義這名詞應用到日本，必須有許多保留。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包括許多的概念與活動——屬於較早的歷史時期的概念與活動，和現在的意德不大相干。日本原來就沒有代議政府，沒有民主自由，大資本家用不着鼓勵法西斯主義的運動來加以破壞。

但在另一面，日本的大托拉斯與獨占資本，資本的極端的集中，大資本對地主與官僚的優越地位，下層中等階級的普遍破產與反對財閥的革命——這種種是帝國主義

在目前階段的特點。這些原素與世界經濟危機以及外國政治的發展，使日本的法西斯運動披上了現代的外衣，其實牠不過是帝俄的「黑色百人團」吧了。

日本政治經濟機構的特點（見前），使日本的法西斯運動陷入中世紀主義，只是望着最遠的過去，而不希望新社會的產生。日本的法西斯主義的根，是生長於舊的日本。小地主、小商人、小工業者以及工匠等，成爲很大的階級，都留戀於中世紀的經濟機構，因爲他們的生活，是要依靠牠的存在。

日本的財政政策與對外政策，都不利於小有產者。經濟政策的結果，徒使小有產者被大托拉斯所吞噬，把從前在膨脹時期所獲得的利潤統統交給大托拉斯了。

一三二二年通貨膨脹以來，小工商業者很難得到什麼好處，因爲隨着來的，便是工資與農品價格的低落。這樣，國內市場更加縮小。同時大資本家賺來的利潤，都用來購買公債來支付戰費，或投資於滿洲，所以剩不了很多資本給小生產者。

有些小資產階級，往往和佃農與工人結成連合戰線。也有很多小資產階級出身的

知識份子，如學生、教員、新聞記者、事務員等，加入了左翼乃至共產運動，但小資產階級的大部分，還不能立刻和工人與無土地的農民連成一氣。

這是由於在日本被壓迫者同時又是壓迫者。小地主與工匠頭目，固然受大資本家的壓迫，但同時却又壓迫佃農或日工或徒弟。他們要盡量剝削利潤。同樣，在政治中，他們痛恨壓迫欺騙他們的大人物，他們反對資本家與貪污政客，但同時又害怕工農起來反對現存的制度。他們尤其害怕共產主義——牠在日本有強大的支配力。他們又痛恨一切自由派與西方的思想，因為這兩者主張解放女人，使他們不能作家庭內的專制魔王，使他們不能對工人與徒弟們有無限的權力。

城市與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害怕現代的資本主義斷絕他們的生計，但同時又害怕共產主義。他們幫助壓迫工人與佃農。他們痛恨大工業者與銀行家，但希望從侵略中國與西伯利亞獲得救應。他們是日本國內最狂暴的侵略者。

現在城市與農村的小資產階級，接受了最反動的份子的領導。這些份子對他們說：

「你們的毛病，不是由於工業與民主的發展的不完全，而是由於曾經有了這種發展。」小資產階級希望終止托拉斯的壓迫，完成自己的獨立，保障自己的生活；爲了實現這個目的，必須幫助官僚政府，而不是把牠推翻，以民主政府代替牠。所以高喊第二次還政，即是說，把原來固有的君權恢復起來。在他們看來，君權的恢復，是和他們自己的安全相同的。他們成立了很多的組織，作了很多的宣傳，反對工業主義與要求恢復日本獨立自由的東方的文明。這在農村的小資產階級中獲得了極大的影響。他們殺害了很多的著名政客與資本家。

這種反議會政府與貪污政客的運動，在牠的成份與意識上，現出了顯著的封建主義，不能被稱爲法西主義。法西主義的社會基礎，必須是小資產階級，但日本小資產階級的大部分，還被封建的根束縛着，不能發展成爲德國法西主義的模型。但日本帝國主義的膨脹與野心，把廣大的反動運動的一切概念加上了強烈的法西主義色彩。或者可以這樣說：統治階級企圖利用大多數人民的迷信、無知、傳統狹義愛國觀念來實現自己的

帝國主義計劃，來粉碎國內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反對派。這把羣衆運動變成了法西運動，因而發生了這樣的矛盾：自己以爲反對資本主義，希望回到中世紀主義，實際上却幫助了資本主義，即幫助對亞洲大陸的武裝侵略，同時又幫助壓迫國內的革命運動。

中間層搖擺於大資本與無產者的中間。他們希望停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支持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而這個政策，又祇有受到現代工業的支持才能夠執行。他們的觀念是矛盾的與混亂的。這是由於日本獨占資本主義與封建因素的結合。

二

在社會的最上層，法西主義受到官僚、軍官、大地主與某些大資本家團體的支持。在這裏，日本的法西主義，是從純粹地反動團體中生長出來的。這些團體，從明治時期就存在了。牠們是天皇與其警察的社會支柱。當戰後日本似乎走向民主的時候，那些團體不大露面，自從世界經濟恐慌及滿案發生後，牠們又抬頭了。牠們企圖支配許多民衆團體

——由絕望的下層中等階級與農民組織的團體——來把他們的仇恨轉移到擁護統治階級的道路上去，如擁護侵略中國，擁護壓迫工人佃農以及左傾知識份子。

荒木大將領導的運動，叫做軍人法西斯運動。荒木本人是統治階級中封建派軍閥派的首腦。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他成爲最重要最歡喜說話的人物。那時候，他是陸軍大臣。他被稱爲日本將來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可是一九三四後，他便倒下去了。

荒木與他的那一派，不歡喜把民衆組織的反動愛國團體拿來做基礎。他們雖然和這些團體合作，不過想把他們的思想，轉變到貴族領導的團體（如黑龍社等）這邊來。像黑龍社這種團體，祇是特權階級如貴族、官僚、下野了的陸海軍官、大地主的集團。

荒木的軍人法西斯蒂，是以退伍軍人協會做大本營。退伍軍人的組織散布於全國。凡屬退伍軍人，大都要入會。每個農家至少有一個會員。據說會員共有四百萬人。荒木利用這個組織網，來動員全國支持他侵略亞洲大陸的政綱，並且作了欺騙的宣傳，口喊打倒自私的資本家，貪污的政客，救濟農民，救濟小商人，節制大資本，減低利息，以移民滿洲。

來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並且說：進攻中國的成功，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統治階級內的各成分，如資本家、官僚、地主、軍人等，都聯合起來說，征服了滿洲就有出路。而軍人法西斯蒂在宣傳上則注重安定人民，使人民不要害怕滿洲被托拉斯拿去了。他們向人民保證：要為人民發展滿洲，要把滿洲的煤鐵農業資源土地交給日本人民，不准資本家開發滿洲的鐵路或木料，不准他們直接投資於工業。他們又告訴人民：沒有土地的日本農民，可以獲得土地；失業的工人可以獲得工作；小工業者可以買得便宜的原料，並且可以找得很好的市場。他們又說：滿日連成一個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集團，可以實現國內的改造。滿洲將成為地上的天堂，日本也連帶成為地上的天堂。軍官與法西斯團體的代表，年年到各農村演講，便拿這些做材料。軍部或關東軍不時以同樣的口腔發行小冊子或宣言。

這些軍人法西斯蒂，到底代表地主、職業的軍閥、一部分官僚的利益。他們真恨財閥，因為財閥的收入比他們的多了，財閥享受的快樂，是他們貧窮人不能享受的。他們痛

恨大資本家從一九一八年起握住了政權的大部分。

但軍人沒有大資本家是不成功的。不論打仗或發展滿洲，都需要資金。軍人可以喊出反對自利的資本家的口號，但若不要資本家，便要社會主義經濟。而社會主義經濟，便要消滅封建的與半封建的原素，如地主、官僚、專制政體以及半獨立的武裝軍隊。軍人知道社會革命的可怕，所以選擇了和大資本家妥協的道路。

但法西運動中的軍人份子，不都是這樣的。陸海軍內有許多少壯軍人，真想要消滅獨占資本，要在滿洲成立國家社會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少壯軍人的這種態度，在佔領滿洲的初期，曾經替大資本家建立了許多困難，使他們對滿洲投資表示懷疑。這使資本家暫時不想投資。

少壯軍人，多半是下層中等階級出身，他們和高級官僚、軍人貴族、大托拉斯都沒有什麼社會的關係。他們沒有升大官發大財的希望。他們是小地主、小工商業者、自耕農的兒子。他們的薪俸非常少。他們要靠大陸海軍來生存。他們痛恨一九三〇的海軍條約，痛

恨不積極侵略的外交政策，因為他們以自己的飯碗作出發點。假使軍隊減少，他們的生存便受到威脅。他們自己受過了破產的痛苦，對他們指揮下的農民出身的兵士，自然表示同情。他們和兵士一起反對大資本家，但阻止兵士反對地主、小資本家與軍隊。他們當中有許多加入了恐怖團體。

軍人法西斯蒂的欺騙宣傳，是和現代法西斯主義的宣傳相同的。這也是解決國內不安的一種傳統方法。日本常常使用戰爭來避免革命，來展緩政治經濟問題的根本解決。從現代歷史時期起，日本的主戰政黨是很受歡迎的。戰爭的負擔雖然年年加重了，但仍有一個繼續的廣泛的戰爭要求：希望在外國搶掠，和過去一樣。有許多工人領袖，覺得在國內沒有改良主義的基礎，也熱烈地盼望從對外侵略獲得利潤。在十九世紀，貧窮的下層武士，代表了人民要求戰爭，現在則由軍人提出這個要求。

日本的陸海軍官的俸給都很低。下級軍官只有十二鎊一年，高級軍官從五八鎊至一〇〇鎊。一九三一至三二年，每年收入六、六〇〇元的大將，一共只有一五名。

在經濟社會方面，少壯軍人的大多數，是和下層的中等階級連繫着。在社會地位上，他們和農民相差不遠。大多數的高級軍官，是和天皇與官僚連繫着，經過他們，又和大資本家連繫着。就年齡與思想講，他們屬於明治時代。他們升到高級，不是基於服務年代的長久，而只是經過選擇。所以和統治階級的連繫，是非常重要的。

出身低賤的少壯軍官，沒有升官的希望，因為他們沒有在陸軍學校畢業過，和陸軍中富家的子弟一樣。一九二七年，志願兵役法通過後，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的人，服滿了兵役一年並受試及格，才能夠受委為中級軍官。這個法律，使下層中等階級的兒子們得以做中級軍官，但也只能升到這級為止。

年老的軍官，大半繼續獨占高級的位置。日本的團長，至少在五十歲以上。一九三〇至三三，荒木系的軍閥支配了軍部，但他們不是軍人貴族，不像他們和大資本家有連繫。因此他們變成了「民主派」軍官的領袖。他們做出和財閥與政客沒有連繫的模樣。所以他們認為自己是適當的人物，來領導第二次還政與成立更公平的社會的運動。陸軍

分成溫和與極端兩個派別，諸派別互相鬥爭，當然代表深刻的社會分野。這一鬥爭與該上將的野心勃勃，造成了高級軍官的互相殘殺。

大資本家也利用少壯軍人反資本的欺騙宣傳，來打倒競爭的敵人。有人說，井上藏相被刺是受了三井的煽動，因為井上是三菱首腦岩崎的女婿。也有人說，犬養毅與團琢磨（三井的首腦）的被刺，和三菱有關係。假若這話是真的，那末統治集團內因為國內經濟的絕望與國際地位的不穩發生了寬廣的破裂。三井代表商業資本與投機，需要通貨膨脹。三菱代表工業資本，尤其代表重工業，需要通貨緊縮，健全的財政與外國借款。一九三〇至三一，民政黨政府下的井上藏相，實施了緊縮政策。但三井的政友會，打倒了民政黨（一九三一）再禁止了金出口。事前三井買入了大批外國貨幣，賺了幾百萬。就恐怖者看來，三井三菱都一樣地欺壓人民，牠們的首腦一樣地皆死。金融資本的分裂，也許成爲本身的生存的致命傷，因為有這樣的公理，當統治階級因為經濟絕望的關係互相殘殺的時候，社會革命才能成功。

五·一五事件（刺殺犬養毅並焚燬三菱銀行及東京警察廳）教訓了日本的財閥、貴族、官僚、高級軍官要團結起來。所以他們後來比較地連合一致，來進行帝國主義的侵略。只除極少數的軍官間或反對資本家外，他們再不提起，爲了人民的利益來發展滿洲。他們歡迎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久原投資。五·一五事件過了數天，少壯軍人認爲荒木出賣了他們的運動，要刺殺他。一九三五，荒木辭職，被封爲男爵。於是新陸軍大臣林銑十郎開始肅軍運動，與恢復紀律。

五·一五事件顯示了恐怖團體的行動的廣大程度與民衆的廣大支持。而且又有少壯軍人的參加。這驚駭了統治階級的各部分。

這事件使軍人領袖覺悟到不能再利用少壯軍人來戰勝大資本家，來支配他們，因爲這是很危險的。

這事件使大資本家清算他們相互的矛盾，並且以種種的讓步來調和小資產階級與地主。但大資本家仍欲等待機會來恢復對軍人的優越地位，來粉碎民間的恐怖團體。

因此，一九三二年，便以禁金出口，通貨膨脹，國家借款，對小地主、大自耕農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給予暫時的救濟。同時又採取了種種方策，來管理這些階級的運動，使他們離開恐怖組織而支持國民政府，支持統治階級支配的法西團體。

一九三二年開始的通貨膨脹，多少救濟了農業小資產階級，並且因為次要的出口貨貿易的確實膨脹，使一部分工業小資產階級繼續生存。可是小工商業者以及農民的大多數，沒有減輕負擔，地主也沒有清償債務。恐怖團體的活動，依然繼續存在，可是高級軍官不敢公然幫助他們了。一九三三發現了天兵團推翻政府的陰謀，來建立全新的政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又發生了青年血盟團謀殺西園寺、鈴木及三井三菱職員的陰謀。被捕的都是十多歲的青年，而且大多數都是工人。他們沒有獲得手鎗，足徵和軍人沒有關係。他們要殺害高級法西斯蒂，如鈴木等。他們是工人，只賺得極低的工資。他們不是流氓浪人——而是威脅現存制度的可能的革命份子。

三

日本的神聖使命，牠們都痛恨資本主義，並且自己相信是正在鬥爭來推翻牠。資本家知道農民的革命運動，威脅現存的制度。地主與軍人知道餓飯的農民與破產了的城市中等階級，現在是被指揮來反對大資本家，但終久可以反對地主與陸海軍。

像這樣的革命醞釀，本可以產生一個法西斯獨裁，不過終究沒有得到這樣的結果。這是由於日本可以想出另外一個辦法：超政黨的官僚內閣，如齋藤與岡田。在日本，小資產階級與大資本家中間，沒有很大的中立地帶——中等階級。同時，日本也沒有多大的無產階級。把對這一階級的恐懼拿來恐嚇小資產階級，使他們對法西斯主義失望的時候仍然安靜不作聲。

換句話說，日本的小資產階級，包括自耕農、小地主，在戶口中占了極大一部分，他們

的經濟太絕望，覺得把他們的領袖放在政府內是不安全的。同時還有一個更安全的第二個辦法，即「非資本主義的政府。」

因此日本的統治階級爲了支配下層中等階級的革命運動，把天皇和官僚拿出來做法寶使用，宣佈他們是超階級的。他們把罪過推諉到貪污的和大資本家勾結的政黨身上。這樣，他們使各愛國團體及少壯軍官夢想的「超階級的政府」得以實現，這一政府將恢復他們的生計，將爲了民衆的利益來發展滿洲。

在社會的最上層，通常稱爲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是官僚軍人中最反動的部分。他們的目的，在恢復對新財閥的政治支配，與對農民及下層中等階級的道德支配。平沼與田中都高喊要軍部領導全國來克服國難，因政黨都不可靠。這種法西斯主義，不過是神道的重新發明，是家族政治的復活。

一九一八後，出現了大資本支配的政黨政府。這是日本政治的一面。現在又出現了軍人官僚政府——是日本政治的另一面。但這兩面均屬於軍人、貴族、官僚、大資本家、地

主的聯合體。這些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在許多方面，彼此有社會的經濟的連結。他們常常爲了爭分地位與利益而鬥爭，但他們又常常聯合一致來反對民衆，反對推翻暴虐政府獨占資本的一切企圖，反對人民的民主運動或改善生活的運動。

假使這個辦法能夠成功，那就用不着把法西主義作危險的與費錢的試驗。這個試驗是危險的，因爲小資產階級與農民的數目太多，經濟太絕望，中等階級與工人階級太少——這種種增加法西運動不受節制而變成工農中等階級連合革命的危險。同時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領袖，不懂國際形勢，很容易把日本捲入戰爭漩渦而遭受慘敗。法西主義的試驗，也是費錢的，因爲對法西主義的有組織的支持者，必須作很多的讓步。倒不如回到舊式的官僚政府較爲簡單，而這一政府更有效地執行財閥與工業巨頭的帝國主義企圖。

所以在日本，以推翻民主建立獨裁爲目的之法西運動，是大半沒有意義的。即使法西主義能夠成功，不會給日本的上層階級一點什麼東西，不會改變什麼來使利他們，或

許反來加害於他們。假使少壯軍人抓住了政權，或許很容易把對外貿易弄成逆轉，把國民經濟的不穩定的基礎加以粉碎，或把工商業弄得完全破產，或和俄美打仗，招徠國家的災禍，與民衆的失望；因而引起社會革命，把銀行家、大資本家、地主、軍閥一齊掃除出去。

假使國內國外的情形變得更嚴重一點，或許公開地建立軍人獨裁，放棄一切假民主的制度。到一九三六的二月事變止，一九三五農村經濟的略略好轉，與日本對外貿易的成功，好像鼓勵了統治階級內資產階級翼來回到假的政黨政府。他們覺得少壯軍人的對外政策與過分的擴軍，都要引起災禍。他們要想在假的政黨政府底下，鞏固日帝國主義既得的利益。他們想借得外債，但若通貨過分膨脹，或進一步傷害列強在中國的利益，那末外債是借不到的。所以他們要暫時停止軍事冒險。

這些較為穩健的資本家，已經知道不能再長遠地把人民的憤恨與絕望，移轉到支持軍事主義與帝國主義。他們知道國民經濟與社會機構，走近破裂點。所以主張暫時停止對亞洲的侵略。但在另一面，正因為日本走近破裂點，所以有許多冒險份子，尤其和小

地主與下層中等階級有關係的份子，要求和外國打一大仗，孤注一擲，前一種人要求恢復紀律，限制少壯法西斯軍官，限制反動的恐怖愛國團體。後一種人覺得和平與以外債開發滿洲，都不能解決農業危機與中等階級的問題。他們要掃除元老派和高級官僚與宮廷大臣，因為他們和大資本有關係，而且代表穩健與健全的金融政策。日本的情形太悲觀了，所以關於出路的諸意見，表現極大的差異。

岡田內閣，本是個混合體——是由元老軍閥大資本推薦出來的。一九三四至三五，這混合體內的各派別，相互鬥爭起來，又加以國會內各政黨的鬥爭，反映了經濟機構內的極端緊張。

軍人中的穩健派也主張肅軍。一九三五年七月陸軍大臣林銑十郎，開始肅軍，預備把軍人法西斯蒂清除出去。這些軍人法西斯蒂，要想把天皇弄得非常神聖——神聖到這樣的程度：如果稱他為國家機關，便是大逆不道。但他們只要他神聖吧了，不要他參加公務，應該把公務交給軍隊來處理。一九三六年二月事變後，天皇到明治神廟致祭，照他

的口氣看來，他是反對軍人法西斯蒂。天皇也是全國最大資本家與地主中的一個。天皇占有一切森林，占有東京中心的商業區域。他投資於大托拉斯與政府企業如南滿鐵路。管理天皇財產的人們，都連繫於大資本家，因而獲得了機會來直接影響政治。

和三菱有關係的牧野與齋藤，都是薩摩派，一面代表官僚，另一面代表財閥工業貴族的一部分。他們和長州三井政友會派對立起來。他們是伊藤的繼承者。他們不要民主，也不要軍人獨裁。他們反對軍人法西斯蒂。

現今具有自由派傾向的文治派官僚，自己單獨不能握住政權。所以他們要和國會中的政黨聯盟。事實上，岡田的國民內閣，是由民政黨支持的。

文人與軍人官僚相互鬥爭的時候，恰遇着了少壯軍官以及恐怖愛國宗教團體運動對他們與大資本家的威脅。他們兩派連合起來對付這個共同的敵人。有些軍人貴族自稱或讓別人稱他們爲法西斯蒂，但對於陸軍中法西斯領袖的被清除，好像熟視無睹。他們只要獲得了對政府的支配，便算了事。至於軍人法西斯蒂出力幫他們打倒了統治階

級內的資本主義翼，那不能使他們關心於法西斯派的命運。

荒木放棄了他的支持者——軍人法西斯蒂。一九三五年夏季，林大將（陸相）開始大規模的肅軍，把荒木或法西斯派的最著名的軍官放在候差名單上，或把他們退職，或調任較低的位置。受影響的軍官，共有四、七〇〇名。

這一肅軍當然不會清除極端派，可是在被影響的軍官中引起了極端的不滿。於是發生了刺殺軍務局長永田少將的事件。永田是林陸相下的第一個紅人。刺殺永田，便是反對肅軍。於是林陸相派與真崎（荒木下的第一名首腦，曾任軍事教育總監，被氏免職）派關於調動軍官與刺殺永田發生了激烈的鬥爭。

據日日新聞載稱，陸軍中發生騷動，不外以下的四個原因：

- (一) 派別的成立。
- (二) 東京外的將領，不滿東京軍部的設施。
- (三) 軍官與人民接觸，傳染了不純潔的思想。

(四)非陸軍學校卒業出身的少壯軍官，不滿意於升官的辦法，在這辦法下，學校卒業生受優待。

軍隊內部的不安，首先是由於諸派別的鬥爭，同時下層階級出身的少壯軍官，不滿意於軍部的辦法與軍隊受軍事貴族的支配。林陸相採取的加強紀律的辦法是：禁止一個階級的軍官和另一個階級的軍官相接合，禁止軍官和人民（暗指愛國恐怖團體）作「無選擇的結合」，下級軍官必須尊敬長官。總之，軍事長官，要他們的部下要死就死吧了，不必問什麼理由。

四

肅軍的結果，只是增加了陸軍中的不滿，引起了危險的叛變。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一師團的第三聯隊的兵士千多人，由二〇個下級軍官領導叛變，殺死了大藏大臣高橋，御軍大臣齋藤，軍事教育總監渡邊，並且殺傷了許多人物。他們要殺岡田西園寺。

等，但沒有找着。叛兵的目的，是要建立軍人法西斯獨裁，但是沒有成功。新成立的廣田內閣，也和從前的內閣沒有多大的分別。

叛變的結果，徒使保守的官僚與軍人貴族，在政府內比以前獲得了更大的支配，但對於法西斯蒂則沒有給予更大的勢力。這次叛變恰恰發生於反法西斯的民政黨選舉勝利的時候，有人懷疑牠是受了反大資本財閥的高級軍官的煽動。一九三五年，軍部有兩件事沒有達到目的。第一，蘇聯拒絕日本參加庫倫會議，日本軍部要打仗，但政府不同意。第二，軍部準備再前進來搶奪中國的華北五省，可是政府又不同意，結果只搶得兩省。

可見得日本的陸軍中存在着極端的緊張、派別鬥爭、與紀律的缺乏。像這樣的軍隊——軍官互相殘殺，動輒殺害政府內的大員，炸燬銀行——總不能認為是不可克服的，也不能認為是可靠的國家干城；陸軍的不安，反映了諸社會力量的不平衡，國民經濟內不可解決的諸矛盾，革命危險的迫近。

日本的人民相信：資本家、政客、官僚，隔離了天皇和人民，假使把這些障礙除去了，那

末貧富的懸殊就終止了。要維持天皇神聖與超出階級（天皇保護人民）的鬼話，必須使統治階級內諸派別連合攏來維持牠。但這些派別，被絕望的經濟局勢逼迫來互相火拼，被絕望的政治局勢逼迫來搬出天皇，以便粉碎革命與掃滅不滿的份子。所以日本的人民，恐怕要很快地覺悟到：天皇並不是保護他們的。

五

一九三五，和粉碎少壯軍人的政治運動平行的，又有制裁恐怖團體宗教團體的運動。甚至還要制裁浪人壯士的活動。

內務省與東京警察廳，頒布了新的法規，不准以愛國名義有暴動的行為。這法規更嚴格地管理各反動團體，不但可以捉拿暴動者，而且可逮捕煽動暴動的人物。日本的愛國志士，比美國的流氓有更多的自由。警察本不干涉壯士毆打工人領袖、左傾份子及自由黨派的行動，但是現在有很多新的「愛國志士」，其目的也不值得稱頌，而且危害了

和平與秩序，所以警察不能不加以干涉。

但頭山滿與他的黑龍社，不會受到警察的干涉——因為受了陸軍省外務省的保護與津貼。受干涉的祇是一些未經政府特許的反動恐怖團體與宗教會社，牠們表現餓飯的農民與破產了的小有產者的盲目革命。

在一九三五年開頭的幾個月，約有四、〇〇〇「愛國志士」被捕。同時又逮捕了半政治半宗教的大本教的一切領袖。這大本教在日本西部有百多萬的會員。領袖被捕的罪名，是對皇室不敬。其實這團體是反映了農民反資本的反動運動，要在將來實現過去的原始共產觀念。牠的領袖，主張在皇道的名義下來否定私產制度，把財產交給天皇。像這樣的農民運動，對現在社會制度是一種危險。

農民與小有產者，仍認為擁護天皇，還可以進攻財閥與大資本家，不知道這些大資本是天皇最強大的支柱。他們認為抓住了天皇，便可以獲得權力。日本的歷史鼓勵了這個觀念。從前藩閥捉住了天皇，他們獲得實權。後來長薩諸閥捉住了天皇，也獲得了實權。

大資本家也用同樣的方法取得了實權。農民對天皇的幻想，就是這樣來的。

含有革命性質的內容的日本農民的要求與鬥爭，常常表現神秘的奇怪的色彩。這是由於日本人的政治觀念太原始，學校內教授幼稚的神話，農民與下層中等階級極端缺乏知識。統治階級內的尖銳衝突，下層中等階級與農民的盲目鬥爭，以及陸軍中的特殊反常現象——這些事實表現了日本的社會平衡的不安定。日本仍然在革命的邊緣上。在日本軍事獨裁比法西獨裁的可能性要多一點，但在任何獨裁下，不能從對外侵略來解決農民小資產階級或工人的問題。不摧毀封建地主制度，不消滅大獨占資本與專制官僚的權力，是不能替大多數的羣衆解決什麼的。

六

在日本，只有共產黨才是主張根本解決日本經濟的社會的危機。日本沒有反對封建思想與實際的真自由黨。改良派的工黨，也軟弱無能。只有個別的自由主義者，如尾崎

雄行等，間或呼喊反對軍國主義、反動、帝國主義。像這樣的人很少。日本沒有真正的中等階級來作強烈的自由運動的社會基礎。十多年前的自由派份子，現在做了法西斯蒂。

日本統治階級，認為共產主義是推翻現狀的，所以是危險思想。因而加以禁止，對共產黨員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可是革命的精神，沒有被粉碎。

只要軍事受了挫折，並不要受嚴重的失敗——或只要證明軍事領袖和政客是同樣貪污，同樣出賣於大資本家，那末就可以把現在反動的愛國羣衆運動轉變到共產主義這邊來，至少也轉變到這樣的破壞行動：來摧毀國家的信用與穩定，引起混亂與革命。

日本共產黨的勢力，因為報紙的檢查與秘密的審判，是無法測驗出來的。但共產運動的強烈，可以從以下的事實看出來：大學以及其他學校中常常發生危險思想的事件，工人中也有這樣的危險思想，對佃農協會採取野蠻的彈壓，關於大批被捕的人民不許報紙登載任何消息（一直等一兩年才能解禁），天皇出巡便大批逮捕人民，不斷地發表大批共產黨被捕的消息，雖然共產黨員常被處死刑，但左翼活動仍然存在。

共產主義在日本很有可以發展的機會，因為國民經濟基礎太狹隘，使改良派的勞工運動不能不歸於失敗。統治階級對勞工不能讓步，也不能幫助佃農，因為那便傷害了自家的生存。馬克斯恩格斯所著作的翻譯，在大多數的國家，不是有利的買賣，但在日本則很可獲利，和英國出名的小說一樣賺錢。大戰後十年內，這樣的翻譯，出版了好幾十萬冊。

大學畢業生要想在銀行或公司找工作，很難成功，因為資本家認為他們受了馬克斯主義的影響，或者是左傾份子。同時，馬克斯思想與馬克斯經濟政治的名詞，滲透了最守舊的新聞紙。這些報紙，居然不知不覺地使用種種名詞如無產階級、無產政黨、資本家、資產階級、金融資本等。然而這類的名詞，是在英國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報紙上找不着的。每年有幾千共產黨或危險思想家被捕。於是宣布了共產主義的肅清。事實上，新的共產幹部又來繼續工作，不管死刑也好，拷打也好。這是由於日本政治經濟的絕望，不能有改良與和平進展的可能。青年們不做烈士，只有自殺。每年因絕望而自殺的，總有幾千

人，但從事於革命運動的人，則有更大的數目。一九三二年，因赤化嫌疑被捕的份子，共計六千九百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警察宣布：在同年開頭的八個月中，有一、六九六人因欲建立無產獨裁被逮捕。同年，地方法院有推事三人與屬員五人，因同樣的罪名而被捕。一九三四年六月，有二千共產黨被捕。據報載，從一九二八年三月到一九三五年三月，共產黨被捕的，共有五萬。每年總有大批被捕，可以不必詳細列舉。

被捕的，多半是學生、教員、作家、教授、工人，有時農民或事務員也被捕。共產主義進入了日本最大的貴族家裏。一九三四年，有幾個貴族議員的兒子，因為共產活動而被送入監獄了。同年有兩個貴族議員的女兒，因為同樣罪名被捕。在過去數年內，高等法院推事，因為危險思想而被判罪的，計有九人之多。一九三三年，森子爵的兒子被捕。岩倉公的兒子，因為替共產黨募捐也被捕。一九三二年十月，國務院書記長柴田的兒子和幾個富人的兒女同時被捕。不錯的，被捕的共產黨，代表日本的一切階級。

在被捕的共產黨中，有許多共產黨因為受不過拷打或擔心家屬沒有飯吃而放棄共

產主義，也就被釋放了。這就叫做轉變。轉變了的共產黨員的一般態度，可以從一個轉變份子的自殺看出來。這位先生懸樑自盡，留下了一個短簡：「我雖然轉變，但看不出別的解決辦法。」轉變是在壓力下來實現的。

共產主義進入富家青年中的原因，有一部份是由於家庭制度的橫暴。尤其是關於女性，不論家庭富厚到什麼程度，女人總是商品這類的東西。「要把女人從思想上殺死，這樣，她就沒有力量來抵抗給予她的恥辱了。」同時日本的家族制度，剝奪了青年男女的一切社交，剝奪了他們的簡單的愉樂。於是富家青年，就來逛藝妓與蜜子，沒有錢的學生就嫖咖啡店的女侍者或跳舞女人。沒有被狹義愛國反動教育麻醉的青年男女，便起來反抗現存的社會制度。

同時，大學卒業生很難找得工作，知識份子大批失業，教員與事務員的薪水，又特別菲薄——這種種使他們起來反抗現存的社會制度。

高級官僚，認為馬克斯學說有很大的力量，不能用直接的答辯來應付牠。一九三三

檢察官廣田在他的講演中說，馬克斯主義在理論上雖是正確的，但不能適當地應用於日本。這樣反馬克斯主義的方法，未免太危險了一點。所以內相告訴他停止講演，恐怕引起誤會。

成千的工人們，不願警察的恐怖主義與處罰，也參加五月羣衆示威運動。警察來監視的，也是成千的大隊。不准什麼人演說。那個左翼演說者開口，便遭逮捕。遊街以後，也有被捕的。

每年花在學校內思想統制上面的金錢，總以幾百萬計算。不准設立社會科學，因為害怕學生研究社會科學就要走上馬克斯主義的道路。近來規定減少各政府大學的學生，因為教育有養成危險思想的傾向。

因為危險思想而被捕的，當然不僅是共產黨，但共產黨因為是對政府的真正危險，所以特別被壓迫。凡屬淡紅或深紅份子，都被稱爲急進派或左傾份子，就要遭受逮捕。不過左傾的意義太廣泛。凡否認狂熱的民族主義與天皇的神聖，或贊成國際主義與民主

主義，或懷抱和日本中世紀主義相反的現代政治觀念——這都是左傾。

承認天皇的神聖，是愛國與忠實的試金石。在日本的警察政治下，稍爲失禮，便是罪過；公開不相信或藐視天皇的神聖，便是極大的罪惡；如果省略了承認忠實的話，便惹起嫌疑而受到「愛國志士」的刺殺。某次有個小學教員，不顧自己的生命，把天皇的相片從火焰中救出來。可是他這樣做的動機，不是對天皇表示忠實，而是恐怕失掉他的工作。凡屬出來參觀天皇行列的老百姓，不全是出於好奇心，而是受到社會的強迫。假使他們頓在家內不出來，他們的隣家就會懷疑他們。這一切對天皇的表面上的忠實與尊敬，都是整批製造出來的。

這樣，人民表面上的忠實，當然是靠不住的。官廳也不相信這種表面的忠實，所以等天皇出巡的時候，必須採取極慎重的辦法，來維護天皇的安全，有幾千警察保護他。搜查路旁的人民，看他們有沒有軍器或炸彈。

日本是個火藥庫，遲早是要爆發的。就使日本繼續勝利地侵略中國，也無法避免爆

發。日本的帝國主義膨脹，僅僅使貧富的鴻溝愈加寬廣起來。日本的大資本家，沒有資助移民把俄飯的農民與失業工人移到新征服的殖民地。他們只作高利貸的生意，投資於殖民地的大農莊，投資於大規模工業，借錢給政府來作軍事侵略。日本沒有改變半封建的農民經濟，所以不能增加殖民地更易米的產量，來養活本國有加無已的戶口，同時又不至於對本國的地主與農民給以粉碎的打擊。

第十章 戰爭試驗

日本不像別國的人民，他們歡迎戰爭。日本大多數的民衆缺乏知識，不了解敵人的真正的實力。他們要從被戰敗的國家搶得土地、市場、原料及賠款。同時別國的人民，因爲對戰爭失望，極力避免戰爭。在過去，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獲得了人民的支持。

假使日本和外國打起仗來，結果到底是怎樣？

日本缺乏原料，並且要靠英美市場。滿洲的征服，沒有改變這個情形。關於五穀、肉類、脂肪、羊毛、生皮、木料等，滿洲尚不能補助日本的缺乏，滿洲的煤鐵及五金，仍不能給日本以充分的數量。假使日本搶得了華北，那可以大大改善她的煤鐵地位，並可以增加她需

要的棉花供給。但這種發展需要資本與時間，而資本又是日本所缺乏的。關於原料問題，日本在將來是否表現優勢或劣勢，要看最近數年內是否不受阻礙，英、美、法是否以資本來幫助她。

本書要講日本的劣勢。

首先要檢查糧食問題。糧食仍然是軍隊與支持軍隊的人民的第一个需要。一九一八，德國倒下來，主要地因為她的人民與軍隊都在餓飯。帝俄倒得更快，因為糧食缺乏，交通紊亂，工業崩潰。倘使日本單獨和一個大國（英、美或蘇聯）打仗，她的人民不會餓死麼？日本的主要糧食是米、大麥、大豆、海產、甜薯。其中米是更重要的。魚是農民的奢侈品。大麥與甜薯，可以代替米，價格較為低賤，是最窮的人吃的。整個的食糧消費中，有三分之二是米。

從一九二〇以來，每英畝產米沒有增加，耕地也只略有增加。在現存的社會制度下，耕地與每畝生產力，都達到最大的限度。但本國產米仍不夠，每年都有外來米從高麗、台

灣入口。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二，本國米與外國米的比例是九五比五。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是八七比一三，一九三二，是六九比三一。依照現在的消費水準看來，只要高麗、台灣、米源進口，日本在軍事上的糧食自足，是不成什麼問題的。

大麥比米便宜，是個重要的糧食項目。其次還有裸麥。這兩者都可以自足。半數的小麥是從國外入口的。作爲馬秣的雀麥，在戰時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只生產馬秣一百六十萬昆得爾 (Quintal) 而德國則生產六千六百五十萬，英國二千三百萬。

大豆是滿洲最重要的出品，她供給了日本的糧食、油、肥料。

在平時，日本人不大吃肉類，不過在東北亞細亞寒帶作戰的軍隊與兵工廠的工人，非吃肉不可。一九二九，肉的消費是一〇〇、〇〇〇噸，每人的消費不及一公斤又三分之一。大多數的人都吃魚。日本的魚產，占世界第一位，即占世界魚產的四分之一。魚的供給，還有多餘。日本自己的漁場，逐漸耗盡了。要靠薩哈林 (Sakhalin) 堪察加 (Khamchatkan) 及尼古來夫斯克 (Nicolajevsk) 作漁場。

假使打起仗來，要靠這些地方作漁場，是辦不到的。同時日本漁業，使用原始的技術，（即沒有機器的小船）也減少了魚產。戰時必定有多數的漁民，被征調到陸海軍內面去。這又要影響魚產。

關於白糖，日本還能自足，不過要和台灣不斷絕連繫。日本人仍以糖爲奢侈品，不過在戰時，陸海兵士都要吃糖，以便發熱。這樣，糖的消耗，必然增加。

在戰時，日本的肥料也成問題。自己的肥料產量，還是不夠。豆餅的效力不大。人糞馬糞，在戰時，質與量都要退步。

米、大麥、裸麥、小麥這四種糧食，除小麥外，平時可以自足。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每人每年消費一八七公斤，但在戰時，兵士與工人（從事於軍火製造、造船、交通）都要多吃一點。比如每人平均計算，只消費一·一石，但男性粗工，則每人每年消費一·八二五石，戰時兵工廠工人消費二石。此外肉魚豆品的消費也要增加。平時農民吃不飽飯，也不吃肉魚，到了戰時，他們是兵士，都要多吃一點。

日本軍隊的口糧增加了，每年每人吃肉一二四公斤。假使前線作戰的軍隊有一百萬，那末每年需要肉一、二四一、一一一噸，比日本現在的生產多十一倍。

日本的農民固然很多，失業的農民也不少，但不能希望有很多的農民來當兵或從事工業，因為農作的方法太原始，在需要人力。假使征調大批農民入伍，農產必定減少。同時因為戰爭的需要，工業中的工作，必定誘惑很多的農民離開農村。即是說，戰爭與工業吸收幾百萬的農民去了，農業技術的原始，不足以完成他們留下來的作工，結果，將引起整個國民經濟的破產。

現在日本的農業生產力還很高，這是由於勞力與肥料的大量消費，但戰爭開始以後，這兩者都要減少，因而影響到糧食的減少。因此，現在關於糧食生產的估計，未免太高。戰時的生產，必定減低。

德國使用現代農業技術，在戰爭的頭兩年，小麥生產減少百分之三。在日本，米的生產必定減少百分之二五。這樣，日本的米糧，便不能自足了。

綜合前面所說：一方面，因為戰爭的關係，糧食的消費必定增加，由於兵士的生活水準比農民的高些，另一方面，土地的出產必定減少，由於勞力與肥料的減少。在戰時，這兩個問題，都提出於交戰國，不過在日本，牠們將引起更大的災禍，因為日本生活水準與技術水準都很低落。

失業與貧乏，使日本糧食的消費保存在極低的水準。到了戰時，沒有失業，自然可以多吃一點。同時農產品漲價，農民不十分感覺到利息支付的壓迫，自然要多留一點糧食作為自己的消費，尤其在製造品缺乏的場合。製造品的缺乏，是因為把工人移到軍事工業與支付入口原料的困難。原來日本的生活程度很低，人民的進款一經增加，必定拿來購買糧食，而在歐洲各國，增加了的收入，多半用來購買製造品與僱用工役。

戰時米價必然高漲。一九一六，米價是一三·六九元一石，到一九一八年十月米價漲到四三·九元。

同時還須估計到戰爭帶來的新原素，如收成被敵軍毀滅（在滿洲，）空中的進攻，

如何統制日本與殖民地間的海道，能否保護北海的漁船等。日本是否能夠從滿洲台灣高麗權取更多的糧食而不使土人革命？

二

據一個德國將軍的估計，日本能夠動員的軍隊，只有二百五十萬。又據一個德國報紙的記載，日本現役的軍隊，連駐在滿洲與中國邊境的日軍在內，共有一、二〇〇、〇〇〇。

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死傷率明白告訴我們了。在戰爭的頭一年，法國損失了前線原有軍隊的百分之八〇，帝俄損失百分之一三〇。但現在短時期內殺人傷人的可能性加大了，最低的限制，原有的前線軍隊要損失百分之一〇〇。據世界大戰的經驗，前線軍隊有百分之六〇完全損失了，即是說，被殺死了或殘廢了。日本的人力，只夠維持兩年半。這種估計是不正確的，因為日本尚有種種經濟弱點。將來的戰場大半在中國領土或西伯

利亞戰爭也許不很強烈，死亡也不很多。不過現代武裝的破壞力是很大的。

據說日本的兵士有很大的耐苦力，但戶口中有一大部分不適宜於戰爭。新兵的體格，有很大的退步，使日本的高級軍官被他驚駭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前陸相寺內正毅說，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二，每一、〇〇〇人中有二五〇至三五〇人因為體質不佳的關係而被免除兵役，但到一九三五加到了四〇〇。這反映了農民沒有吃飽飯。

假如軍事年齡的男子，只有百分之六〇是適宜於軍事勞役，那末，日本能夠動員的人數，不到四百萬。

日本和俄國打仗，必然使用陸軍；和英美打仗，當然使用海軍。

日本關於幾種極重要的軍器，尚不能自足。她只能製造小量的飛機、飛機機件、坦克車、汽車、大口徑的砲。她不能生產大多數種類的工程及製造軍械的機器。

這樣的機器，必須從外國運入，假使不能入口，那末戰時可怕的耗損，必至妨害現有的生產力。世界大戰時，俄國機器的耗損，使生產狂降。日本未必能夠發明新的戰爭機器，

也未必能夠抄襲敵人的新發明。關於化學、電氣、造船各業，日本有了充分的進步，可以趕上新的發明，或許可以作新的發明，不過工程業是太落後了。日本趕不上軍隊機械化的進步與飛機的發展。世界大戰，表示了這些發展是很快的。

在戰爭的第一年，日本至少需要鋼五百萬噸，但在一九三五，日本加倍努力，只生產四百四十萬噸，這五百萬噸中，以三百萬噸供給於軍械與普通工業，以一百五十萬噸做砲彈，每人只得半噸（而德國是每人一·三噸，英法各一·〇一噸）。

據說一年戰爭中所需要的鎗彈、砲彈、手榴彈、飛機炸彈、軍械等的生產，需要銅一四〇、〇〇〇噸，亞鉛七〇、〇〇〇噸，錫五〇、〇〇〇噸，鉛一、〇〇〇、〇〇〇噸，鋁三六、〇〇〇噸。關於銅，日本只能自足到百分之八〇。她沒有鉛、亞鉛、錫及鐵礬土。

在戰爭的時期，日本需要大量的原料入口，這又表示了日本在軍事上的弱點。據俄國軍事專家的估計，戰時日本每半年要運進原料七四四百萬元。此外，還需要外國的信用貸款。

三

照近來的事變看來，日本正走向社會革命。軍人公開和政府鬥爭，刺殺閣員與宮廷大臣，甚至把軍事參議會的首腦也殺死了。

假使真正的戰爭來了，這將使日本東倒西歪的社會經濟機構倒在地下。溫和派的政治家，完全了解這一點。所以要避免大的衝突，一直等到滿洲與華北有很好的發展。日本有兩個傾向：一個是要以財政的穩定來借得外債，一個是要以軍事侵略借得外債。日本在一八九四戰勝了中國，一九〇五戰勝了俄國，因而從英美借得了大批的外債。但是那時候日本並沒有威脅英美，現在日本的軍人却要統治全世界。在這樣的情形下，要向英美借債是很困難的。英美的輿論，不贊成借款給日本來和蘇聯作戰。

談談戰爭中的道德原素。有人說，日本兵士吃的是飯，比何種人有更大的耐苦力。他充滿武士道的精神，情願爲天皇與國家而犧牲。可是日本的兵士是從貧窮的農村中征

調來的。他們無時不念及家中沒有飯吃的妻室兒女，要想回到家裏去。

日本的武士道，不能和中世紀基督教的武士道，相提並論。像保護弱者，對女人客氣等的這種美德，是日本武士道不提倡的。現今假使拿起刀或鎗來刺殺沒有武器的睡在牀的八十老人，日本的武士道認為這不是羞恥的事。

日本的軍官，也許像武士，不過日本的兵士，照例是個沒有知識的農民，多半不識字，受了嚴格紀律的訓練而實行絕對服從，習慣了吃苦與壞的飯菜，但他於機械化的軍隊仍不是最好的材料。他沒有表現自動或知識。他是個很好的步兵，但他是很壞的飛機駕駛人或機械師。日本的飛機師是以「不行」出名的，尤其是高度的飛行。

日本兵士的待遇是很壞的，不准他讀報或書，除非經過團長的許可。他每月只能收得三元的餉銀，但私人的愉樂消費，不能超過這個數目的一半。並且還要把用錢的收條拿出來給官長看。還寫信給他的父母，要他們對兒子加以教訓。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受限制的。

同時又設法使他不受自由或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染，使他成爲殘忍刻薄的人物。在上海，命令日本的新兵用刺刀殺中國的女人，把她們從家內拖到刑場上去，以便使新兵們成爲硬心人。

日兵的胆量，還不能從經驗加以證明。在日俄戰爭中，日兵羣衆曾表現胆量，但這種胆量，是受到對較弱的敵人的勝利的支持。假使日兵打了敗仗，不知道他的行動會怎樣。以最新式的武器戰勝了沒有武器的中國農民，不能證明日本兵士的大胆量。中國兵只要有部分的現代武器，就可以戰勝日本軍。這是在「一二八」戰爭中證實了的。那時候，十九路軍只有來福鎗與機關鎗，而日本陸戰隊則有重砲、坦克車，與很多的飛機，並且又拿「神聖的」公共租界作根據地，但其結果，日軍被阻在一月以上。在許多地點，日軍反而敗退，日軍司令部也恐慌起來。

關於吃苦耐勞，日兵向有聲名，不過也許太誇大了。這在現存的精銳隊伍中當然是真的，不過總動員未必能夠產生這樣的好結果。當然有許多兵士不能吃苦。

日本沒有和第一等強國打過仗。她打敗了俄國，因為帝俄那時奄奄垂斃，軍隊沒有組織，而前線的軍隊又隔離根據地幾千哩，西比利亞鐵路又是單軌。日本雖然戰勝了，但俄軍仍準備繼續戰爭。假如俄國內部不是發生了革命，而美國人又從事調解，日本也許就倒下去了。

一九一六，青島只有很少的德國人——共六、〇〇〇——抵抗日本艦隊三個月。日本進攻西比利亞，花了很多的錢，然而從軍事上看來，她是失敗的。

日本人民，被激烈的情感支配着。一下子非常高興，一下子又非常失望。由於情感而自殺的日本青年人是很多的。像這樣的人民，恐怕忍受不了現代戰爭的緊張。從日本的現代歷史看來，日本曾經很容易地很快地獲得勝利。日本人民，從兒童時代就受過這樣的教育：日本是優秀的國家，日軍是全世界最好的軍隊，日本的陸海軍最勇敢，日本的任務是統治全世界。假使他們有一天發現了敵人的勇氣與軍械比自己的大些而且好些，那末，他們會完全失望而暴動起來——革命。

四

最後談到日本的財政。照官家的統計，一九三〇年日本全國國民的進款是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內有若干種收入計算了兩次。這樣，每人的收入是一六五元。但英國每人的收入是八七三元，法國四六五元，美國一、一五五元。一九三〇後，工業的膨脹增加了國民收入，但農品的跌價，必定減少了國民的收入。若以金計算，國民收入必定減少了。

在另一面，日本國家的支出是二、二七二百萬元，每人負擔三三元。這樣，國民收入當中有五分之一被國家作為用費開支了。這個比率未免太高，因為國民收入太少了。而且國家支出，大部分是不生產的，即軍備與還債。

日本預算中的軍費項目，是比任何國家要高些。

法國	百分之二二·三
德國	百分之二七·一
英國	百分之二六·四
意國	百分之二〇·八
日本	百分之四三·七
美國	百分之二九·九

一九三六——三七，日本的陸海軍費，共達一、〇五九百萬元，占總預算支出的百分之四七，占普通國家收入（除借款公積金特別收入）的百分之七〇。一九三五至三六，虧空達七五八百萬元。彌補虧空的辦法，便是借債與拉移國家鐵路及其他自立的事業的款項。

一九三一年後軍費的巨額的增加，差不多完全從借債來的。所以到現在，軍費與借款利息，吸收了整個普通收入。

一九三六——三十七 一九三五——三六

(單位百萬元)

(單位百萬元)

陸軍費

五〇八

四九三

海軍費

五五一

五三〇

財政費(利息)

四九〇

四七三

總計

一、五四九

一、四九六

國家收入

一、五一五

一、三三五

一九三一後，每年都有很大的虧空，於是國債也急速地增加起來了。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五末，新債的總數達三、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六至三七財政年度末，日本的國債總額是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五末，日本的長期國債，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百分之五的利率來計算，每年的利息達到五〇〇百萬元，因而吸收了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一。

從上面的數字看來，日本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沒有經費辦理社會事業，除教育在外，更沒有公積金來應付非常事變。失業救濟、貧民救濟、農村賑濟、公共衛生、公共工程及修築道路，因為沒有錢不能舉辦。重要的公共工程如排水、修堤，也是因為同樣的理由不能開辦。只是動員了一切資源來準備戰爭。

地方財政比中央更壞。一九三四至三五年末，有基金的地方債務，達到三、三一六百萬元。地方債務增加的速度，比中央債務的增加要大些。地方債務的利率，平均是百分之一〇。一九三四——三五年，地方債務利息共達三七九百萬元。

日本沒有很多的對外投資。她是債務國，而不是債權國。她不能和英美作海軍競賽。她征服滿洲的經費，現在達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的戰時財政，必定非常困難。她對於征服滿洲的這筆小小經費，尚不能拿稅款來支付，那裏能夠支付戰爭的用費啦。日本每年增加國債七〇〇百萬元，那裏能夠借得許多款項來支付戰爭的費用。在戰爭的前夜，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那樣國債等於國民

收入的百分之九四。

日本軍事作家橫山氏說，一年的戰爭，要發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公債是極端困難的。然而頭一年的戰爭，非需要這樣多的錢不可。

像日本國民收入這樣少，每人生產力這樣低的國家，是不能以課稅籌集戰費，除非借入大量的外債。

日本的富人們雖說自稱愛國，但反對增加直接稅。他們在目前的非常時期，只許征收一點點利潤稅（每年三四千萬元），雖然利潤賺到百分之三〇至五〇。

日本在對俄的戰爭中，花去了十七萬萬元，其中百分之八八是借款，百分之一〇是人民（不是富人）負擔的特稅。日本現在國稅收入，有一半來自大衆負擔的間接稅。在世界大戰時，日本的工商業，享受非常的好景氣，但戰費的百分之一半是從借款來的。假使對工商業收了太重的稅，那末，日貨就不能是最便宜的了，巨大的貿易膨脹，也就終止了。日本發行赤字公債，已經達到了極限。但赤字公債雖然發行得這樣多，還沒有引起

無統制的膨脹。這是由於日本的經濟機構，具有種種特性。

日本的公債，都是由銀行、大商行、保險公司、托拉斯及工業公司吸收了，沒有賣給人民，因為日本沒有一個大的投資的中等階級。日本的資本，是集中於少數富人的手裏。這一資本的極端集中，使籌集戰費非常便利（即買賣公債）。不必提高公債的利率，來把資本從工業勾引到公債這邊來。也不必多印發鈔票，來使物價高漲。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都集中在大托拉斯；只要牠們支配政府的政策，牠們便動員自己的資本來買公債。小的工農業缺乏資本，那裏有錢購買公債。

大資本家不願投資於小工商業，因為國內市場太狹隘，使這種投資發生危險。他們只願投資於賺錢的出口工業與大的軍事工業。假使沒有機會資助大軍備或對殖民地的侵略，他們情願把資本攔在銀行內，作為惰資。

日本的財政機構雖然便利籌集戰費，但仍缺乏社會的穩定性。這是因為日本缺乏一個小投資的中等階級。日本沒有一個大的中等階級關心於財政的安定，反對通貨膨

脹，反對賴債。

在日本小的收租階級，主要地是地主。他們贊成通貨膨脹，因為地租是以穀物來支付，他們大都欠債。工農業中的小生產者，歡迎減輕他們負擔的任何方法。他們沒有買入公債，不怕國家破產與賴債。

這就是說，財富的分配太不均勻，不能有社會的穩定。軍人法西斯蒂主張賴債，打倒財閥，統制軍火與其他主要工業，統制匯兌等，可以獲得廣泛民衆的同情，但在現存的社會制度下，這種主張是行不通的。並且有引起生產停頓，混亂與革命的危險。因為日本要靠外國借款與世界市場。不獨賴債，就使進一步的通貨膨脹，會使日本買不到原料，或借不到外債。

日本的通貨膨脹，尚在限制的範圍內，不過發行公債，也是有極限的。超過了那個極限，就要印刷鈔票，形成無限制的通貨膨脹，使債票變成沒有價值。所以前藏相高橋，主張減少赤字，使和稅款的天然增加相適應。

現在日本的大資本家，要用利潤來發展滿洲與華北，不主張把經費都用在軍備上。他們要消化從中國搶來的土地，不主張再搶了。

但少壯軍官與地主，以及城鄉的下層中等階級，還沒有從侵略獲得什麼利益，害怕通貨緊縮，害怕裁減軍隊，尤其害怕農民發覺侵略對他們自己沒有幫助，所以主張繼續前進。從前大資本家煽動人民擁護征服殖民地的戰爭，現在他們自己暫時吃飽了，但要人民停止進行是極端困難的。騎在老虎背上，很難跳下來。

赤字公債的增加，使大金融產業資本發生恐慌。他們覺得要停止對中國的侵略，要停止激怒英美，要平衡預算，否則最嚴重的財政危機是難避免的。代表日本財閥的高橋表示了這樣的意見。報紙上也表現了厭戰的論調。

日本的溫和派，主張對外調協，在這點上獲得了三菱三井的支持。但不論協調也好，侵略也好，通貨膨脹也好，平衡預算也好，這都不能解決小地主小工業者佃農工人的問題。不論在溫和派或軍事獨裁政府下，對外戰爭，只是進展到財政的破產與整個生產過

程的破滅罷了。

在英國，常聽到要維持日本的溫和派的話。他們認為溫和派倒了下去，軍人法西斯蒂就上台發狂起來——這是很危險的。其實溫和派對英美所取的政策，和極端派是同樣的危險。他們決定了要支配亞洲，要支配世界。不過他們聰明些，知道在某一時期，只能進到什麼程度為止。他們知道在國內已到了破裂點，知道國際形勢需要他們小心前進。他們相信鞏固了已得的勝利才又前進。他們要從後門走到將來的亞洲殖民帝國，要把列強一個一個地打倒，不是同時打倒牠們。

日本的溫和派，暫時不想對英美作正面的進攻，一直等到他們在滿洲華北鞏固起來了，一直等到重工業、原料、財政都有把握了。溫和派讓軍人搶奪中國的土地，等到英國嚴重注意她自己在中國的利益，溫和派便企圖制止軍人的橫行，高呼和英國的妥協。

日本的成功，是溫和派貢獻出來的。他們不像極端派只是向前猛衝，馬上碰壁。他們知道後退一下然後再可以更好地向前跳去。他們現在仍要維持對國家的支配，不怕手

鎗炸彈的威脅。假使西方各國對這些溫派繼續加以財政的政治的援助，日本真可以強固起來。

溫和派當然不能解決日本的諸社會矛盾，不過他們可以使日本的地位比其餘的帝國主義國家要堅強一點。